第七號情報員的故事

復仇火箭

艾文・佛萊明原著
華明譯



特價六元

第七號情報員的故事

復仇火箭

艾文・佛萊明原著

華明譯



特價六元

皇冠叢書

復仇火箭

華明譯

本社出版

第七號情報員小說

金鎗人

最後的任務

松林客棧

復仇火箭



第七號
情報員的故事
復仇火箭
艾文・佛萊明原著
華明譯
出　版：皇冠出版社
（臺北市第三三〇〇信箱）
（電話：五三五二二）
發行人：平鑫濤
（臺北市第三三〇〇信箱）
印刷：國泰印書館
（臺北市漢口街二段五三巷一號）
登記證：內警臺業字第六七九號
定價：新臺幣拾元

關於『復仇火箭』

一個有英國血統的德國軍官，在二次世界大戰末期，冒充英國軍人。戰後弄假成眞，被認爲英國人狄辣客。

狄辣客在倫敦殺死了一個人，獲得一筆現款，逃到丹吉爾經營鑛業，在那兒發了大財。然後回到倫敦，在附近設立工廠，製造火箭，佯爲英國揚眉吐氣，實則他暗中勾結俄國人，把原子彈頭裝置在這枝火箭上，只發射到倫敦，把這個都市毀滅，以報納粹戰敗之仇。

在火箭快要發射時，英國政府派駐火箭發射場的安全官員遇刺隕命。『〇〇七』號情報員詹姆斯•龐德奉派去繼任這項工作。這時，離火箭發射之期，只有三天了！

這部小說就是叙述龐德在這短短的三天之內，如何發現了這項大秘密，如何和狄辣客一幫人追逐，他如何被捕和如何逃出魔掌，以及如何改變火箭的目標，結果，火箭按鈕後，狄辣客按預定計劃乘俄國潛水艇逃亡時，被火箭的原子彈頭擊中而葬身海底。

故事十分緊湊，驚險，緊張。

第一章 機密公文

兩枝零點三八口徑的手槍，同時怒吼着。

地下室的墻發出了回聲，過了一會纔靜寂。詹姆斯•龐德看見房間每一端的烟被吸收得飄向中央的吸烟風扇。他回想着開槍的姿勢，走出去，等待着。這時，教練通過那半明的走廊，橫越這二十碼距離，向着他走來。

龐德看見教練在微笑。他說：『我簡直不相信，這次我射中了你。』

教練走到他身邊，說：『閣下，我在醫院裏，可是你死了。』他一手拿着一個人上半身的輪廓目標，一手拿着一張明信片大小的底片。他把這張照片交給龐德，他們轉身向着他們背後的一張桌子，桌上有一具綠罩子的枱灯和一個放大鏡。

龐德拾起放大鏡，低下頭去看底片。這是他的閃光底片。在他的左手附近，有一團白烟。他用放大鏡仔細地瞧着他上裝的左邊。在他心臟的中央，有一個針尖般的光洞。

教練則把那個巨大的白色人形目標放在灯下，它的心臟是個黑色靶子的中心，大約三寸寬。在它左下方半吋之處，是龐德所射子彈的裂口。

『穿過胃的左壁，由背上出去。』教練滿意地說。他取出一枝鉛筆，在目標的旁邊寫了幾個字。他冷淡地說：『閣下，二十發子彈，你欠我七先令六便士。』

龐德笑起來了。他清點着一些銀幣，然後表示：『下星期一，賭注加倍。』

教練說：『我非常贊成。不過，閣下，你不能打敗機器的。如果你希望參加狄瓦紀念杯隊，我們應該讓這種三八口徑手槍休息一下，花一些時間使用呂明頓手槍。』

『我對狄瓦紀念杯沒有興趣。』龐德說，『我所追求的是你的錢。』他把沒有發射的子彈取出來，然後把子彈和手槍一同放在桌子上。『星期一再見。同一時間？』

『閣下，十點鐘最適宜。』教練一面拉動鐵門上的兩個把手，一面說話。當龐德已經走上通地面層的扶梯的時候，他對着他的背影微笑着。對於龐德的射擊，他是高興的。不過，他並不想告訴他：他是情報局最好的射手。祗有局長和他的辦公廳主任可以知道：誰將奉命把這天射擊的分數，登記在龐德的機密紀錄上。

龐德推開梯頂的綠呢門，走到地面層的電梯門口，電梯將把他送到八樓——這是一幢灰色的高樓大廈，爲情報局的所在地，鄰近攝政公園。他對於他的射擊分數感到滿意，但是並不因而驕傲。

電梯的門嘶的一聲開了，龐德走進去。開電梯的人聞到了他身上的火藥氣味。當他們從射擊走廊上來的時候，他們總是有這種氣味的。他喜歡這種氣味，這使他想到軍中。他按了八樓的鈕，把左手靠在控制桿上。

龐德想着：要光線比較亮一點。可是，局長堅持，一切射擊都應該在非常惡劣的情況中完成。一點微弱的光，和一個會回射你的目標，是儘量和實際情況一樣接近的。

電梯停了。龐德走到走廊上，進入忙碌的世界，携着卷宗夾的女郎們，來來去去，許多門戶，開開關關，電話鈴聲，叮叮玲玲。他停止了想這一切射擊的事，準備着在辦公室去處理這一天的日常工作。

他沿着走廊，走到右邊末端的門口。這扇門，和他剛纔經過的那些門一樣，是匿名的，沒有號碼。如果你有事來八樓，而你的辦公室不在這一層，有人會走來把你帶到你所要去的辦公室的門口，並在你事畢時送你上電梯。

龐德敲敲門，等待着。他看了一下手錶，十一點。星期一是受苦的日子。前兩天的公文概略和檔案，需要披覽。星期六和星期天通常是在外面忙的時間。從華府、伊斯坦堡和東京寄來的郵包分了類，其中可能有他的東西。

門開了。對一個美麗的女秘書，他有日常的快樂時刻。他對着他的秘書說：『莉兒，早。』

她那種歡迎他的微笑的溫度，大約降低了十度。

『把你的上裝給我，』她說，『它有火藥氣味。還有，不要叫我莉兒，你知道我討厭這種稱呼的。』

龐德脫下上裝，把它交給她。『不論是誰，如果她名叫洛莉•彭森碧，她就應該習慣於她的暱稱。』

她是在前面這個小辦公室的。他站在她的辦公桌旁邊，望着她把他的上裝掛在窗戶的鐵框上。

她個子高高的，黑頭髮，面貌頗爲美麗，但是現出一種冷酷的樣子，她在情報局工作，已經有五年了。

龐德時常想：除非她立即嫁人或者有個愛人，否則，她很可能變成老處女，參加那些以職業爲終身伴侶的婦女行列。

龐德曾經告訴她，和她談過很多。他和〇〇單位的另外兩個同事，都曾經在不同的時間，對她的高潔作毅然的攻擊。她以同樣冷酷的母愛對待着他們三個人，並且，在後來，她又對他們略示小惠。以表示這是她的錯誤，她原諒他們。

他們並不知道，當他們處於危險之中時，她異常替他們擔心；同時，她同樣地愛着他們。不過，對於任何一個可能在下星期死亡的人，她都無意發生情緒的牽連，在情報局，一種任命就是一項勞力償債的方式，這是實在的。如果你是個女人，那你沒有多少剩下來參與其他的關係。對於男人，這是比較安逸的。他們對

於零碎的事，有所藉口。婚姻和孩子以及家庭，是沒有問題的。不過，對於女人，在英國情報局以外的事，會自動地使你成爲一種『安全的危險』。在最後的分析之中，你不是選擇辭職去過正常的生活，就是選擇永久做國王和國家的小老婆。

洛莉•彭蓀碧知道：她差不多已經到達了作決定的時間。她的一切直覺都在叫她離去。不過，她那卡維爾——南丁格爾世界的戲劇和傳奇，日益把她更安全地封鎖在情報局其他女職員的交往之中。同時，由於辭職而背叛已經變爲父質的情報局，也似乎日益困難了。

這時，她是這幢大厦中最令人羨慕的女郎之一，是少數機要秘書中的一份子，她們接近情報局極端的機密。她雖然在情報局工作，但是她的頭銜，却是國防部機要秘書。

她從窗子那邊回轉身來，她身上穿着有淡紅和白色條紋的襯衫和一條普通的深藍色裙子。

龐德對着她那灰色的眼睛微笑着。他說：『我祇在星期一稱呼妳爲莉兒，一個星期其餘的日子則稱呼彭蓀碧小姐，不過，我不會稱呼妳的名字洛莉的。因爲它聽起來好像下等民謠中的一個人。有什麼消息嗎？』

她簡單地回答：『沒有。』然後，她變得心平氣和了。『不過，你辦公桌上有一堆東西。沒有什麼緊急的事情，但是，數目却是多得可怕的。火藥叢說：〇〇八逃出來了，他現在在柏林休息，豈不是驚人的事嗎！』

龐德迅速地望了她一下。『妳何時聽到的？』

『大約三十分鐘以前。』她說。

龐德打開了通他辦公室的門，走了進去，把門關上。他這個辦公室相當大，有三張辦公桌。他走到窗子

邊上，站在那兒，向着攝政公園，眺望那些碧綠的暮春樹木。那麽，畢爾終於逃脫了。在柏林休息，聽來不妙，情況必定是很慘的。阨，他只有等待這幢建築唯一的隙縫傳來的消息——這個隙縫爲婦女休息室，安全參謀稱爲『火藥叢』，可見他對這兒所蘊藏的憤怒。

龐德嘆了一口氣，坐在他自己辦公桌上，把一堆印有極機密紅星的褐色卷宗夾，拉到他面前。

關於〇〇十一的情況如何？自從他在新加坡『汚穢的半英里』消失之後，已經有兩個月了。沒有片紙隻字傳出來。龐德是〇〇七。他們這三個人——〇〇七，〇〇八，和〇〇十一，是情報局曾經獲得『〇〇』頭銜的三個高級情報員。現在，一個剛逃出來，一個失踪，只有他一個人坐在舒適的辦公桌上處理公文和調戲他們這個共同的女秘書。

他聳聳肩，毅然地打開了最上面一個公文夾，裏面有一張波蘭南部和德國東北部的詳細地圖，它的特徵是一條連接華沙和柏林的蜿蜒的紅線，地圖上有一行字：『主要路線——一個已經確立的從東方到西方逃亡路線』。

龐德掏出他黑色的青銅香烟盒和他的朗遜牌打火機，把它們放在桌子上，靠近身邊。他點燃了一枝香烟，然後，他從有軟墊的轉椅上傾身向前，開始閱覽。

對於龐德，這是一個標準的例行日子的開始。在一年之中，只有兩三次的派遣，是需要他的特殊能力的。其餘的時間，他的職務則是一種容易從事的高級文官的工作——有彈性的辦公室時間：大約從上午十點到下午六點；午餐，通常在情報局福利社；晚上則和一些好朋友玩橋牌，或者上克洛克福酒店，或者和三個棄婦之一調情；週末在倫敦附近的一個俱樂部以高額賭注打高爾夫球。

他並沒有什麼假期的。不過，在每一次派遣的任務完成之後，通常有兩星期的休息。此外，就只有他生病時請假了。他的薪水爲一年英幣一千五百鎊，另外還有一千鎊特支費是免稅的。當他在從事一次工作時，他高興花多少錢，就可以用多少錢。因此，在一年之中其他的時間，他使用他的繳稅後純所得二千鎊，日子過得很舒服。

他在金斯路對過有一層舒適的小公寓住宅，一個年老的蘇格蘭女管家，名叫瑪伊，一輛一九三〇年的班萊牌轎敞兩用車，這輛汽車他保養得很好，必要時，他可以用來奔馳。

他把他的錢都花在這些事情方面，他的打算是當他被人殺死的時候，他銀行裏的存款少得幾等於零。他知道，他的壽命將不會活過四十五歲。

在他可以自動地脫離〇〇單位，在局中獲得一項內勤工作以前，他還要過八年的時間。至少還要經歷八次艱巨的派遣。可能十六次。可能二十四次。很多。

到龐德把這條『主要路線』默記在心之時，桌上的玻璃香烟缸中，已經有五根烟蒂了。他抓起一枝紅鉛筆，瀏覽了一下封面上的署名處，在適當的地位寫了一個七字，隨卽丟開。

這時是十二點鐘，龐德從卷宗堆上拿起了第二件卷宗，把它打開，這是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無線電情報處寄來的『限閱資料』，它的標題爲『無線電信號』。

龐德把其餘的卷宗都拉到他前面，將每一件的第一頁都瀏覽了一下，它們的標題是這樣的：『檢查鏡——一種偵測違禁品的機器。』『啡洛苯——一種日本的殺人藥。』『在火車上可能隱藏的地點，第十一課，德國。』『蘇維埃國際特務工作縱隊的方法，第六課，綁架。』『到北平的第五條路。』『海參威。由美國噴射雷霆機所作的偵察攝影。』

對於他被假定要消化的這些奇異複雜的東西，龐德並不感到驚奇。情報局的〇〇單位，是和其他單位與工作站現在的行動沒有關係的，它祗和暗中的資料有關。這種資料，對於這個單位僅有的三個人，可能有用或增長知識，他們的職責包括暗殺——他們可能奉命去殺人。

在這許多卷宗中，並沒有什麼緊急的事情，也沒有需要他或者他的兩個同事採取的行動，他至多只寫下他認爲其他兩個人也應該閱讀的文件的號碼，好讓他們囘到局中時來過目。當〇〇單位看完了這全部文件的時候，它們就要到達它們最後的目的地——檔案室了。

龐德把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文件再度翻開。

他閱覽着：『這種幾乎必然的作風——在這種作風之中，個性被微小的行爲洩露了——是由難以除去的每一個無線電工作者的「手法」特性予以顯示的。這種「手法」，或者拍發電信的作風，對於那些實驗過收報的人，是淸楚的，可以認出來的。它也可以用非常敏感的機器來測量。例如：在一九四三年，美國無線電情報局，在追尋在智利的一個敵人發報站（它由一個年輕的德國人「柏左」主持）之際，曾經使用這種行動。當智利警察人員接近這個工作站的時候，「柏左」逃走了。一年後，專門傾聽人員察覺到一個新的非法發報台，並且可以認定「柏左」爲發報員。爲了掩飾他的「手法」，他在用左手發報。不過，這種掩飾是無效的，於是，他被捕了。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無線電研究所，最近曾經實驗一種擾波器，這種東西附裝在發報員的手腕上，以干擾控制他手上肌肉的神經中樞。然而……』

龐德的辦公室上有三具電話，一具是黑色的，對外使用；一具是綠色的，辦公用；還有一具是紅色的，

祗與局長和辦公廳主任通話。這時，房間裏的靜寂，被紅色電話那種熟悉的嘎嘎聲打破了。這是局長辦公廳主任打來的。

『你能上來嗎？』一種愉快的聲音在詢問。

『局長找我嗎？』龐德問。

『是的。』

『你知道有什麽事嗎？』

『簡單地說：如果你在附近，他很想接見你。』

『馬上就來。』龐德說，隨即放下了電話。他走去取上裝，告訴秘書彭蓀碧：他要到局長那裏去，不必等他。然後，離開辦公室，沿着走廊走到電梯邊上。

當他等候電梯時，他想到：從前有很多次，紅色電話響了，會使他去從事工作，出生入死。他聳聳肩——星期一！他該期待着麻煩的。

電梯來了。龐德說：『九樓。』走了進去。

第二章　鈮鑛大王

九樓是這幢大厦的最上一層。這兒大部份都安置了通訊設備，有一批使用這些機件的人在工作。在他們上面的平頂上，有三根粗短的桅杆，爲英國最強力的發射機之一。這說明了在這幢建築入口處一塊銅牌上所標明的本大厦住戶：『無線電試驗有限公司』。其他的那些天線則是表示『宇宙出口公司』，『狄蘭尼兄弟有限公司』（一九四〇），『混合公司』，和『詢問處（大英帝國官員崔寧小姐）』。

這些公司都是假的，只有崔寧小姐是眞的。在四十年以前，她和洛莉•彬蓀碧一樣，是個女秘書。現在，她退休了。坐在地面層的一個小辦公室，拆閱傳單，付住戶的租金和捐稅，和客氣地辭退那些想輸出東西或修理無線電的商人和一般人。

在九樓，總是非常安靜的。龐德步上電梯，向左邊轉，沿着鋪了地毯的走廊，輕輕地走向通局長辦公室的綠呢門。這時，他所聽見的唯一聲音，是一種很低的高頻率的呼呼聲。這種聲音低極了，如果你不仔細聽，根本不會察覺的。

這扇綠門，他沒有敲一下，就推開來，穿過去，一直走到了走廊上最後的一個房間。

局長的秘書孟平妮小姐，停住了打字，抬起頭來，對他微笑着。他們彼此都喜歡對方，她知道龐德欣賞她的美貌。她所穿的裙子，和他自己的女秘書的裙子，式樣是一樣的，不過，上面有藍色的條紋。

『平妮，這是新制服嗎？』龐德說。

她笑起來了。『洛莉和我分享同樣的小婦人服，』她說，『我們抛擲一個輔幣來決定，我獲得了有藍條紋的。』

一種噴鼻聲由門已打開的隔壁那個房間裏傳出來。辦公廳主任，一個年齡和龐德差不多的人，走了出來。他那工作過度的蒼白的臉上，現出了一個諷刺的微笑。

『停止談話吧，』他說：『局長在等候，午飯以後？』

龐德說：『好。』他轉身向着在孟平妮小姐旁邊的那扇門，門上的一盞綠燈是亮的。孟平妮小姐皺起眉毛望着辦公廳主任。他搖搖頭。

『平妮，我並不認爲這是公事。』他說，『把他找來，完全出於意料。』他走回他的辦公室，繼續工作去了。

當龐德走進門的時候，局長坐在他那寬大的辦公桌上，點燃煙斗。他用那燃着的火柴，對桌子另一面的一把椅子微微地指了一下，龐德走過去，坐下來。局長在煙霧之中，以銳利的目光對他瞥視了一下，然後，把那盒火柴丟在他面前的紅皮上。他粗暴地問：『渡假愉快嗎？』

『是的，局長，謝謝你。』龐德說。

局長現出嘉許的樣子。『我看，臉仍舊是晒黑的。』他並不眞正羨慕龐德這個帶有復原性質的假期。這種有諷刺意味的評論，來自清教徒和領導階層的人物。

『是的，局長。』龐德無可無不可地說，『在赤道附近，天氣是異常酷熱的。』

『自然，』局長說，『很該休息。』然後，他嚴肅地聳起眉毛。『希望這種顏色不會繼續很久。在英國，總是懷疑那些臉晒黑的人的。他們不是沒有工作做，就是用一盞太陽燈來照。』他用煙斗向旁邊揮了一下，結束這個話題。

他把煙斗放到口中，心不在焉地抽着。它已經熄了。於是，他伸手去摸火柴，花了一些時間，方纔再度抽到了煙。

『看情形，我們終於要收回那批黃金了。』這時，他說，『海牙國際法院有一些風聲，不過，艾森漢是個好律師。』(他現在談到『哈林巨覇』一書中的案件，那是龐德上一次的使命。)

『好。』龐德說。

然後，室內靜寂了一會兒。局長凝視着他的烟斗。那些打開的窗戶，傳來了倫敦市區車輛隱約的怒吼聲

。一隻鴿子降落在一個窗口上，翅膀拍動了幾下，隨卽又飛走了。

龐德打算在這久歷風霜的臉上——他非常熟悉的，也非常尊敬的臉上——看出一些事情。可是，他那灰色的眼睛是平靜的。局長在緊急之時，他右邊的太陽穴，老是跳得很高。可是，現在，並沒有跳動的跡象。

龐德突然猜疑着：局長感到困惑。他感覺到：局長不知道從何說起。龐德希望有所幫助。他在椅子上轉動着，把目光從局長身上移開了。他低下頭來看他自己的手，懶洋洋地剔一個粗糙的指甲。

局長抬起頭來，他的目光離開了烟斗。他清清嗓子。

『詹姆斯，目前你有什麼特殊的事情要辦嗎？』局長以一種普通的聲音詢問——稱呼名字『詹姆斯』，這是不尋常的。局長很少在這個房間裏這樣叫名字的。

『祗有文書工作和普通的事情。』龐德說，『局長，你需要我效什麼勞嗎？』

『事實上是有的，』局長對龐德皺起眉頭，『不過，這件事和情報局實際上沒有什麼關係，幾乎是一件個人的事情。猜想你可能助我一臂之力。』

龐德說：『局長，當然要效勞。』他爲局長感到安慰，因爲沉悶已經打破了。可能這個老人的一個親戚朋友發生了困難，局長不希望去找刑警總隊去處理。或者是勒索，也許是毒品。局長選擇了他，他心中頗爲高興。當然，他將會仔細的。局長對於政府的財產和人員，是一個這麼異常拘泥細節的人，在一件私人事務上差遣龐德，對於他，似乎是偷竊了政府的金錢。

『我以爲你會這麼說的，』局長粗暴地說，『不會花費你太多的時間，只要一個晚上就應該够了。』他停住了一下。『呃，你曾經聽到過休戈·狄辣客爵士這個人嗎？』

『局長，當然聽過。』龐德說，對這個名字感到驚奇。『你打開一份報紙，就可以看到一些關於這個人的事情。星期天快報正在刊載他的生活情況，特殊的故事。』

『我知道。』局長簡單地說：『那麼，把你所看見的資料告訴我吧，我很想知道：你的意見是否和我的看法符合。』

龐德向窗外凝視了一會兒，以集中他的注意力。局長並不喜歡沒有條理的談話，他喜歡一個十分詳細，一氣呵成的故事。沒有什麼補充或者支離的情節。

『呃，局長，』龐德然後開始說，『有一件事：這個人是國家的英雄。大家都喜歡他，我想他是和傑克•霍布斯或者戈登•呂查茲同一等級的。他們對他有一種眞正的感情，認爲他是他們之中的一員，一種光榮的表示，一個超人。由於他戰時受傷的那些傷痕，他並不怎樣悅目，並且，他是大聲說話和浮誇自負的。不過，他們喜歡那樣。他們喜歡他的朋友們稱呼他爲「擁抱者」狄辣客。這使他多少成了一種風雲人物，我希望它會給婦女們一種刺激。然後，當你想到他在爲國家做什麼事的時候——完全掏他自己的腰包，任何政府所能做的，似乎都望塵莫及——他們並不堅持使他成爲英國首相，這眞是意外的事。』

龐德看見那無情的眼色，變得更冷淡了。不過，他已經決定：不要讓他對狄辣客成就的稱讚，被這個年紀較老的人所抑制了。他繼續表示：『局長，他使英國避免了戰爭的危險，已經多年了。他不過四十多歲。我對於他，具有和大多數英國人相同的看法。關於他眞正的身份，充滿了神秘感。雖然，他是個家財無數的大富翁，但是人們爲他覺得有點可惜，我是不感到驚奇的。儘管他有愉快的生活，他似乎是一個孤獨的人。』

局長冷淡地微笑着。『你這番話聽起來好像是快報所載故事的翻版，他自然是個特殊的人。不過，你對於這些事實的看法如何？我並不指望我知道得比你更多，可能比較少。沒有很仔細地看那些報紙，除了作戰局之外，沒有關於他的檔案。而那些案卷是不十分明晰的。現在，快報所載故事的要點是什麼？』

『局長，抱歉。』龐德說，『不過，事實都是十分平凡的。』他再度向窗外張望，以集中注意力。『呃，在一九四四年冬天，德國軍隊突擊亞爾丁亞地區之際，他們使用了一批游擊隊和破壞隊。給他們取了一個鬼怪的名字：狼人隊。他們做了不少的破壞工作。僞裝得很好，留在各種的路徑後面，到亞爾亞突擊失敗了很久我們已經橫過了萊茵河之後，其中有一些還在繼續採取行動。甚至當我們已經進攻到德國的時候，人們還認爲他們在撐持下去。不過，在事情眞正惡化之際，他們立即非常迅速地消散了。

『在他們最好的計策之中，有一個是炸毀在美英兩國軍隊之間的後方連絡總部。這個總部叫做持強單位，它是一種混合的組織，具有各種盟軍的人員——美國的通訊人員，英國的救護車司機——人員由各單位派來，時常流動。狼人隊設法在這個機構的食堂裏佈置了地雷，當它爆炸的時候，它不但炸掉了食堂，而且炸壞了戰地醫院的一大部份，死傷了一百多人。把傷亡的人清理出來，是一種困難的事。在受傷的英國人之中，有一個是狄辣客。他的臉已經炸掉了一邊。有一年之久，他都患着澈底的健忘症，最後，他不知道他是誰，也不知道他是幹什麼的。另外還有二十五具屍體，不論我方或者美方，都查不出他們是什麼人。因爲這種連絡機構，雙方各自爲政，人事不健全，記錄缺乏，工作鬆弛。於是，在各種醫院裏過了一年之久，他們使狄辣客通過了作戰局的失蹤人員檔案。

『然後，他們偶然找到一個名叫休戈•狄辣客的文件，這個人沒有近親，本來是個孤兒，在戰前，他會

經在利物浦的碼頭上工作。這個健忘的人對這個名字現出感興趣的樣子。照片和體格的描寫，和這個人的臉沒有被炸掉以前的面貌似乎有些相符的地方。

『從那時起，他開始復原了，他開始談到一些他所記得的簡單的事情。醫生們都非常引以爲樂。

『作戰局發現了一個人，說他非常相信這個炸掉了一邊臉的人就是休戈・狄辣客。因爲當他和狄辣客一同進醫院時候，他曾經和他在同一個工兵單位服務。事情就是這樣決定了。登廣告尋人，沒有發現第二個休戈・狄辣客。

『最後，在一九四五年下半年，休戈・狄辣客終於離開了醫院，他在這個姓名之下，領了有關的費用和郵金。』

這時，局長插嘴說：『可是他仍舊說他並不眞正知道他是誰。他是花花公子俱樂部的成員之一，我時常和他打橋牌，時常在晚飯後和他談話。他說他有時強烈地感覺到：「以前到過這兒」。他時常到利物浦去，試圖觸景生情，想起他的過去。要不然，還有別的什麼作用？』

龐德閉起了眼睛，回憶着，他說：『在戰後，他似乎曾經失踪三年。然後，這個都市開始從各方面聽到了他。金屬市場，是最先聽到他的。似乎他曾經壟斷了一種有價値的鑛屬——鈮鑛石。每一個人都在希望這種東西。它有很高的熔解點。沒有它，造不出噴射飛機的引擎。這種鑛石並不多。世界各地每年只出產幾千噸，大多數爲奈及利亞錫鑛的一種副產品。

『狄辣客必定曾經注意到噴射時代，看出了它主要的缺乏。他必定從某個地方獲得了資本一萬鎊，因爲，快報說：在一九四六年，他購買了三噸鈮鑛石，一噸的買格大約三千鎊。他把這批鑛石賣給美國一家飛機

公司，賺了五千鎊。然後，他開始預購這種東西，先期半年，九個月，一年。三年之內，他獨佔了這個市場。任何人需要鈮鑛石，都要到狄辣客金屬公司去買。

『同時，他始終在其他小商品方面投資，例如假漆，西沙爾蔴，黑胡椒等任何可以創造大利潤的東西，他都在經營。當然，他在一種日益興隆的商品市場上賭博，可是，在有危機之時，他仍舊有胆量去插足。不論何時，他獲得了利潤，他就把錢變成了資本。』

局長平靜的眼睛注視着龐德。他抽着烟斗，傾聽着。

龐德繼續表示：『這一切情況使得倫敦在猜想到底有什麼事情在進行。商品經記人們繼續遇到狄辣客這個名字。不論他們需要什麼，狄辣客都可以獲得，以比他們所預備的較高價格供應。他在丹吉爾方面做這些事情——丹吉爾是個自由港，沒有捐稅，沒有貨幣限制。

『到一九五〇年，他已經是一個家財無數的大富翁了。然後，他回到了英國，開始把家財消費。他只是把它抛出來。許多最好的房子，最好的車子，最好的女子。每一個娛樂場所的包廂，兩艘遊艇，各種基金和慈善事業。沒有一個星期，不會沒有一些特殊的表演，在報紙上大登特登的。同時，他繼續變得更富有，人們都喜歡這樣。這是天方夜譚的故事，它鼓舞了他們。如果利物浦的一個傷兵在五年之內可以發這種大財，他們或他們的兒子爲什麼不會？這好像是輕而易擧的事。

『然後，女王收到了這令人驚異的信：「陛下，恕我唐突……」第二天的快報，就有大字標題：「唐突的狄辣客」，報導着他如何把他在鈮鑛石方面所賺的錢，全部貢獻給英國，以製造一枚超級原子火箭，歐洲每一個國家的首都，幾乎都在它的射程之內——任何人想用原子彈來轟炸倫敦，英國都能够立即予以報復

。他正在從口袋裏掏出英幣一千萬鎊來實行，他已經有了火箭的藍圖，準備找材料製造。』

『然後，過了幾個月，大家都等得不耐煩了。問題是在國會，這種情況幾乎引起了一次信任投票。然後，首相宣布：這種藍圖已經爲供應部的專家們所核准了，女王非常樂意代表英國人來接受這項禮物。爲了酬報這個捐獻人，已經把一項爵位頒授給他了。』

龐德一口氣把狄辣客的故事敍述出來。這時，停住了一下，他講這個特殊人物的故事，已經講得出神了。

『是的，』局長說，『和平就在我們這個時代——目前這時代，我記得報上的標題是這樣的。現在，這枚火箭差不多已經製造完成了，它名叫「奔月先鋒」。我聽見各方面都在說：它可以做到他所說的話，這是非常奇異的。』然後，他再度寂靜了，向窗子外面凝視。

他回轉身來，隔着桌子，面對着龐德。

『關於這方面的情況，大致就是如此。』他慢慢地說，『我所知道的，不會比你所曉得的更多。這是個奇異的故事，他是個特殊的人。』他停了一下，回憶着。『祇有一件事……』局長把烟斗柄敲敲他的牙齒。

『局長，請問：一件什麽事？』龐德詢問。

局長似乎下了決心，他以溫和的目光望着對面的龐德。他說：『休戈・狄辣客爵士打橋牌時作弊。』

第三章　重溫牌技

『打橋牌時作弊？』龐德複述着。

局長皺起了眉毛。『這是我所說的話。』他冷淡地表示，『一個大富翁會在打橋牌時作弊，你似乎感到奇怪吧？』

龐德辯解地微笑着。『局長，並不是什麽大驚小怪。』他說，『我知道很多有錢的人在獨自玩派天斯牌時欺騙他們自己。不過，這和我想像中的狄辣客格格不入。這簡直有點虎頭蛇尾。』

『問題就在這兒。』局長說，『他爲什麽做這種事情？不要忘記：打牌時作弊仍舊可以使一個人破產的。在所謂社會中，不論你是誰，這大概是仍舊可以毀滅你的唯一的罪惡。狄辣客作弊的技術高明，以致還沒有那一個識破他。事實上，我懷疑任何人是否曾經開始懷疑他——不過，有一個除外，那就是巴夕敦。

『巴夕敦爲花花公子俱樂部的主席，他來訪問我。因爲他有一點模糊的印象，認爲我和情報機構有點關係。從前，我曾經幫助他解決過一兩件困難的小事。現在，他來詢問我的意見。他說當然不希望俱樂部裏弄得大驚小怪，不過，最要緊的，他希望挽救狄辣客，不要愚弄他自己。

『他和我們大家一樣的欽佩他，很害怕會出意外。你不能阻止一件像這樣的醜聞傳出去。有很多國會議員是俱樂部的組織分子，這件事立即會在國會的休息室裏談論，然後，閒話專欄作家抓住這種題材。於是，狄辣客將不得不退出這個俱樂部。其次一次事，是行將由他的一個朋友出面維護他，因而產生一項誹謗訴訟。

『最後，巴夕敦動腦筋，向我求助。我已經答應了。』這時，局長對龐德望了一下。『所以，我把你找來。你是本局玩得最好的人，或者，』局長諷刺地微笑着。『你應該去尋求一項賭博俱樂部的工作。我記得，在戰前，我們曾經花了很多錢，使你去學習打牌的技巧，然後再派你到蒙地卡羅去追尋那些羅馬尼亞人。

」

龐德冷酷地微笑着，輕聲地說：『教我打牌的人名叫斯得•非伊斯波西托，是美國人。有一個星期之久，我每天都工作十小時，以學習打紙牌的各種技巧。那時，關於這件事，我寫了一個很長的報告，現在在檔案裏可以查出來。他知道打牌各種欺詐手段：如何在么點上打蠟，以便一副紙牌在有么點之處洩露；用刀片在大牌上做記號；修剪；使用發光物體，如把小鏡子裝在戒指上，或者嵌在一個烟斗的底部……事實上，』龐德承認，『就是他那關於「發光讀物」的暗示，幫助着在蒙地卡羅的那次工作。還有，一個賭場的工作人員使用一種看不見的墨水，他的同黨可以用特殊的眼鏡看出來。不過斯得非•伊斯波西托是個令人驚奇的人。刑警總隊爲我們找到了他。他可以洗一次牌而把四張么點從其中取出來。眞是神奇之至。』

『聽來對我們的工作人員太專門化了。』局長評論，『那種工作需要天天實習，或者一個同謀的人。我不相信他在花花公子俱樂部會找到那種人。不過，關於他的詐欺，並沒有什麼激動感情的事。因爲我知道這一切可能是一種奇異的幸運。他並不是一個技巧特別好的打牌人——告訴你，他只打橋牌——不過他往往叫出非凡的牌——看來不會贏，或者違反常例，可是，它們成功了。

『他總是一個大贏家，他們在花花公子俱樂部出高賭注。自從他在一年以前參加這個俱樂部以來，每星期的結賬，他沒有輸過。俱樂部中有兩三個世界上打橋牌打得最好的人，其中沒有一個曾經獲得過像那樣的紀錄。這事談起來好像是說笑話，我想巴夕敦要在這方面做些事情是對的，你以爲狄辣客玩弄着什麼手法？』

龐德肚子餓了，很想去吃午飯。辦公廳主任必定在半小時以前下班了。他可以對局長在詐欺方面談幾小

時，而局長是個對食物和睡眠似乎不感興趣的人，他可以傾聽每一件事情，並且在其後記住它。可是，龐德餓了。

『局長，如果他不是一個郎中，不能以任何方式在牌上作弊，那祗有兩個答案。他不是看得見，就是和他的對手有暗號。他時常請某一個人做對手嗎？』

局長說：「除非有人挑戰，我們總是在一局比賽之後切牌決定對手的。不過，在賓客之夜——星期一和星期四——你可以指定你的客人做對手。在那些日子，狄辣客總是帶一個名叫梅伊爾的人去參加，做他的對手的。梅伊爾爲他的金屬掮客，是個猶太人，爲人很好，打牌很規矩。』

『如果我觀察過了，我可能能够告訴你。』龐德說。

『這就是我行將要說的話。』局長說，『今天晚上一同去如何？無論如何，你可以吃一頓豐盛的晚餐。大約下午六點鐘在那兒和你見面。我們兩人先打一會兒皮克牌，使你輸一些錢，同時，我們將去看他們打橋牌。在晚飯後，我們要和狄辣客及其客人打一兩局牌。在星期一，他們總是在那兒的。好嗎？相信我不會使你荒廢工作吧？』

龐德微笑着說：『局長，不會的。並且，我非常喜歡去。這是一點工作中的閑暇。如果狄辣客作弊的話，我會對他顯示我已經看出來破綻，這應該足以警告他洗手不幹了。我不願意看見他陷入困難。局長，那就行了？』

『詹姆斯，不錯。』局長說，『謝謝你答應幫助我。狄辣客必定是個大傻瓜，顯然是個怪人。不過，我所煩惱的並不是這個人。我並不喜歡偶然抓住在他的火箭方面任何進行錯誤的事情。並且，狄辣客多少就是

「奔月先鋒」。呃，六點鐘見，不要擔心服裝。我們有的穿得講究一點，有的就穿普通的衣服。我們就穿普通的衣服吧。現在，最好去用沙紙磨磨你的指頭尖。』

龐德對局長報以微笑，站起來。這聽來像是一個有希望的晚上。當他走到門口，推開門出去的時候，他心中暗想：這一次來見局長，總算沒有投下一種暗影。

局長的女秘書仍舊在她的辦公室。她的打字機旁邊，放了一杯牛奶，和一盤三明治。她以銳利的目光望着龐德，可是，並不能從他的表情上看出什麼。

『我想他已經下班了。』龐德說。

『差不多走了一小時。』孟平妮小姐恨恨地說，『現在是兩點半，可能隨時會回來。』

『在福利餐廳關閉之前，我會到那兒去吃飯。』他說，『告訴他，下一次，我會替他付午飯的飯錢。』

他對她微笑着，隨即走到外面，步上走廊，奔向電梯。

祗有幾個人在官員福利餐廳吃飯。龐德獨自叫了一客飯，喝了兩杯濃咖啡，到三點鐘，再回辦公室。他心中一面想着局長的問題，一面匆匆地翻閱那件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案件其餘的部份。然後，他對他的女秘書說明了他晚上要到那裏去，隨即和她告別。在四點半，他正在從情報局後面的交通單位停車處找他的車子了。

修護車子的技工，從前是空軍中的一個機械匠，他把龐德這輛班萊牌轎車，視爲自己的財產。他說：『長官，增壓器有點呼呼地響。明天午餐時如果不需要，請你送來。』

龐德說：『謝謝。那樣很好。』他駕着車子，靜靜地駛出去，進入攝政公園，越過了巴克爾街。

在十五分鐘之內，他回家了。他把車子停在小廣場中的法國梧桐樹下，走到這幢改裝的攝政式公寓地下層，進入陳列了很多書籍的客廳。他在書架上找尋了一下，取出一本『斯卡尼牌經』，把它丟在寬大的窗子附近華美的書桌上。

他走進糊了白色與金色的糊墻紙和掛着深紅色窗帘的小臥室，脫下衣服，整齊地擺在雙人床深藍色的被單上。然後，他走進浴室，匆匆地作了一次淋浴。在他離開浴室以前，他照了一下鏡子，審視他的面容，決定他無意由於一天刮兩次鬍子，而犧牲一生的偏見。

在鏡子裏，那雙淡藍色的眼睛回視着他，現出在他的注意力集中於一個感興趣的問題時所獨有的光芒。他那瘦瘦的臉上，有一種急於接近它的樣子。他匆匆地用手指沿着顎骨摸過去，再把懸垂在右邊眉毛上的黑髮向後掠。他心中想到，由於被太陽晒黑的臉逐漸變白，右臉下面那本來顯得很白的疤痕，現在已經不大顯著。然後，他機械地瞥視了一下他赤裸的身體，原來那由於穿游泳褲而保持得雪白的部份，現在也沒有什麼特別的界限了。他對着某種回憶微笑了一下，便走出浴室，回到臥室裏了。

十分鐘之後，他穿着絲質的白襯衫，深藍色的嗶嘰褲子，深藍色的襪子，雪亮的黑皮鞋，手中拿着一副紙牌，坐在書桌上，閱覽着攤開在他面前的那本斯卡尼牌經。

有半小時之久，當他迅速地閱覽『方法』部份的時候，他實習着各種握牌的方法。他一面看，一面用手機械地作這些基本動作。他很高興地發現：他的指頭是柔順的，確實的，牌在手上轉動，不會發出一點聲音。

到五點半，他把這副牌丟在桌上，闔上了書。

他走回臥室，把香烟裝到一個寬大的黑色香烟盒裏，再把香烟盒放進臀部的口袋，繫上一根絲質的黑領

帶，穿起上裝，把他的筆記本拿出來，看看他的支票簿是不是在裏面。檢查的結果是肯定的。

他站了一會兒，思索着。然後，他挑選了兩條雪白的絲質手帕，仔細地摺起來，分別放在上裝外面左右兩邊的口袋裏。

他點燃了一枝香烟，走回客廳，再度坐在書桌上，輕鬆了十分鐘。他一面向窗外空曠的廣場上凝視，一面思索着即將開始的這個晚上，思索着花花公子俱樂部——它可能是世上最有名的民間的打紙牌俱樂部。

花花公子俱樂部創立的正確年代，已經無法查考。十八世紀的後半期，倫敦有很多咖啡館和賭博室開業。在一七七四年，花花公子俱樂部的前身——斯卡沃維佛利咖啡館在公園街出現了。可是，它的限制太嚴格，以致不到一年就歇了業。到一七七八年，在文件中可以看到花花公子俱樂部這個名字，然後，在一七八二年，這個俱樂部開始成功，成了倫敦最好的俱樂部。此後，在任何事情方面，它繼續發展。到現在，依舊是世界上最高尚賭博場所，也是倫敦限制最嚴格的俱樂部。它的組成份子，限定爲兩百人，每一個候補人，必需具有兩種候選的資格，他的行爲要表現得像一個紳士，同時，他必需能够『顯示』十萬鎊的現款或債劵。

花花公子俱樂部令人喜愛之處，除了賭博之外，是異常值得參加的，以致它的委員會不得不規定：每一個組成分子，在俱樂部裏，一年要贏得或輸掉五百鎊，否則，就要繳罰金二百五十鎊。食物和酒都是倫敦最好的貨色，侍者不會拿帳單給你。一切吃飯的費用，在每星期末了，按比例在所有贏錢者所贏得的款項中扣除。由於每星期大約有五千鎊在桌面上易手，贏錢的人，對於這種抽稅，不大肉痛，而輸錢的人，則由於從挫敗中挽救了一些東西，也感到滿足，這種習慣說明對不常賭博的人們罰款的公平。

俱樂部的僕役們是在創造或破壞任何俱樂部的。花花公子俱樂部的僕役則不一樣。在餐廳中的六個女招

待，異常美麗，以致比較年輕的會員，暗中帶她們參與秘密的少女初次社交舞會，是出了名的。同時，在晚上，如果有一個女招待被勸誘得進入在後面的十二間會員臥室之一，那就當作會員們的私事了。

另外有一些雅緻的事，對於這個地方的豪華，具有貢獻。會章規定，在這兒付賬，祇能用嶄新的鈔票和輔幣。如果一個會員在這兒過夜，他的鈔票和輔幣由在早晨送茶和泰晤士報的工人拿走，而用新的錢來代替。報紙進入閱覽室以前，必須予以燙平。會員到國外去旅行，在每一個外國的首都的第一流俱樂部，都具有當然的會員資格。

總之，花花公子俱樂部的會員，繳了一百鎊的會費和五十鎊的捐款之後，在一年之內，可以獲得維多利亞時代的豪華享受，和一年最多二萬鎊的贏錢或輸錢的機會。

龐德把這種種思索了一遍，決定他要去享受這個晚上。從前，他祇到花花公子俱樂部去賭博過幾次。最後一次，他參與一種高賭注的撲克，輸了很多錢。不過，這種高賭注的橋牌和幾百鎊鈔票推移的景況，使他的肌肉預先緊張了。

然後，當然還有休戈•狄辣客爵士的小事。那件事，可能使這個晚上平添一些戲劇性。

他駕着汽車沿金斯路進入斯洛亞尼廣場，心中一面注意着往來的車輛，一面推測着今晚的情況。這時，他受到一件小事的打擾。

這時是五點五十多分，天空突然黑暗了，雷聲隆隆，好像要下雨。在廣場的那一邊的高空，一個光禿的電動廣告，開始一明一暗。這種廣告是自動的，陽光消失時，電就會亮，太陽出來後，它就不見了。在黑暗中，它會繼續閃爍，不必安置什麽開關的。

龐德看到這幾個大紅字，吃了一驚，連忙把車子開到街道旁邊，下車橫過街道，以便看得更清楚一些。啊，原來是這麽幾個字，這個廣告的一部份被附近一幢房子遮住了，以致變成了意思完全不同東西。龐德心中微笑着，走回到車子裏，繼續前進。

第四章 發光物體

龐德把車子停下來，沿着轉角處走過去，進入巴克街。

花花公子俱樂部亞當式正面，比隔鄰的房屋退後約一碼左右。在暮色蒼茫中，頗爲高雅。在入口兩邊的弓形窗上深紅色的窗帘，已經拉下來，橫過地下層。當一個穿着制服的僕役把這些窗帘拉得橫過上面一層的三個窗子之際，他出現了一會兒。在這三個窗子的中央，龐德可以看見兩個人的頭部和肩膀——這兩個人正低下頭在進行一項遊戲。龐德心想：大概是在下雙陸棋吧。裏面有三個巨大的枝形吊灯架，照射着這個有名的賭博室。龐德瞥見了其中的一個，發出燦爛的光輝。

龐德推動轉門，穿過去走到老式的門房居住所。這個門房名叫布利維，是花花公子俱樂部的守護人，這兒的會員，有一半以他爲顧問和家庭的朋友。

『布利維，好。海軍上將在這兒嗎？』龐德問。

『長官，你好。』布利維說，他認識龐德，知道他有時是俱樂部裏的一個客人。『海軍上將正在牌室等你。小孩，把龐德中校帶上樓，引到海軍上將那兒。快點！』

龐德跟着這個穿了制服的小僕役，橫過廳堂中已經磨損的黑白相間的大理石地，走上有雅緻的桃花心木

欄杆的寬大扶梯。他一面走，一面囘憶着一個故事：在一次選舉時出席委員會的，只有八個人，但在票櫃裏發現九張反對票。票櫃是由布利維拿着挨次遞給每一個委員的，據說：他曾經對主席承認：他非常害怕候選人會當選，以致他自己放了一張反對票進去。沒有誰表示反對。委員會寧可失去它的主席，而不願失去這個門房。因爲布利維家的人在這個俱樂部做門房已經有一百年之久了。

這個小僕役推開梯頂上那些長門中的一扇門，用手扶着，讓龐德走進去。這個長房間裏的人並不擁擠。龐德着見局長獨自坐在由三個弓形窗形成的凹室裏，耐心地玩牌。他辭退了這個小僕役，橫過厚重的地毯，注意到濃烈的雪茄烟的氣味，由三張打橋牌的桌子上發出來的靜靜的聲音，和骰子橫過一塊看不見的雙陸棋板尖銳的響聲。

當龐德走上前去的時候，局長說：『你來了，』隨即對着那把在牌桌這邊、面對着他的椅子揮了一下手。『讓我完成這一牌，有好幾個月我都沒有這麽玩過了。喝點飲料？』

龐德說：『謝謝，不喝。』他坐下來，點燃一枝香烟非常感興趣地觀看局長聚精滙神地繼繼他的遊戲。

『海軍上將米——爵士，國防部的要人。』這位局長的外表，和聖詹姆斯街任何俱樂部的任何會員相像，深灰色的衣服，白硬領，有點子的深藍色領結——結打得比較鬆，沒有邊的眼鏡——他似乎祇在看菜單時纔戴的，健康的海員面貌，清澈、銳利的海員眼睛。一小時以前，他曾經和一千個活的棋子交鋒，對抗英國的敵人，這是難以相信的事。今天晚上，他手上可能有鮮血，或者一種成功的盜窃行爲，或者一件令人厭惡勒索案的可怕的智識。

這個偶然的旁觀者想到他自己。『詹姆斯•龐德中校，情報工作人員』，也是『國防部頗爲重要的人』

，一個有點沉默寡言的青年，三十四、五歲，現在坐在這位海軍上將的對面，他臉上有些冷酷和危險的樣子。看來十分健康，可能曾經在馬來亞參加過特務工作，或者在肯亞，從事對付毛毛族的活動。很像外表倔強的海關人員。在花花公子俱樂部，一個人不會時常看見他這種人的。

龐德知道：關於他自己，有一些外國的和非英國的情況，他知道他是個難以隱藏的人，在英國尤其是如此，他聳聳肩。海外是緊要的，他沒有在英國本土辦過一件案子。這兒在情報局的轄區以外，無論如何，今天晚上，他並不需要什麼掩護的東西，這是娛樂。

局長發出一種鼻息聲，把牌丟下來，龐德機械地把這副牌拾起來，分爲兩半，迅速地洗了一下，他這種斯卡尼式的洗法，非常自如。洗牌時，沒有一張牌離開過桌面。他把這副牌堆起來，推在一旁。

局長對一個從旁邊經過的侍者打招呼，他說：『坦納，請你把撲克牌拿來。』

這個侍者走開了。過了一會，他送了兩副薄薄的牌來，然後，他把包牌的紙撕掉，連同兩張記分表，放在桌上，他並沒有立即離去，仍舊站在一旁等候着。

『給我一杯威士忌汽水。』局長對侍者說，然後，又向龐德詢問：『你眞的不喝什麼飲料嗎？』

龐德望了一下錶。這時是六點半。『我可以喝一杯淡味的馬提尼嗎？』他說，『用伏特卡做的，加一大片的檸檬皮。』

『有害處的酒。』當侍者離去時，局長簡單地評論，『現在，我只要贏你一兩鎊就住手。然後，我們離開這兒，去參觀打橋牌。我們的朋友還沒有出現呢。』

他們打了半小時的撲克牌，這個老練的打牌者，總是獲勝，甚至他可能會輸的牌也贏了。龐德一路敗下

陣來，到末了，龐德大笑着，拿出了三張面額一鎊的鈔票。

『在這些日子裏，有一天，我將要花一些腦筋，眞正學習打撲克牌。』他說，『和你打這種牌，我還沒有贏過。』

『這一切都要靠記憶力和知道優勢。』局長滿意地說，他隨即把威士忌汽水喝完了。『現在，我們到那邊去看看打橋牌的情況如何。我們的對象正在巴夕敦那張桌子上打橋牌。大概是在十分鐘以前來的。如果你注意到任何情況的話，你只要對我點點頭。我們再到樓下去談論。』

他站起來，龐德也跟着站起來了。

這個房間的那一端，已經開始充滿人了。有五、六張桌子都在打橋牌，在中間枝形吊灯架下那張打撲克的圓桌上，三個人正在把籌碼分爲五堆，等待着另外兩個人來入局。腰形的巴卡拉牌桌，仍舊是用檯布覆蓋着的。在晚餐後，它可能仍舊如此。那時，它將用作鐵路。

龐德跟隨局長，走出了他們所處的凹室，欣賞着這個長房間的情景——一些侍者在桌子之間移動時酒杯的響聲，因突然呼喚而加重語氣的談話聲與溫和的笑聲，從懸掛在每一張桌子中間的深紅色灯罩中升起的藍色烟霧。由於這一切的氣味，他的脈搏加速了。當那兩個人從門口走過來，加入那張打撲克的桌子的時候，他的鼻孔輕微地外張着。

局長帶着龐德，漫不經意地從這張桌子轉到那張桌子，和打牌的人們互相打招呼，直到他們走到了最後一張桌子旁邊，方纔停下來。

『老兄，加倍。』這個背向着龐德的人，以高大、愉快的聲音說。龐德深思地注意着他那有血紅頭髮的

頭部，他對這個說話的人所能看見的，就只有這一部份。然後，他向左邊望着巴夕敦爵士用心的側影。這位俱樂部的主席，正向後傾着身體，非常仔細地向鼻子下面瞧着他手上的牌，他把牌拿得遠離了他，好像它是一種稀有的東西。

『我手上的牌非常好，親愛的狄辣客，我不得不再加倍。』他說。然後，他望望在他對面的搭擋，對他表示：『湯咪，如果這一牌輸了，把你付的款記在我帳上。』

『胡扯！』他的對手湯咪·但吉非說，『梅伊爾，最好使狄辣客不叫牌。』

『太可怕了。』這個和狄辣客合夥打牌的人——一個浮華俗氣的中年男子——說，『不叫牌。』然後，他從黃銅烟灰碟上把的雪茄拾起來，仔細地放在嘴唇中央。

『這兒也不叫牌。』巴夕敦的對手說。

『這兒也沒有什麼可叫的了。』這是狄辣客的聲音。

『五梅花合約再加倍。』巴夕敦說，『梅伊爾，你攻牌。』

龐德從狄辣客肩膀上方望下去，狄辣客手上有黑桃么點和紅心么點，他立即用這兩張牌吃了兩磴牌，再用一張紅心攻牌，結果被巴夕敦用紅心老K吃了。

巴夕敦說：『呃，還有四張王牌對抗我，其中包括皮蛋。我賭狄辣客擁有這張皮蛋。』於是，他向狄辣客偷機，可是，狄辣的對手梅伊爾用皮蛋吃了這磴牌。

『眞是見鬼，』巴夕敦說，『皮蛋怎麼會出現在梅伊爾手上？呃，我該死，無論如何，其餘的牌都是我的了。』他把他的牌排成扇形，攤在桌上。他以防衛的目光對他的搭擋望了一下說：『湯咪，你會打這種牌

嗎？狄辣客叫加倍，而梅伊爾却擁有這張皮蛋。』在他的聲音裏，至多只有一種自然的憤激。

狄辣客吃吃地笑起來了。『你沒有期待我的搭擋拿一手沒有九點以上大牌的牌吧？』他愉快的對巴夕敦說，『現在，你發牌。』他爲巴夕敦切了牌，牌局繼續進行。

那麼，頭一牌是狄辣客發的了。這可能是重要之點。龐德點燃了一枝香烟，深思地觀察着狄辣客的腦後頭。

局長說話的聲音打斷了龐德的思路。他說：『各位好。』隨即把手由左而右揮動了一下，替龐德介紹，『梅伊爾，但吉非，狄辣客。』這三個人都抬頭望了一下，龐德則對全桌的人點點頭。俱樂部主席巴夕敦接着說：『各位全部認識這位海軍上將的。』他隨即開始發牌。

狄辣客在椅子上側着身體。『啊，將軍，』他喧鬧地說，『將軍，在這兒遇見你，非常高興，喝點飮料？』

『謝謝，不喝。』局長微笑地說，『剛纔喝過了。』

狄辣客轉過身來，抬頭望着龐德，『你喝嗎？』狄辣客敷衍地問。這時，龐德瞥見了一叢紅鬍子和一雙比較冷淡的藍眼睛。

『謝謝，不喝。』龐德說。

狄辣客轉身囘去，向着牌桌。把他的牌摸起來。龐德注意着他那粗大的手把牌分類。

然後，他沿着桌子的四周轉動，沉思着第二個線索。

狄辣客並不和大多數打橋牌的人那樣，把牌按花色和大小次序排列，而只是分爲紅黑兩種，並不按大小

次序，使得看牌的人難以多管閒事，同時也使得坐在上下手的人幾乎不可能看清楚他的牌——如果他們想看的話。

龐德知道：這樣子拿牌的人，打牌都是非常仔細的。

然後，龐德走到這張牌桌附近的壁爐架旁邊，站在那兒，取出一枝香烟，從裝在一個銀格子中的一盞小煤氣灯火焰上把它點燃。這種灯從他身邊的牆上突出來，是還沒有使用火柴時日的遺物。

從他站立的這個地方，他可以看見梅伊爾的手，他向右邊移動一步，則可以看見巴夕敦的手。他對休戈•狄辣客的視線，並沒有什麼阻碍，因而他可以仔細地偵察他，這時他似乎和牌局有深切的關係。

狄辣客的個子似乎比想像中的他要大一點，龐德猜想：他大概有六呎高，是個大個子，他的肩膀是異常寬大的。他的頭又大又方，他那濃密的紅頭髮，由中間分開來。每一邊的頭髮，都分得彎曲地向着太陽穴傾斜下去。龐德猜想，其目的是要儘量地隱藏發光的皺縮皮膚，這種皮膚，佔了他右邊臉皮的大部份。在這個人的右耳上，也可以看見塑膠手術的痕跡，他的右耳和他的左耳是不大相稱的。他的右眼也不正常，是一種失敗手術的產物，它比左眼要大一些，這是由於用以重建他的上下眼皮那種移殖皮膚收縮的結果。它現出異常充血的樣子。龐德懷疑它是否能够完全闔起來。他猜想狄辣客晚上要用一片眼罩把它蓋着。

爲了儘量隱藏那蓋着他半邊臉上難看的、繃緊的皮膚，狄辣客已經蓄了一叢紅鬍子，並讓他的絡腮鬍子生長得下垂到他的耳珠線以下。他的顴骨上也蓄了一撮撮的毛。

他那濃密的鬍子還有其他的作用。這有助於他隱藏他那自然凸起的上顎和非常突出的上牙。這種鬍子有助於掩飾這些『食人魔的牙齒』，因此，祗有在狄辣客說話和短暫地發笑時，這些牙齒方纔露出來，而他是

時常說話的。

他的臉部——這奔放的紅色毛髮，有力的鼻樑和顎骨，鮮紅的皮膚——是光怪陸離的，這使得龐德想到馬戲團的領班。他的左眼在對比之下的嚴酷和冷淡，看起來也像這種相似的人物。

一個粗魯、庸俗、喜歡說話的暴發戶。如果龐德不知道一些狄辣客的才能的話，這將是他的判斷。事實上，龐德想到：狄辣客很像攝政時期的一個花花公子——以一種殘破的面貌來喬裝一個勢利之徒。

爲了尋求更進一步的線索，龐德注意到：狄辣客正在出汗。儘管室外有時雷聲隆隆，這是一個清涼的黃昏，然而，狄辣客經常用一條有色印花大手帕揩拭他的臉和脖子。他不斷地抽烟，他把一枝維吉內亞牌橡皮頭香烟抽了十幾口之後，隨即拔出來丟掉。幾乎立即又從他上裝口袋裏的一個裝五十枝香烟的盒子裏另外取出一枝，將它點燃。他那巨大的手（手背上有濃密的紅毛），經常在移動，或者彈彈他的牌，或者撫弄他的打火機（它豎在他面前一個很平銀質香烟盒的旁邊），或者摸摸一撮在耳朵附近的頭髮，或者用一條大手帕來揩他的臉和脖子。偶然他還會把一個指頭放到口裏，貪婪地咬一個指甲。甚至在離開這麼遠的地方，龐德也可以看見：每一個指甲都是一直咬到了指甲下的嫩肉爲止的。

他的兩隻手都是強壯而能幹的，不過，拇指却顯得有點笨拙。這使得龐德花了一點時間來弄清楚，最後，他偵查到：他的大拇指都異常地長，長得齊了食指最上面的一個關節，這種指頭是罕見的。

最後，龐德來觀察狄辣客的衣服。它們是非常奢華而高雅的，它們的質料是深藍色的輕便法蘭絨，式樣爲雙排扣，袖口反褶着。他穿了一件絲質的硬領白襯衫，袖口有質樸的袖扣；打了一根顏色不刺目的領帶，上面有一個灰白色的小夾子。此外，他手戴上了一個金錶，皮質的錶帶是黑色的。

龐德又點燃了一枝香烟，注意力集於牌局的進行，而讓他的下意識去消化狄辣客的外表和風度的各種有關情況，這些情況，對於他，似乎是很有意義的，可能有助於說明作弊之謎，和有待發現的天性。

半小時之後，打完了這一圈牌。

『我發牌，』狄辣客以權威的口吻說，『我們的積分多，已經獲得一種擴張的成果，這是令人滿意的。呃，現在，瑪士，（他的對手梅伊爾的名字）看你能不能摸到一些幺點。我已經倦於做這一切的工作了。』他沿着桌面平穩而緩慢地分牌，繼續對他的對手說些比較拙劣的嘲笑。然後，他對着局長——這時，他坐在狄辣客與巴夕敦之間抽烟斗——說：『我們打的是長圈，使你在這兒等這麼久，眞是抱歉，晚餐後來打一局如何？瑪士和我將會贏你和這位中校的，你說他叫什麼名字？他是個橋牌好手嗎？』

『龐德，』局長說，『詹姆斯•龐德，是的，我想我們很喜歡奉陪的。詹姆斯，你以爲如何？』

龐德的目光盯着這個發牌者低下的頭和緩慢移動的手。是的。就是這種把戲！你這個雜種，我看破你的詭計了。一件發光物體，一件簡單的、殘忍的發光物件，這種東西，在一次專家打的牌局中，將不會持續五分鐘。當局長與龐德的目光橫過桌面相遇的時候，局長看見了龐德的眼睛裏那種保證的閃光。

『好的，』龐德愉快地說，『再好沒有了。』

他用頭部作了一下不易察覺的運動：『飯後把那本「賭金簿」給我看一下如何？你總是說這本簿子會使我感興趣的。』

局長點點頭。『好的，跟我來，這本簿子在秘書室。稍後，巴夕敦會走下樓來，把鷄尾酒給我們，告訴我們這場激烈戰鬥的結果。』他站起來了。

巴夕敦以銳利的目光對局長望了一下，『你們想吃什麼就叫什麼吧。我們打完了牌，我就會馬上下來的。』

『那時大概九點鐘了。』狄辣客一面說，一面從局長望到龐德。『把汽球女郎方面的賭注指給他看。』他把他的牌摸起來，『看樣子好像我要大贏了。』他匆匆地看了一下手上的牌，說，『我叫三無王牌。』然後，他對巴夕敦作了勝利的一瞥，『請你想一想。』

龐德跟着局長走出了這個房間，沒有聽見巴夕敦的回答。

他們靜靜地走下樓梯，進入秘書室。房間裏是黑暗的。局長開了灯，走過去，在那張文件很多的辦公室前面的轉椅上坐下來，然後，把椅子轉動得面對龐德。這時，龐德已經走到空的火炉邊上，正在取出一枝香烟。

他抬起頭來，向龐德詢問：『有什麼發現嗎？』

『有的，』龐德說，『他的確是在作弊。』

『啊，』局長不動聲色，『那麼，他怎樣實行呢？』

『祗是在發牌時作弊。』龐德說，『你看到了那個擺在他面前的銀烟盒和打火機嗎？他根本沒有從這個香烟盒子裏拿過香烟，目的是不願意它的表面留下指印，它是純銀的，非常光亮。當他發牌的時候，這個盒子幾乎是被牌和他的兩手遮住的，他的手並沒有離開過這兒。四堆牌分得離他很近，每一張牌都會在這個盒子面上反射出來，這個香烟盒雖然完全無害地躺在那兒，可是，它是好得和一面鏡子一樣的。由於他是個如此優秀的商人，對於他，具有一種很強的記憶力，是正常的事。你記得我在辦公室向你陳述過的「發光物體

」嗎？呃，這就是那種東西的一項具體例證。因此，他沒有過多久就可實行一次那種奇蹟式的偷機，是無足爲奇的了。我們看見的那次「加倍」是容易的。他知道他的對手有那張守護的皮蛋，加上他自己的兩張么點，這個「加倍」是當然的，其餘的時間，他只是打普通的牌。不過，由於每四次發牌他就有一次會知道所有的牌分佈的情況，那是一種可怕的優勢。總而言之，他打一場牌的結果總是贏錢，是不會令人感到驚奇的了。』

『可是，沒有一個人注意到他這樣做。』局長抗議着。

『一個人發牌之時向下看，是十分自然的事。』龐德說，『每一個人都是如此。同時，他說很多笑話來掩護，這比別人發牌時他所說的笑話要多得多，我預料他獲得了良好的周圍視野，很廣大的視線角度。』

門開了，巴夕敦走了進來，現出非常憤怒的樣子。他關上了，怒氣冲冲地說：『狄辣客那種該死的叫牌。湯咪和我如果叫牌順利，我們本來可以打四紅心合約的，而在他們之間，他們有紅心么點，叫六梅花，有方塊的么點，老K和黑桃方面一張僅有的防衛牌，結果作了七梅花合約。狄辣客怎樣有胆量在開始就叫三無王牌，我想不到奧妙何在。』他的聲音平靜了一點。『呃，米勒斯，』他稱呼着局長的名字，『你的朋友獲得了答案嗎？』

局長對龐德做了一個手勢，龐德把他對局長說的話重述了一遍。在龐德說話的時候，巴夕敦爵士臉色變得更憤怒了。

在龐德說完之後，巴夕敦氣得高聲地說：『這個鬼東西，他到底爲什麽還要那樣做？殘酷的大富翁，在錢堆裏打滾。我們有了巧妙的舞弊案件了，我勢必要去告訴委員會。自從一九一八年戰爭以來，就沒有一樁

欺詐案件了。』他在房間裏走來走去。當他回憶着狄辣客本身的重要時，這個俱樂部被遺忘了。『他們說他所製造的火箭，不久就要完成了。一星期只到這兒來一兩次，以便輕鬆一下。啊，這個人是大衆的英雄！這是可怕的！』

巴夕敦的憤怒被他在責任方面的思想所冷却了，他轉身向着局長求助。『呃，米勒斯，我該怎麽辦？他在這個俱樂部已經贏了幾千鎊，而他人則已經輸了這麽多錢。以今晚爲例，當然，關於我輸的錢，無關緊要的，可是，在但吉非方面如何？我偶然得知，最近，他在股票市場方面的遭遇不好。我不知道我可以怎樣避免去告訴委員會。不能够逃避這件事——不論狄辣客是誰。你知道這是什麽意思。委員會有十個人，必定是個漏洞，會注意這種舞弊案件。他們告訴我：「奔月先鋒」沒有狄辣客就不能存在。同時，報紙上說：英國整個的將來，都依賴這種東西。這是一種異常嚴重的事。』他停住了一下，對局長投以有希望的一瞥，然後，對着龐德說：『有任何替換方法嗎？』

龐德把他的香烟拔出來，靜靜地說：『可以使他停止的。』他微笑着，『這就是說：如果你們不介意用他自己的錢來責罰他的話。』

『你高興怎麽做就怎麽做吧。』巴夕敦斷然地說，『你想到了什麽方法？』他對龐德的保證，抱着極大的希望。

『呃，』龐德說，『我可以對他顯示我看出了他的弊病，同時，我也要用方法戲弄他。當然，在進行中，梅伊爾會受到傷害，作爲狄辣客的對手，他可能損失很多錢。那有什麽關係嗎？』

『適當地對待他。』巴夕敦說，這時，他感到異常的安慰，準備抓住任何解決辦法。『他正騎在狄辣客

背上，和他打牌分了不少錢，你不認爲……』

龐德說：『不，我想他不知道在進行什麼事。雖然，狄辣客有時叫牌叫得他有點吃驚。』他轉身向着局長。『局長，你沒有什麼問題吧？』

局長想了一下，望望巴夕敦，無疑地，他有他的見解。他瞧着龐德，說：『好吧，一定要做，就這樣去做吧。我並不喜歡這種主意，不過，我懂得巴夕敦的意思。』他微笑着，『只要你可以圓滿地完成這件事，只要你不希望我去摸那一類的牌，或者任何東西，我沒有做這種事情的才能。』

『不會的。』龐德說，他把手伸到上裝口袋裏，取出兩條絲質手帕。『我認爲這會奏效的。我所需要的，只是兩副顏色不同的舊牌，和單獨在這兒過十分鐘。』

第五章 大快朵頤

現在是八點鐘。龐德跟着局長穿過那些高門，從牌室橫過扶梯的井口，進入花花公子俱樂部悅目的餐廳。

巴夕敦坐在中間一張大餐桌的主人位子上，那兒仍舊有兩個空位。可是，局長並沒有選擇這裏和離他比較近的地方。他只是毫不猶豫地向前走，橫過這個房間，在末端停下來。這兒有六張比較小的桌子，排成一行。局長站在其中一張桌子的旁邊，揮手叫龐德坐上一把舒適的、有扶手的椅子，這把椅子在外邊，面對着房間的內部。局長自己則坐在龐德左手的椅子上，使他的背部對着同伴。

侍者領班已經站在龐德的椅子後面，把一張寬大的菜單卡放在他的盤子旁邊，並將另外一張菜單卡遞給局長。菜單卡的上方，印了草寫的『花花公子』四字，是金色的，頗爲悅目。下面有很多菜名。

『除非你沒有什麼主意，不必費心去看這些東西，』局長說，『這個俱樂部的第一條規則，也是最好的一條規則，就是任何會員可以點任何菜，不論是昂貴的，還是便宜的，不過，他必須付它的代價。今天的情況還是一樣，祗是有一點略有不同。即一個人無須付現款。只要點你你所喜歡吃的東西就行了。』他抬起頭來望着侍者。『包德非，還有什麼貝努加魚子醬嗎？』

『先生，有的。上星期到了一批新貨。』

局長說：『好。我要魚子醬。切碎的腰子，和一片上等的鹹肉，豆子和新鮮的馬鈴薯，櫻桃酒浸的草莓。詹姆斯，你要點些什麼？』

『我非常喜歡眞正好的燻魚。』龐德說，然後，他指着菜單。『炸羊肉片。和你一樣的蔬菜，蘆筍，另外，或者一片鳳梨。』他坐得向後靠着椅子背，把菜單推開。

『你是個有決斷的人，謝天謝地。』局長說，隨即抬頭望着侍者。『包德非，這些菜你都記得嗎？』

『先生，記得的。』侍者微笑着。『先生，在吃了草莓之後，你要不吃一份髓骨？今天，我們從鄉下買進了半打。我特地爲你留了一份，以便你來時食用。』

『當然要吃的，你知道我無法抗拒這種食物的。它對我的健康並不適宜，可是，這是沒有辦法的事。天曉得今天晚上我在慶祝什麼。不過，這種事情並不會時常發生。你去叫葛林萊過來吧。』

『先生，他現在已經來了。』侍者領班說。他向前把司酒侍者引過來。

『喂，葛林萊，請你拿些伏特卡來。』局長轉身向着龐德。『這種伏特卡和你剛纔喝的鷄尾酒裏的東西不同。這是從利加運來的戰前眞正產品，要一些來和燻魚一同吃嗎？』

『好極了。』龐德說。

『然後，喝點什麼？』局長問，『香檳嗎？我要喝半瓶紅葡萄酒。葛林萊，請你拿一九三四年第頓羅斯奇牌的，不過，詹姆斯，不必注意我，我是個老頭子，香檳酒對於我是無益的。我們曾經喝過一些好香檳酒，葛林萊，是不是？詹姆斯，恐怕其中沒有一種是你曾經對我談到過的。在英國並不時常看見這種東西，泰丁吉牌的，是不是？』

龐德微笑着，以表示對局長記憶力的欽佩。他說：『是的。不過，這只是我一時的嗜好。事實上，爲了各種原因，今天晚上，我相信我高興喝香檳酒。至於什麼牌子，什麼年代的出品，或者還是留給葛林萊去決定吧。』

這個司酒侍者聽了非常高興。『先生，如果我可以建議的話，那就選擇一九四六年湯沛淋濃牌的吧。先生，我知道，法國只是用它去交換美金的，所以倫敦不常看見。先生，我相信，這是從紐約攝政俱樂部送來的一種禮物。目前，我有一些，用冰冷藏着，這是我們的主席所喜歡的東西。他叫我每天晚上都準備好，以備他需要時飲用的。』龐德對他微笑着，表示同意。

『那麼，葛林萊，就這樣好了。』局長說。『湯沛淋濃牌的。馬上就拿來，好不好？』

一個女侍者出現了，把一些新鮮的吐司放在桌子上，另外還帶來了一碟澤西白脫。當她低下頭放這些東西的時候，她那黑色的裙子，掃着龐德的手臂。他抬起頭來，望着她那雙在瀏海下面的活潑、雪亮的眼睛，這雙眼睛也回視了他一會兒。然後，她匆匆地離開了。她由這個長房間向前走，龐德的目光則跟隨着她腰間的白色蝴蝶結和她制服的硬領與袖口前進。他的眼睛瞇成了一條縫。他回憶着戰前巴黎的一個飯店，那兒的

女侍者穿着和這一樣令人興奮的質樸制服。他也是這樣注視她們的。

他心中微笑着。『瑪斯李察』法案已經把這一切改變了。

局長回轉身，研究着坐在他後面的那些人。『關於喝香檳，你爲什麼如此神秘呢？』局長詢問。

龐德說明：『呃，局長，如果你不介意的話，我今晚覺得有點緊張。當時間來臨時，我似乎必須酩酊大醉。除非你以充分的信心去做，這並不是一件容易實行的事。如果我到後來似乎現出要醉倒的樣子，我希望你不要煩惱。』

局長聳聳肩。『詹姆斯，你具有一顆像岩石般的頭顱，』他說，『如果喝酒對你有幫助的話，那你高興喝多少就喝多少吧。啊，這兒是伏特卡。』

當局長用三個指頭從結霜的酒瓶裏倒酒給他的時候，龐德抓起一撮黑胡椒，把它放在伏特卡的表面。這些胡椒慢慢地沉到杯子底部去了，留下了一些細粒在酒面上。龐德用一個指頭的尖端輕拍着。然後，他把這些冷酒往他喉嚨裏倒，喝了之後，再把酒杯放在桌上，胡椒仍舊留在底部。

局長以一種諷刺的詢問神色，向他瞥視了一下。

『那一次，你把我帶到莫斯科，在英國駐俄大使館工作。當時，俄國人教了我一種技巧。』龐德辯解着。『在這種酒的表面。往往有很多雜醇油——當它蒸溜得不好時，總是這樣的。這種油有毒。在俄國，你會喝掉一浴盆的酒。在你的酒杯裏撒一些黑胡椒，這是一種有意義的事。它會把雜醇油帶到底下。我當時很喜歡這種味道，現在，則愛好這種習慣。』他微笑地補充了一句。『不過，我不會侮辱這個俱樂部的伏特卡的。』

醬。

局長呻吟着。『只要你不把黑胡椒放在巴夕敦所喜歡的香檳酒裏。』他冷淡地說。

一陣哈哈大笑的聲音，從這個房間最遠的那一端傳過來。局長回頭望了一下。然後再轉身向着他的魚子醬。

『你覺得狄辣客這個人怎樣？』局長口中充滿了塗白脫的吐司。一面咀嚼，一面談話。

龐德由在他旁邊的銀碟上叉起另一片燻魚。它有可口的膠質，這只有用蘇格蘭高原的醃法，方纔能獲得這種口味——它和斯堪的那維亞半島的產品大不相同。他把一片薄麵包塗上白脫，將它捲成一個圓筒，對着它沉思。

『一個人不會太喜歡這種作法的。最初，我對於你容忍他在這兒，感到有點驚奇。』他對局長瞥視了一下，局長聳聳肩。『不過，那和我們毫不相干。無論如何，俱樂部裏如果沒有一些古怪的人，那它將是沒有生氣的。同時，隨便怎麼說，他是個全國性的英雄和擁有無數家財的大富翁，以及一個適當的牌腳。縱使當他不在爲他自己找尋優勢的時候，也是如此。

『不過，我可以瞭解，他是那種我時常想像着的人。精力旺盛、殘忍、精明，有充分的勇氣。他努力獲致今日的地位，我並不感到驚奇。我所不瞭解的，是他爲什麼非常愉快的把這一切拋棄。他做這種欺詐的事，眞是難以相信，他想用這種手法來證明什麼？他可以在一種東西方面勝過每一個人？他似乎把太多的熱情用在打牌方面——好像這並不是一種遊戲，而是某種力量的試驗。

『你只要看看他的指甲，已經咬得嫩肉露出來了，並且他的汗也出得太多。在某個地方有充分的緊張，這由他那些笑話表露出來。它們都是苛刻的，並沒有什麼輕快的感覺。他似乎希望把巴夕敦像一隻蒼蠅一般

的打垮，我希望我自己能夠沉得住氣。他那種態度是非常令人憤怒的，他甚至把他的搭擋對待得好像是糞土，他並不能傷及我的皮毛。不過，我今晚並不介意給他一點小小的教訓。』這時，他對局長微笑着。『如果它成功了，那他會明白的。』

『我知道你這番話是什麼意思。』局長說，『不過，對於這個人，你可能心狠了一點。從利物浦的碼頭——或者不論他來自什麼地方——到他現在這種地位，這畢竟是邁了一大步。有些人生來就是古怪的，他就是其中之一。關於勢利，是無法可施的。我料想他那些利物浦的勞工同人，曾經發現他是和在花花公子俱樂部一樣大聲談話的。至於他的欺詐，可能是他內心一種不誠實的特質。我敢說，在他崛起的途程上，他必定走了很多捷徑。

『有人說，你要想發財，必須得到特殊的環境和莫大的幸運這兩者聯合的支助。這自然並不是使他們發財的僅有的特質，至少，這是我的經驗。在最初，累積第一個一萬鎊，或者第一個十萬鎊，事情必須進行得順利。戰後，在日用品商業方面，由於一切規則和限制，我料想它往往是一種能夠把一千鎊放進適當口袋的例子。可是公務人員們，除了頭銜、表決——和肅靜之外，是不瞭解這些事情的。』

第二道菜送來時，局長停住了說話。和菜一同到達的，還有盛着香檳酒瓶的一個銀質冰桶和那放了局長所點半瓶紅葡萄酒的小柳條籃子。

司酒侍者在旁邊等待着，直到他們對這些酒說了一些稱讚的話，方纔離去。在他退下時，一個小僕役來到了他們這張餐桌邊上。他問：『龐德中校嗎？』

這個小小僕役遞上了一封信，龐德接過來，把它撕開了，取出一個薄薄的紙包，仔細在餐桌水平面下拆

開，紙包裏包了一些白粉。他在桌上拿起一柄削果皮的刀子，用刀尖伸到紙包裏，剷起了一半白粉，然後，他把刀子擧到盛香檳的酒杯上方，把這些白粉倒下去。

『呃，這是什麽？』局長有點不耐煩地說。

龐德的臉上並沒有什麽道歉的神色。這天晚上，並不是局長必須來做這件工作。龐德知道他是在做什麽。當他有工作要做的時候，他總是事先吃很多苦，以儘可能地減少失敗的機會。如果有什麽事情進行錯誤，那是事先預料不到的。在那種情形之下，他沒有什麽責任。

『本夕定，一種藥。』他說，『在晚餐前，我打了電話給我的秘書，請他到我們局裏醫務室想辦法謀些送來。今天晚上，如果我要使我的頭腦保持淸楚的話，這就是我所需要的東西。這種東西易於使一個人有點過份自信，但那將是一種幫助。』他用一條吐司攪動香檳，使白粉在泡沫裏旋轉。然後，他把這種混合的東西一飮而盡。『這種東西沒有什麽味道，』龐德說，『而香檳酒是很好的。』

局長勉強對他笑了一下。他說：『這是你的葬禮——呃，我們最好還是繼續吃飯。炸羊肉片如何？』

『非常嫩。』龐德說，『我可以用叉子把它切開。最好的英國烹調法就是世界上最好的烹調法——尤其是在今年的這個時候。借問一聲：今晚我們要付什麽賭注？我並不怎麽介意的，我們最後是勝利者。不過，我很想知道這將耗去狄辣客多少錢。』

這時，草莓剛剛送到桌上來了。局長一面吃，一面說：『狄辣客喜歡以他所謂的「一與一」來打橋牌。如果你不知道這是代表什麽的話，聽來像是適度的賭注。事實上，這是表示一十鎊一百分與一百鎊一圈牌的側面賭注。』

龐德恭敬地說：『啊，我明白了。』

『不過，他非常高興於以「二與二」或者甚至「三與三」打橋牌的。把這些數目加起來，在花花公子俱樂部打橋牌，通常一圈牌大概一千分。在「一與一」時，這是二百鎊。而這兒的橋牌會助長大圈的牌局。沒有什麽常例的玩法，因而有充分的投機冒險和虛張聲勢。有時候，它更像打撲克。他們是一些混雜的玩牌者，其中有一些是英國第一流好手，可是，其他的人是非常投機的，似乎不必介意使他們輸多少錢。貝亞萊將軍就在我們後面。』這時，局長用頭擺動了一下。『他是不分靑紅皂白的，一星期總是要輸一兩百鎊，似乎並不介意。他心臟不好，沒有僕從。黃麻方面的進款很多。不過，都孚•蘇則蘭——那個在主席旁邊的人，却是個純粹的兇手。他一年要在俱樂部裏贏一萬鎊。有教養的傢伙，極好的牌品，時常下象棋。』

由於他所點髓骨的來臨，局長的話中斷了。銀盤中鋪了一塊潔白的餐巾，髓骨直豎在餐巾上，旁邊放了一柄華美的銀質長匙，這是用來刮骨髓的。

龐德吃了蘆筍之後，對那一條一條的鳳梨不感興趣了，他把最後一些冰凉的香檳都倒到酒杯裏。這時，他感到奇怪，『本夕定』那種藥粉和香檳酒的效力已經抵銷了食物的美味。他的心靈首度離開了餐桌和他與局長的談話，而向這個房間環視了一遍。

這是一種燦爛的景象。房間裏大概有五十個人，大多數都穿了無尾常禮服，對他們自己和環境全都是輕鬆的。大家都由於吃了甘美的食物與飲料而興奮起來，彼此都由於一項共同的興趣而活潑有生氣——這項共同的興趣，就是期望中的各種豪賭。其中將會有騙子或可能的欺詐者，有打他們妻子的人，有具有剛愎的直覺的人，有貪婪的人，有懦弱的人，有說謊的人。不過，這個房間的高雅，以一種上流社會的氣氛，授予給每一個人。

在遙遠的那端冷凍枱上，堆着龍蝦、餅、肉塊、和肉汁凍等美味的食品。十八世紀末期畫家盧尼未完成的費施伯夫人全身畫像，挑逗地凝視着華戈納的談話圖——這幅畫很大，佔了對面壁墻亞當式壁爐以上部份的一半。

中央的枝形吊灯架，是在一個石英鑑子裏的一叢水晶玫瑰，把光輝散發到白緞子枱布和喬治四世的銀器上。在每一張餐桌的中央，燭檯上點了三枝蠟燭，發出金黃色的光輝。每一枝蠟燭上有一個紅色的絲罩子，因而每一個吃飯者的臉上，閃現着一種歡樂的情緒。這種外表，掩飾着一隻偶然沮喪的眼睛和一張殘忍地歪曲的嘴巴。

甚至當龐德浸浴在這種優雅的溫暖情景之中的時候，有些三五成羣的人已經開始分散了。他們都打算走向門口，懷有挑戰的心情，敦促加速行動，去進行牌戲。容光煥發的休戈•狄辣客，向着他們走過來，梅伊爾跟在他後面。

當他走到他們餐桌旁邊的時候，他愉快地說：『呃，兩位先生，羊兒已經準備了去挨宰，鷄已經準備了去挨刀嗎？』他微笑着，並且作了一個兇惡的手勢——以一個指頭橫過他的喉嚨。『我們要先去把斧頭和鑑子放好。你們下定了決心嗎？』

『過一會兒就去。』局長惱怒地說。『你們先走，把牌排成某種順序吧？』

狄辣客笑起來了。『我們並不需要任何人爲的幫助。』他說，『不必擔心。』他轉身向着門口走去。梅伊爾現出了一種不確定的微笑，跟在他後面走了。

局長呻吟着。『我們到打牌室去喝白蘭地和咖啡，』他對龐德說，『這兒不能抽烟。現在，有什麼確定

的計劃嗎？』

『我不得不把他養肥了再來宰。所以，如果我似乎要孤注一擲的話，請你不必煩惱。』龐德說，『我們最初只是打正常的牌，直到時間來臨了爲止。在由他分牌之際，我們必須小心。當然，他不能改變牌，因此，沒有什麼理由他爲什麼不會把好牌分給我們，不過，他必定會表現一些非常值得注意的猝然而有效的打擊。如果我坐在他左邊，你介意嗎？』

『沒有關係。還有其他的事嗎？』

龐德想了一會，然後說：『局長，祇有一件事，當時間來臨的時候，我將要把一條白手帕從上裝口袋裏取出來。那就是表示你要得一手亞波羅牌（都在十點以下而無么點、老K、皮蛋、和茄克的牌）了。請你讓我叫那手牌，好嗎？』

第六章 牌室鏖戰

狄辣客和梅伊爾在等待他倆。他們靠在椅子背上坐着，抽着夏灣拿內閣牌香烟。

在他們旁邊的一張小桌子上，有咖啡和白蘭地酒，當局長和龐德走來時，狄辣客正在把一副新牌的封皮撕掉。另外一副牌則像扇子一樣的擺在他面前的綠呢布上。

狄辣客說：『啊，你們來了。』他傾身向前，抽了一張牌。他們全都跟着抽了。結果，狄辣客獲勝，他選擇留在他原來坐的地方，拿起一副紅的牌。

龐德在狄辣客的左手坐下來。

局長對一個路過的侍者打招呼。他說：『咖啡和俱樂部的白蘭地。』他取出一個裝雪茄的盒子，遞了一枝雪茄給龐德，龐德接着了。然後，他拿起這副紅的牌，開始洗牌。

『賭注？』狄辣客瞧着局長詢問，『一與一？或者更多一點？我將樂意適應你增加到五與五。』

『一與一對於我就够了。』局長說，『詹姆斯，你呢？』

狄辣客突然厲聲揷嘴說：『我想你的客人知道他是在幹什麼吧？』

龐德囘答局長的話。他簡單地說了一聲：『好的。』然後，對狄辣客微笑着。『今天晚上，我覺得比較慷慨，你想要打我什麼主意？』

『我想贏你的每一分錢。』狄辣客愉快地說，『你可以貢獻多久？』

『在我輸光的時候，我會告訴你的。』龐德說。然後他突然決定要狠起來。『我聽說五比五是你的限度

，那我們就這樣打牌吧。』

幾乎在這話出口以前，他就感到後悔了。一百分五十鎊！一巡牌的側面賭注五百鎊！四巡牌手氣不好，就要輸掉他一年薪水的兩倍。如果事情弄糟了，那他就顯得非常愚蠢，那時不得不向局長借貸，而局長並不是特別富有的人。突然他覺得這個滑稽的牌局，可能結束於令人極不愉快的混亂之中。他覺得他的額角上有汗珠冒出來了，那討厭的本夕定，他只是爲了狄辣客這個傢伙而來，甚至和工作沒有關係。整個晚上，只是一種社交啞劇的一部份，這種啞劇，對於他毫無意義。就是局長也祇是偶然被拉進來的。現在，他突然讓他自己捲入了一場和這個大富翁的決鬪，捲入了一場要使他傾家蕩產的賭博。原因是這個人有不規矩的行爲，他希望來給他一個敎訓。假定這個敎訓不成功呢？龐德譴責他自己的衝動。香檳和本夕定！不要再吃了！

狄辣客對他望着，現出不相信的樣子。他轉身向着局長——他正在洗第二副牌——不客氣地說：『我想你的客人是會把他的話兌現的吧？』

龐德看見局長臉紅了，局長停住了洗牌。過了一會，他再繼續下去。這時，龐德注意到：他的兩隻手是十分平靜的。局長抬起頭，以優雅的姿勢，把雪茄從口中取下來，他冷淡地說：『你這話的意義如果是說「你是不是會把你客人的話兌現？」我的囘答是「會的。」』他的聲音是十分抑制的。

他用左手切了狄辣客洗的牌，用右手把烟灰彈到桌子角上的銅烟灰缸裏，龐德聽見未熄的烟灰在水中發出嘶嘶聲。

狄辣客向旁邊瞟了局長一眼，他把牌拿起來，匆匆地說：『當然，當然，我這話的意思並不是說……』

他這句話並沒有說完，就轉身向着龐德，現出好奇的樣子，對他表示：『好的。那麽，這就是五與五。』然後，他回轉身來對着他的對手說：『梅伊爾，你願意賭多少？有六與六可玩。』

『擁抱者，對於我，一與一就夠了。』梅伊爾抱歉地說，『除非你希望我多賭一些。』他焦急地望着狄辣客。

『當然不，』狄辣客說，『我喜歡豪賭，平常，總是不過癮。現在，』他開始分牌，『我們來進行吧。』

龐德突然不介意這種豪賭了。突然，他所想做的，只是給這個毛茸茸的人猿一個教訓，給他一種打擊，使他永遠都記得這個晚上，記得龐德，記得局長，記得這天的時刻，記得室外的氣氛，記得他晚餐時吃了什麽。

這時龐德已經忘記了『奔月先鋒』。這是在兩個人之間的一件私事。

當他注意到狄辣客在他那兩手之間的香烟盒面看牌的時候，龐德抛却了心頭一切的抱歉，除去了他自己對要發生的事情的譴責，把他的注意力集中來打這場橋牌。他把兩隻手放在扶手上，使他自己坐得比較舒適一點。然後，他取下他口中的雪茄，端起咖啡，它是非常濃烈的。他一飲而盡，隨即拿起盛白蘭地的瓶子，倒了一杯，喝將起來。這時，他向局長望了一下，局長回頭看他，對他微笑。

『希望你喜歡這種酒。』他說，『它是相當珍貴的。』他把他的牌摸起來，『現在，我們必需集中注意力。』

龐德也把牌摸起來了。這是一手平常的牌。他把雪茄抓起來，吸了最後的兩口，然後在烟灰缸中弄熄了

。

狄辣客開牌。他說：『三梅花。』龐德沒有叫牌。梅伊爾叫四梅花，局長也沒有叫牌，於是合約爲四梅花。

這一牌，狄辣客他們贏了。本來，狄辣客手中的牌並不足以開三梅花的，可是他知道梅伊爾有其餘的梅花。

龐德心想：無論如何，第二牌，由我來發牌，我們不受狄辣客的控制，可以正常地叫牌。

他們這一手牌比較好。龐德叫一無王牌，局長抬高到三。結果，他們打成了功。

第三牌，梅伊爾發牌，龐德和局長打五梅花，也贏了。

第四牌，局長發牌，他叫四黑桃，龐德的三張小五牌和其他的老K、皮蛋都是局長實現合約所需要的。

第一圈牌，局長和龐德佔優勢。狄辣客現出煩惱的樣子，這一圈牌，他輸了九百鎊，而牌風似乎還是不利。

他說：『我們就這樣一直繼續下去？不摸牌換座位。』

局長望着龐德和他互相發出了一個會心的微笑。那麽，狄辣客希望繼續發牌，龐德聳聳肩。

局長說：『不反對。這種位置對我們似乎最適合。』

『到現在爲止。』龐德說，現出比較愉快的樣子。

自然，狄辣客接着發牌時，他獲得了勝利。他這一手牌，打黑桃，叫得很絕。並且和往常一樣，裝腔作勢地說了許多廢話，表示他的好運。

『擁抱者，你眞是奇妙。』梅伊爾卑躬屈節地說，『你究竟怎麽會叫出這種牌的？』

龐德覺得這是種一顆小種子的時候。他說：『記憶力。』

狄辣客望着他，厲聲地說：『記憶力，你這話是什麽意思？把技巧置於何地？』

『我正要接上說（記憶力）和判斷力。』龐德不露痕跡地說，『這是造成橋牌名家的兩大特質。』

狄辣客慢慢地說：『啊，我明白了。』他切了龐德洗的牌，在龐德發牌時，他覺得另外一個人的目光在仔細地注視他。

第二圈牌，狄辣客他們贏了，龐德在第一圈牌贏得的錢，都抵銷掉了，而且還差一點。

『誰要喝點飲料嗎？』局長在切狄辣客洗的牌，以開始打第三圈牌時表示，『詹姆斯，再喝一點香檳酒。第二瓶的味道總是比較好。』

『那我非常喜歡。』龐德說。

侍者來了，其他兩個人叫了威士忌和汽水。

狄辣客轉身向着龐德說：『這局牌需要活潑起來，賭一百，我贏這一手。』他發完了牌，四堆牌躺在桌子中央。

龐德瞧着他，他那隻發紅的眼睛對他瞪着，另外一隻眼睛則是冷靜的、嘲笑的，他那大鼻子的兩邊都有汗珠。

龐德忖度着，好像他抛了一隻蒼蠅飛過去看他是否懷疑發牌，他決定讓這個人去懷疑。現在，這是要輸一百。不過，這給他在後增加賭注的一種藉口。

『在你發牌時？』他微笑着說，『呃，』他暗中衡量着機會，『好的，贊成。』他似乎想到了一個主意，接着表示：『如果你高興，下一手也一樣。』

『好的，好的。』狄辣客不耐煩地說。『如果你希望輸錢的話，我自然贊成。』

『你對這手牌似乎很有信心。』龐德冷淡地說，把他的牌摸起來。他的牌不好。狄辣客開始叫一無王牌，龐德沒有叫牌，只喊了一聲加倍。這種虛張聲勢對狄辣客的對手並沒有什麽影響，梅伊爾說：『二無王牌。』當局長沒有長牌而不叫牌的時候，龐德感到安慰了。狄辣客也沒有再叫牌。他們就打二無王牌的合約，結果獲勝了。

狄辣客說了一聲『謝謝』，仔細地把他的分數寫下來。『現在，看你是不是能够贏囘去。』

結果，龐德並沒有贏囘去，他頗爲煩惱，牌風對狄辣客和梅伊爾很順，他們打成了三梅花的合牌，獲得勝利。

狄辣客非常高興，長喝了一口威士忌汽水，用手帕揩掉他臉上的汗水，愉快地說：『再多一點，還是够了？』

龐德的香檳已經來了，他從旁邊的桌上抓起一個高脚玻璃杯，倒滿了，一飲而盡。然後，他再度把它注滿。

他說：『好的，賭一百，此後兩手。』

他立即輸掉了這兩牌，這一圈牌他全軍覆沒。

龐德突然感覺到他已經差不多輸掉一千五百鎊了。他再喝了一杯香檳。『這一圈牌，如果我們只把賭注

加一倍，可以省却麻煩。』他相當粗暴地說，『你贊成嗎？』

狄辣客已經發了牌，正在看他手上的牌。然後，他抬頭望着龐德，這時，龐德正在點燃一枝香烟，似乎有點困難——迅速地說：『一百分一百鎊，一巡牌的側面賭注一千鎊。不過我似乎已經獲得了一些好牌，你仍舊打賭嗎？』

『當然，當然。』龐德笨拙地把牌摸起來，回答他的話，『我要打這個賭的，是不是？』

『不錯，』狄辣客滿意地說，『那麽，現在，我叫三無王牌。』結果，他打四無王牌成功了。

然後，牌風轉了，龐德感到安慰了。龐德開牌，打紅心成了功。並且，下一牌，局長完成了三無王牌的合約。

龐德愉快地微笑着，狄辣客正在憤怒地咬指甲。

狄辣客發了幾句牢騷，低下頭去記分數。

龐德望望對面的局長，局長正在擦一根火柴，以點燃第二枝雪茄烟，這幾乎是破例的事。對於這場牌進行的方式，他顯然是滿意的。

『恐怕這必須是我最後的一圈牌了，』龐德說，『明天必須早起。希望你原諒我。』

局長對他的錶望了一下，『現在已經過了十二點鐘，』他說：『梅伊爾，你怎樣？』

梅伊爾很少說話，一直都是在靜靜地打牌，他現出一種被關在一個有兩隻老虎的籠子裏的樣子。現在有一個逃命的機會，似乎感到很安慰。

『上將，我同意中校的話，』他連忙說，『擁抱者，你怎麽？差不多準備睡覺吧？』

狄辣客沒有理他，他從分數單上抬起頭來，望着龐德。他注意到龐德喝醉了酒的樣子。

『直到現在，並沒有多大的輸贏，你只贏兩百鎊左右。當然，如果你希望逃脫牌局，你是可以的。不過，增加賭注來結束如何？在這最後一圈牌，把賭注翻三倍怎樣？十五與十五？歷史性的比賽。我可以打這個賭嗎？』

龐德抬起頭來望着他。在回答以前，他停頓了一下。他希望狄辣客記得最後這圈牌的每一種細節，每一句說出來的話，每一種出現的姿勢。

狄辣客不耐煩地說：『呃，這種賭注如何？』

龐德瞧着那發紅的臉上冷靜的左眼，他只對着它說話。

『一百五十鎊一百分，這圈牌的側面賭注一千五百鎊。』他清清楚楚地說，『你可以打這個賭的。』

第七章　手法敏捷

大家靜寂了一會兒。然後，梅伊爾激動的聲音，打破了沉寂，他焦急地說：『嗨，擁抱者，你們打這種賭，不要把我包括進去。』

他知道這是一種和龐德私下的賭博。不過，他希望對狄辣客顯示：他對於全部的事情，是非常害怕的。他知道他自己在犯一些可怕的錯誤，這將使他的對手大受損失。

狄辣客粗鹵地對梅伊爾說：『瑪士，不要鬧笑話。你打你的牌，這件事和你沒有什麽關係。只是和一個新朋友打一個愉快的小賭。來吧，來吧。上將，我發牌。』

局長切了牌，牌局開始了。

龐德用他那現在已經變穩定的手點燃了一枝香烟。他的頭腦是清楚的，他非常明白他必須做什麼，在什麼時候實行。現在，決定的時間來了，他心中非常高興。

他靠着椅子背坐着。有一會兒，他覺得他背面有很多觀衆，他們的目光正在越過他的肩膀窺視，等着看他的牌。他覺得這些幽靈都是友善的，他們讚許那種行將實行的粗率的懲處，他們將看見一切在順利地進行。

這個有名的賭博室嘈雜的聲音，打破了他的沉思。他向四面望了一下，在房間中央，有幾個旁觀的人在看賭撲克，打撲克的人在接續地抬高賭注，最後發出了勝利的吼聲。在遠處，他可以聽見沁米賭桌上管錢的人擦過櫃枱的嘎嘎聲。在較近的地方，即在他這一端，另外有三桌橋牌在進行。牌桌上都有香烟和雪茄的烟，向着天花板上升。

他沉思着一百五十多年以來，差不多每天晚上都有這種情景，在這個房間裏出現，同樣的勝利和失敗的叫喊，同樣專心的面孔，同樣的烟草氣味。對於喜歡賭博的龐德，這是世界上最令人興奮的現象。他對它作了最後的一瞥，把它記在心中，然後，他的目光再回到他自己的桌子上。

他把他的牌抓起來，他的眼睛發光了。這一次，在狄辣客發牌時，他獲得了一手極好的牌。七張黑桃，其中包括四張大牌，一張紅心的么點，還有方塊的么點和老K。他望望狄辣客，他和梅伊爾獲得了梅花嗎？縱使如此，龐德也是可以叫贏牌的。狄辣客會迫使他把牌叫得太高而冒一次加倍的危險嗎？龐德等待着。

狄辣客開始叫牌，他說：「不叫牌。」他知道龐德的牌很好，聲音裏抑不住苦痛的意味。

『四黑桃。』龐德說。

梅伊爾，局長，和狄辣客——他有點勉强——都說不叫牌。

局長供給了一些幫助，結果他們打成了五黑桃。

綫下面一百五十鎊。上面一百爲榮譽數。

龐德旁邊有個人在說：『噯呀。』他抬頭一看，原來是俱樂部主席巴夕敦。他的牌局已經結束了，他漫步走過來，看看這個隔離的戰場的戰況如何。

他把龐德的積分表拿起來，看了一下，愉快地說：『似乎你保持了冠軍，賭注多少？』

龐德讓狄辣客來回答這個問題。對於這種分散注意力的事，他感到開心。狄辣客已經切了他所洗的藍色的牌，他把這兩半牌合起來，放在他面前，靠近桌子邊緣。

『十五與十五。和我左邊的人。』狄辣客說。

龐德聽見巴夕敦倒抽了一口氣。

『伙伴似乎希望打賭，於是，我適應着他。現在，他成功了，贏了這許多牌……』狄辣客在喃喃地訴苦。

橫過桌面，局長看見龐德右手拿了一塊白手帕。局長把眼睛瞇起來，龐德似乎在用這條白手帕揩臉。局長急忙向狄辣客和梅伊爾瞥視了一下。然後，這條白手帕已經回到龐德口袋裏去了。

龐德手上拿的這副牌是藍色的。他開始分牌。

『這是一種驚人的賭注。』巴夕敦說，『在一場橋牌上，我們曾經有過一千鎊的側面賭注。不過，那時在一九一八年戰爭以前的橋牌室。希望沒有誰會受傷。』他這話是有意義的，在一次私下的賭博中，很高的

賭注通常會引起糾紛。他在四周轉了一圈，站在局長和狄辣客之間。

龐德發完了牌。他頗爲焦慮地把他的牌摸起來。

他手上有五張梅花，其中的大牌只有么點、皮蛋、和十點；另外八張全都是方塊，其中的大牌只有一張皮蛋。

一點不錯，陷阱已經安置好了。

他幾乎感覺到：狄辣客用大拇指把牌撚開之後，幾乎嚇呆了。然後，他不相信，再度用大拇指撚了一遍。龐德知道：狄辣客已經獲得了一手異常好的牌，至少必然獲得十磴；方塊有么點和老K，黑桃有四張最大的牌，紅心也是一樣，梅花則有老K、鈎子和九點。

這是龐德特地發給他的——吃飯前已經在秘書室洗好了。

龐德等待着、忖度着，狄辣客對這手大牌會發生怎樣的反應。他的一種近乎殘忍的興趣，注視着這條貪婪的魚來上鈎。

狄辣客超過了他的期待。

他偶而把牌疊起來，放在桌上，冷漠地從口袋裏掏出平紙板盒，選擇一枝香烟，點燃了，他並沒有看龐德，只是抬起頭來對巴夕敦瞥視了一下。

他繼續着關於賭注的談話：『是的，這是一種豪賭。不過，並不是我生平賭博中最高的賭注。在開羅，有一次，曾賭一圈牌兩千鎊。而且，每一磴牌，另加賭注。現在，』他把他的牌拾起來，審愼地對龐德望了一下。『我獲得了一些好牌，不過，你也可能獲得了。這一牌，願意賭一些額外的東西嗎？』

龐德以一個差不多喝得酩酊大醉的人那種端詳的樣子，把他的牌研究了一下。『我也獲得了一手有希望的牌，』他遲鈍地說：『如果我的對手配合，而偷機又適當的話，我可以獲得很多磴牌。你提議什麼？』

『如此說來，我們的牌似乎是勢勻力敵的了，』狄辣客說着謊話：『側面賭注，每一磴牌一百鎊，你以爲如何？照你所說的話看來，這不會太困難的。』

龐德現出深思而有點迷惑的樣子。他對手上的牌再度仔細地看了一遍，他說：『好的，你可以打這個賭。老實說，你在使我冒險。你顯然獲得了一手大牌，所以，我必須防阻你，要冒險來拚一下。』

龐德遲鈍地向對面的局長望着。『老搭擋，這一手牌補償你的損失。』他說，『現在，我們前進吧。呃——七梅花。』

然後，大家都異常的靜寂。在這種死寂之中，曾經看了狄辣客的牌的巴夕敦，大吃一驚，以致他手拿的那個盛威士忌汽水的杯子，砰的一聲，掉在地下，他茫然地望着地下破碎的玻璃，讓它躺在那兒。

狄辣客說：『什麼？』他的聲音是吃驚的，他迅速地把思想回到牌上，以恢復信心。

『你是說這一牌要打梅花的滿貫嗎？』他問，對着這一個顯然喝醉了的敵手，現出好奇的樣子。『呃，這是你的葬禮。瑪士，你開什麼牌？』

梅伊爾說：『不叫牌。』這時他覺得處於有危險的電氣環境中，這種情況是他曾經希望要避免的。在這最後一圈牌以前，他究竟爲什麼不回家呢？他內心呻吟着。

『不叫牌。』局長說，顯然沒有受到影響，很鎮靜。

『加倍。』這話從狄辣客口中惡毒地說出來。他隨即放下了手上的牌，殘酷地、嘲笑地望着這個喝醉了

的歁子——他終於落在他手上了。

『這是表示你也把側面的賭注加倍？』龐德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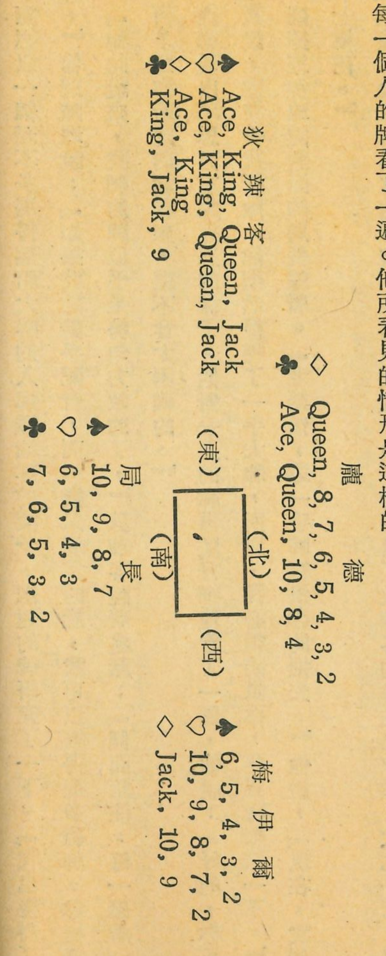
『不錯，』狄辣客貪婪地說，『不錯，正合孤意。』

龐德說：『好的。』他停住了一下。然後，對狄辣客望着，並沒有再看牌。他說：『再加倍。合約和側面賭注都再加倍。側面賭注方面是每磴牌四百鎊。』

就是在這時候，狄辣客心中開始起了一點疑心，不過，他再度看看他的牌，再度安了心。在最壞的情況之下，他也不會吃不到兩磴牌的。

梅伊爾喃喃說了一聲『不叫牌』，局長說『不叫牌』的聲音是窒息的。狄辣客不耐地搖搖頭。

巴夕敦站起來，他的臉色非常蒼白。隔着桌子，對龐德凝視着。過了一會，他繞着桌子慢慢地轉，仔細地把每一個人的牌看了一遍。他所看見的情形是這樣的：



巴夕敦突然明白了，龐德是一手無敵的滿貫牌。不論梅伊爾攻什麼牌，他都可以用他自己手上或攤在桌上的王牌去吃掉。然後，在收王牌和對抗狄辣客的偷機過程之間，他可以打兩張方塊而用王牌吃掉它們和捉住狄辣客的方塊么點和老K。在吃了五磴牌之後，他手上就剩下了其餘的王牌和六張取勝的方塊。狄辣客的那些么點和老K等大牌，就完全沒有價值了。

這是一種純粹的謀殺。

幾乎在茫然狀態中的巴夕敦，繼續繞着桌子轉動，走到局長與梅爾伊之間停下來，以便他可以觀察狄辣客和龐德的臉色，他自己的臉上是泰然自若的。但是，他的兩隻手却在出汗，他只好把它們揷在褲子口袋裏，以免它們洩漏了他的表情。他差不多恐懼地等待着狄辣客行將受到的可怕的懲罰——十三根不同的鞭子，這些鞭子留下的傷痕，任何打橋牌的人都永遠不會消失。

『來吧，來吧，』狄辣客不耐煩的說，『瑪士，開始攻牌吧。我們不能澈夜都留在這兒。』

巴夕敦心中暗想：你這個可憐的傻瓜，在十分鐘之內，你將會希望最好梅伊爾在拔出第一張牌以前，他就死在他坐的椅子上。

事實上，梅伊爾現在好像隨時都可能中風的樣子。他的臉色非常蒼白，汗從下巴上滴下來，落在襯衫上。他非常明白，他所攻的第一張牌，可能是一種災難。

最後，由於推斷龐德可能缺乏他所擁有的長牌——黑桃和紅心——他攻了一張方塊鈎子。

不論他攻什麼牌，並不會造成什麼不同。不過，當局長的牌攤下去，顯示他缺乏方塊的時候，狄辣客對着他的對手怒吼了：『你這個傻瓜，難道你沒有別的牌嗎？你想把它贈送給我嗎？你到底在誰的那一邊打牌？』

梅伊爾畏縮着。『擁抱者，這是我最佳的打法。』他可憐地說，用手帕來揩臉上的汗。

不過，到這時候，狄辣客有他自己的煩惱了。

龐德使用桌上的王牌吃這張方塊鈎子，並捉住了狄辣客的方塊老K；龐德立即在桌面上攻一張梅花，狄辣客用他的梅花九來蓋，被龐德用梅花十吃掉了；龐德又從手上攻一張方塊，用桌面上的王牌蓋了，狄辣客的方塊么點挨了宰。桌面上再攻一張梅花，狄辣客用梅花鈎子來蓋，又被龐德手上的梅花皮蛋吃掉了。

然後，龐德把手上的梅花么點放下來。

當狄辣客把梅花老K拿出來投降的時候，他方纔開始知道了可能發生什麼了。他的眼睛斜起來看龐德，恐懼地等待着其後一張牌，難道龐德有不少的方塊？難道梅伊爾守不住它們？他畢究曾經用方塊開始攻牌。

狄辣客等待着，他手上出了汗，他的牌是滑溜的。

現在，龐德抬起頭來，筆直地望着狄辣客的眼睛。然後，他緩慢從方塊中把老K取出來，放在桌面上。他並沒有等待梅伊爾攻牌，就隨即從容地把其餘的方塊八、七、六、五、四和剩下的兩張必勝的王牌放下來了。

然後，他說：『狄辣客，我的牌全都在這兒了。』他的聲音很平靜。接着，他緩慢地靠向椅子背坐着。

狄辣客的第一個反應，是傾身向前，把梅伊爾手上的牌搶下來，攤在桌上，在其中瘋狂地搜尋可能獲勝的牌。

然後，他把它們從綠呢布上摔回去。

他的臉色是異常蒼白的。不過，他的眼睛血紅地瞪着龐德。他手上那許多無能的么點、老K和皮蛋都丟在他面前了。他突然舉起一個緊握的拳頭，捶在這堆牌上。

他非常緩慢地對着龐德說：『你是個騙……』

『狄辣客，够了，够了。』俱樂部主席巴夕敦的聲音，響得像一根鞭頭繩般抽過來，『這兒不要談這些話。這一手牌我從頭到尾都是在旁觀的。不要另生枝節，照協約辦理。如果你有什麼牢騷，請以書面寫給委員會。』

狄辣客慢慢地站起來，離開椅子，用一隻手去摸那汗濕的紅頭髮，他臉上的血色恢復了，露出一點狡猾的樣子。他低下頭對龐德瞥視了一下。龐德發現，在他那隻好眼睛裏，他那種瞧不起人的樣子，已經有所改變了。

他轉身向着桌子，對每一個人以嘲笑的表情望了一下，他說：『各位先生，晚安。我大約輸了一萬五千鎊。梅伊爾所多輸的也可以算在我賬上。』

他傾身向前，拿起桌面上雪亮的銀質香烟盒和打火機，然後，他再度望着龐德，很安靜地說：『龐德中校，你應該迅速地花錢的。』

然後，他轉身離開桌子，飛快地走出了這個房間。

第八章　紅色電話

頭天晚上，他雖然直到深夜兩點鐘才去睡覺，可是，這天上午十點鐘，龐德仍舊準時走進了他的辦公室。他感到不大舒適。這是由於他喝酒過多，吃了本夕定，以及對那些鬧劇的反應等因素促成的。

當他在電梯裏上升走向另外一個例行的日子時，他心中依舊還有午夜時分那些苦痛的滋味。

在梅伊爾匆忙地離去之後，龐德把兩副牌從他上裝的口袋裏取出來，放在桌上，靠近巴夕敦和局長的面前，一副是藍色的，他洗過了，狄辣客切過了，悄悄地藏到口袋裏，並用那副原來放在他右邊口袋裏用手帕遮着的藍色的牌來代替，另外一副紅色的牌，放在左邊口袋裏，還沒有派上用場，他把這副紅色的牌攤開來，顯示給局長和巴夕敦看，這副牌也會產生同樣奇特的滿貫牌，打敗狄辣客。

『這是古伯敦一手有名的牌。』龐德說明，『我必須準備一副紅的牌和一副藍的牌。因爲這兒打橋牌總是用這兩種顏色的牌各一副，輪替使用，我不知道輪到我發牌的時候我會拿着什麼顏色的牌。』

『呃，這自然會給他一個重大的教訓，』巴夕敦感激地說，『我希望他會根據事實，作一種極爲明顯的結論，此後不是不打橋牌，就是規規矩矩的從事這種遊戲。今夜，對於他，是個奢侈的晚上，關於你所贏得的錢，我們不必作什麼爭論。』他繼續表示，『今天晚上，你已經做了惠益每一個人——尤其是狄辣客——的事。事情也可能發生錯誤，那時，受害的將是你。支票會在星期六送到的。』

他們互道晚安告別，龐德在一種情緒逐漸平靜的狀態中上床睡覺，他吃了一顆溫和的安眠藥，以便清滌心靈，準備明天按時上班。在他睡着以前，他和從前打牌贏錢時一樣地沉思：勝利者的所得，總是比失敗者的損失比較少的。眞是有點奇怪。

當他把門關上的時候，洛莉•彭蓀碧好奇地望着他眼睛下面的黑暈，有如她所預期的，他注意到她在看他。

他微笑着，『部份由於工作，部份由於遊戲。』他說明，『和嚴厲的男性同伴在一起。』他又繼續表示

，你派人送了本夕定去，非常感謝。這種東西眞是異常需要的。希望我沒有妨碍妳的晚上。』

『當然沒有。』她說，想到了晚餐和龐德打電話來的時候她所放棄的圖書館的書。她低頭望着速記拍字簿。『半小時以前，辦公廳主任打電話來。他說局長希望今天見你，他沒有說什麼時間。我告訴他：你在三點鐘要作「無武器戰鬪」，他說把它取消。要向你報告的就是這些。另外還有昨天留下來的摘要。』

『謝天謝地，』龐德說，『今天我不會受到那個突擊隊員的拋擲，有什麼關於〇〇八的消息嗎？』

『有的，』她說，『他們說他很好。有關方面已經把他移到瓦尼海得的軍中醫院去了，顯然只是休克。』

龐德知道：這所謂『休克』可能是指什麼。他說：『好。』對她微笑了一下，然後走進辦公室，關上門。

他沿着桌子走到椅子邊上，坐下來。把最上面一件卷宗拉到面前。星期一過去了，這是星期二，一個新日子。忘却頭天晚上的頭痛和思想吧。他點燃一枝香烟，打開這件有極機密紅星的褐色卷宗。這是美國海關支局防疫主任辦公室寄來的備忘錄，標題爲『檢查器』。

他仔細地閱覽着：『檢查器是一種偵查違品的工具，爲舊金山西庫拉檢查器公司的出品，在美國的監獄方面，已作廣泛的使用，以暗中偵察藏在犯人和探監者衣服裏金屬東西（如槍枝等）。在非洲和巴西的鑽石鑛地裏，也利用它來查鑽石的買賣和走私。這種工具一具代價爲美金七千元。差不多有八呎長，七呎高，重達三噸。需要兩個受過訓練的人來操作。紐約伊得維得國際機場海關廳使用這種東西，獲得下列的結果……』

龐德粗略地看了其後的兩頁，上面叙述許多走私案件的破獲情形。這使他想到：下一次他到海外去旅行，他那枝口徑零點二五的貝達利牌手槍，不能再放在腋下，而要另找地方，他暗中記着，以便去和技術服務部去討論。

然後，他打開了第二件卷宗，其中文件的標題『啡洛泮，一種日本殺人藥』，這種藥爲麻醉品，是注射的，很便宜，打一針只需日幣十元（合英幣六先令），它會使人有癮，就像美國的大黃一樣。日本人有這種癖好的已經有一百五十萬人，年齡都在二十歲以下，百分之七十的少年犯都受這種麻醉藥的影響，這種麻醉品的特性是使癮君子幻想着他人想殺死他，因而他會在街上向素昧生平的人攻擊。結果，殺人變成了一種自衛的行動，壞人可能利用它來操縱指揮黑社會有組織的成員，成爲一種危險的武器……通常韓國的僑民受到譴責……

龐德看到這兒，突然不想再看下去了。他看這種資料做什麼？什麼時候他需要知道這種東西？他勉強把其餘幾頁粗略地看完，把它丟在一旁。

他仍舊頭痛，在右眼上方，好像在那兒敲釘子。他打開辦公桌上的一個抽屜，取出一瓶頭痛藥，他想請他的女秘書倒一杯開水來，可是他不願受到寵愛。結果，他取出兩片藥，放在口裏嚼細了，嚥下去。

然後，他點燃一枝香烟，站起來，走到窗子邊上，他的目光橫過公園的美景漫無目標地眺望着倫敦的地平線，而他心中則又在開始回憶昨夜奇異的事情。他越回憶，那一切事情就似乎越奇異。

狄辣客，這個大富翁，大衆的英雄，在國內有特殊地位的人，爲什麼會在打橋牌時作弊？他這樣獲得了什麼？他向他自己證明了什麼？難道他以爲他是只照他自己的意思去做事的人，而高在一般人和他們的行爲

規範之上，以致他可以唾棄公意嗎？

龐德停住了一下。唾棄，這正好來形容他在花花公子俱樂部的行爲，這是優越和藐視的聯合。他把他人看成了糞土。

假定狄辣客喜歡賭博。或者它可以舒鬆他內心的緊張——他那刺耳的聲音，咬指甲，和經常出汗，都是緊張的表示。可是，他決不能輸錢，輸給那些卑下的人是恥辱。所以，就是冒任何危險，他也必須實行欺騙來獲得勝利。龐德想：着魔的人是看不見危險的，他們甚至以一種乖張的方式來冒險，例如放火狂的人往往不避免他們縱火的嫌疑。

可是，這個人着了什麼魔？使他挺而走險的原動力是什麼？一切徵候——他那種藐視的樣子，那種威嚇的聲音，那種妄想者的得意的表情——都指向着妄想狂。這種妄想狂的人，不論事實如何，都認爲他是對的。不論誰想阻撓他，他都認爲他可以制服。由於他有秘密的力量，他是不會失敗的。他知道如何製造黃金，他可以像一隻鳥兒一樣的飛翔。他是萬能的——在瘋人院的這個人是上帝。

龐德心中暗想：是的，這就是答案。休戈•狄辣客爵士是個瘋狂的妄想狂者。就是這種力量驅策着他，使他由不正當的途徑發了大財。這是他把這枚大火箭作爲禮物送給英國的主要原因——這枚火箭將會消滅我們的敵人，謝謝萬能的狄辣客。

可是，誰能說這個人是如何接近了崩潰點呢？

顯然沒有一個人。那麼，他——龐德——這種分析對不對呢？它的基礎是什麼？這種一時的念頭是充分的證據嗎？也許其他的人有過這種念頭。也許在新加坡、香港、奈及利亞、丹吉爾等地有過其他非常緊張的

時間，那時，某個坐在狄辣客對面的商人，注意到他在出汗、咬指甲、眼睛裏有紅暈，而臉上的血色突然消失了。

龐德忖度着：如果一個人有時間，他應該把這些人找出來——如果有這些人的話，並發現這個人有關的情況，也許可以及時挽救他，而不致於太遲。

太遲？龐德不禁微笑了。他這麼戲劇化幹什麼？這個人對他做了什麼事？送了他一萬五千鎊。龐德聳聳肩，無論如何，這和他無關。不過，狄辣客說：『龐德中校，快點把它花掉。』那是什麼意思？龐德覺得：必定就是這些話留在他心中，使他這麼仔細地考慮着狄辣客的問題。

龐德突然轉身離開了窗口。他想：丟開這種思想吧。我在使我自己着魔了。現在，關於那一萬五千鎊，一種奇蹟似的橫財。那麼，好了，他要迅速地把它花掉。他坐在辦公桌上，拿起一枝鉛筆，思索了一會兒。然後，在一本備忘錄拍紙簿上仔細地寫着：

一、羅爾斯——班萊轎敞兩用車，約五千鎊。

二、三個鑽石戒指，每個二百五十鎊，共計七百五十鎊。

這時，他停住了寫字。差不多還有一萬鎊。買一些衣服；把住宅油漆一下；買一套新的高爾夫球棒；幾十瓶香檳酒。不過，這些東西還是等一等。這天下午他要去買這三個戒指和去汽車經銷商那裏談一談。其餘的錢都變爲黃金股份，發一筆大財，退休。

這時，紅色電話打破了沉寂。辦公廳主任的聲音在急促地說：『你能上來嗎？局長找你。』

『就來，』龐德說，突然警覺了，『什麼事？』

『不知道，』辦公廳主任說，『還沒有接觸到他的信號。今天上午，他一直都在刑警總隊和供應部。』

他掛斷了電話。

第九章　臨危受命

幾分鐘之後，龐德到了局長辦公室。局長以銳利的目光望着他。他說：『〇〇七，你的樣子非常可怕。請坐。』

龐德心中暗想：這是公事。他的脈搏加速了。今天沒有叫他的名字，他坐下來，局長正在研究一些鉛筆寫在拍紙簿上的記事。他抬起頭來，他的目光對龐德不再感興趣。

他說：『昨天晚上，狄辣客的工廠裏發生了事情。雙重的命案，警察局到處找狄辣客。顯然沒有想到花花公子俱樂部。當他在深夜一點半點回到利茲大飯店的時候，他們方纔找到了他。「奔月先鋒」場地的兩個人，在工廠附近的一家酒店被殺了。兩個人都死了。狄辣客對警察人員說：他不會不關心的，隨即掛掉了電話。這是這個人標準的表示。現在，他該到達那兒了。我覺得，該把這事重視一點。』

『奇異的巧合，』龐德深思地說：『可是，局長，我們有什麼關係？這不是一種警察局的工作嗎？』

『有一部份是的，』局長說，『可是，我們負責那兒的許多主要人員——德國人。』他低下頭來看拍紙簿。『這是一處皇家空軍的建築物，掩蔽的計劃，是說這是東海岸雷達網的一部份。皇家空軍在負責守衛周圍。供應部祇負責工作在進行的中央地區。它在丹佛與廸亞之間的懸崖邊緣。全部地區大約有一千英畝大。不過，飛彈場地的本身大約兩百英畝。在這個場地，祇有狄辣客和另外五十二個人。從事建築工作的人，都

已經離去了。』

龐德心中暗想：這是一副牌和一張百搭。

『其中五十個是德國人，』局長繼續表示，『全都是俄國人不會擄去的導向飛彈專家。狄辣客出錢把他們請到這兒來，在「奔月先鋒」方面工作。這種安排，沒有誰感到非常高興，可是，此外並沒有可以取代的人。供應部不能從沃點拉方面勻出任何專家，狄辣客不得不從他可以找到這種人才的地方去找工作人員，爲了加强皇家空軍的安全人員，供應部指派了他們自己的安全官員，居住在飛彈場地這個安全官員名叫但朗少校。』

局長停住了一下，抬頭望着天花板。

『在昨天晚上遇害的兩個人之中，他就是一個。他是被一個德國人用槍射死的，那個人隨即自殺了。』

局長低下頭來看龐德，龐德沒有做聲，等待聽完這個故事。

『事情發生於附近的一家酒店，證人很多。顯然這是一家專爲這些人而開設的酒店，我想，必需有個地方走動。』局長停住了一下。他的眼睛繼續望着龐德，『現在，你問這和我們有什麽關係？我們有關係的。因爲，在這些德國人到英國來以前，我們曾經淸查過這個德國人和其他的德國人，認爲沒有問題的。我們有調查登記表。所以，當這件事情發生的時候，皇家空軍安全室和刑警總隊所需要的第一件東西，就是這個已死兇手的資料。昨天晚上，他們來找值日官，他從案卷裏找出了這些表格，把它們送到刑警總隊。例行的工作，他在記事簿上這樣寫。今天早晨，當我到這兒來的時候，我看見了記事簿上的記載，突然很感興趣。』局長靜靜地說，『昨晚上和狄辣客共處之後，有如你所評論的，這是一種奇異的巧合。』

『局長，非常奇異。』龐德說，仍舊等待着。

『還有一件事，』局長總結着，『這件事是我自己爲什麽捲入這件案子的眞正原因。這件事必須優先於每一件事情。』局長的聲音是非常平靜的。『他們在星期五要發射「奔月先鋒」，離現在還沒四天。這是演習發射。』

局長停止了說話，伸手拿過烟斗，低下頭去點燃。

龐德沒有做聲。他仍舊看不出這件事和情報局到底有什麽關係，因爲情報局的辦案區域是在國外，而不是英國本土。這似乎是刑警總隊的特別支隊或者軍事情報處第五組的一種工作。他等待着，看看錶，這時是正午。

局長已經點燃了烟斗，再繼續說話。

『不過，除了那個原因之外，』局長說，『我感到興趣，是因爲昨天晚上我對狄辣客感到興趣。』

『局長，我也是這樣。』龐德說。

『所以，當我看值日官記事簿的時候，』局長說，並未理睬龐德的話，『我打電話給刑警總隊助理總隊長洛尼•華萊士，問他一切有關的情況。他有點煩惱，要求我到他們那兒去。我說我並不想傷軍事情報處第五組的感情。不過，他說他已經告訴了他們。他們支持這是在本局與警察局之間的一件事，因爲，我們曾經調查過這次行兇的這個德國人。於是，我到他們那裏去了。』

局長停住了一下，低頭看他的筆記。

『這個地方大概是在丹佛以北三英里處的海岸上。』他說，『在海岸的大馬路旁邊，有這家酒店，它名

叫「萬全世界」，飛彈發射場的人，晚上都到那兒去消遣。昨天晚上，大概七點半鐘，這個軍方的安全官員，但朗少校，走到那兒去。當他正在威喝忌士汽水，並和幾個德國人聊天的時候，這個兇手來了，一逕走向但朗。他從襯衫裏面拔出一枝努吉牌手槍，』局長抬起頭來，『對但朗說：「我愛嘉娜•布蘭黛，你不能擁有她。」然後，他對着但朗的心臟開了一槍，隨即把那仍舊在冒烟的手槍，伸到他自己口裏，拉動了扳機。』

『一件多麽可怕的事。』龐德說，他可以想像到在一家標準的英國酒店擁擠的酒吧裏那個屠場的詳細情況。『這個女子是什麽人？』

『那是另外的糾紛，』局長說，『她是刑警總隊特別支隊的一個探員，精通德語，助理總隊長華萊士最優秀的女性部屬之一，她與但朗是一同在狄辣客飛彈場地僅有的兩個非德國人。華萊士是個多疑的人。不得不如此。「奔月先鋒」這個計劃，顯然是英國當前最重要的事。他沒有告訴任何人，只憑直覺，把布蘭黛這個女探員安置在狄辣客那裏，使她被錄用爲他的私人秘書。從開始起，就在飛彈場地了。她沒有什麽可以報告的事情，說狄辣客是個卓越的領導者──他的態度除外──瘋狂地驅策着他的工作人員，他顯然開始對她施催眠術，甚至她故意對他謊說她已經訂了婚，還是如此。不過，到她顯示她可以防衛她自己之後，他方纔放棄了。她說他們是非常要好的朋友。自然，她認識但朗，可是他年紀很大，足以做她的父親，此外，他已經結了婚，生了四個孩子，有美滿的家庭。她告訴華萊士手下今天上午去詢問他的人；在一年半以來，他曾經以父執的姿態帶她去看過兩次電影，至於那個兇手──他名叫伊崗•巴茲奇──是個電子專家，她只是看見過他而已。』

『關於這一切，他的朋友說了些什麽？』

『那個和他同住一個房間的人，支持巴茲奇，說他瘋狂地和布蘭黛相愛，把他不能成功都諉之於「這個英國人」，他說巴茲奇已經變得非常憂鬱、沉默，他聽到發生了射擊的事，一點也不感到驚奇。』

『聽來非常確定，』龐德說，『華萊士的想法如何？』

『他並不相信。』局長說，『他特別關心於保護他這個女部下，以免被新聞記者訪問得洩漏了她的身份。當然，報紙都會登載這件事。它會在今天的午間版上出現。各報都在索取這個女子的照片。華萊士把她的一張照片竄改了一下，使她看來有點像任何女子，而不大像她。今天晚上，他將會把它送出去。幸而新聞記者不能接近飛彈場地，她拒絕談話，華萊士祈求某個親戚或朋友不會誤事。今天，他們正在進行驗屍，華萊士希望這件案子在今天晚上將會正式結束，由於缺乏資料，報界勢必不得不停止刊載。』

『關於這次演習發射如何？』龐德問。

『他們堅持如期舉行，』局長說，『星期五中午，他將使用一顆假的彈頭，祗用四分之三的油槽，垂直地發射它，他們正在清理從北緯五十二度起以北約一百平方英里的北海地區，那是在海牙與華府兩地聯成一線的北邊。詳細的情形將會由首相在星期四晚上發佈。』

局長停止了談話。他轉動着他的椅子，使他可以從窗口望出去。龐德聽見遠處的時鐘在響。一點鐘，他今天又吃不到午飯嗎？如果局長停止偵察另外一個單位的事情，他還可以匆匆地吃一頓午餐，趕到班萊汽車經銷商那兒去。龐德在椅子上稍微轉動了一下。

局長回轉身來，再度隔桌子面對着他。

『最躭心這一切事情的，』他說，『是供應部的人，但朗是他們最優秀的工作人員之一。他的報告本來全都是正常的，昨天下午，他突然打電話給助理次長，說他認爲飛彈場地正在進行一些可疑的事情，他要求今天上午十點鐘晋見部長，並沒有在電話中談更多的事情。幾小時後，他就遇害了。另外一項有趣的巧合，是不是？』

『非常有趣，』龐德說，『可是，他們爲什麼不關閉飛彈場地，作一次全面的訊問？這件事畢竟不能過於冒險。』

『今天早晨內閣開了會，』局長說，『首相提出了明顯的問題。有任何企圖破壞「奔月先鋒」的證據嗎？答案是沒有。祗有由但朗模糊的音信和雙重的謀殺在二十四小時之內，所顯露到表面的恐懼。每一個人都同意：除非有一點兒證明——它現在還沒有出現——這兩件意外事故都將會被認爲是由於在飛彈場地的人神經過於緊張。就目前的時局而論，「奔月先鋒」越早能給我們世界事務方面有說話的力量，對於我們和世界就越好。』這時，局長聳聳肩。『同時，大家都同意。有無數的理由，「奔月先鋒」應該予以發射。而反對的理由則站不住脚，供應部部長不得不同意，不過，他和你或我一樣地知道，不論事實如何，在實習發射前夕破壞「奔月先鋒」，在俄國人方面，是一項重大的勝利。如果他們做得够好，他們可能輕易地使整個計劃予以擱置。在這件事情方面，有五十個德國人在工作。其中任何一個，都可能仍舊有親屬被扣留在俄國，那些親屬的生命，將使用爲一種槓桿。』

局長停住了說話。他抬起頭來望着天花板。然後，他的眼睛向下看，深思地落在龐德身上。

『部長在內閣會議之後約我去見他。他說：他所要做的最起碼的事，是立即找人去補但朗的缺。這個新

人必須精通德語，一個破壞專家，和具有豐富的與俄國朋友打交道的經驗。軍事情報處第五組已經提出了三個候選人。不過，此刻他們全都在辦案子，在幾小時之內，都不能分身。

『然後，部長問我的意見，我告訴了他。他向首相報告，很多繁瑣的手續都很快的解決了。』

龐德憤怒地瞪着局長那灰色的、堅定的眼睛。

『所以，』局長斷然地說，『休戈•狄辣客爵士已經獲得了派你爲安全官，到他那兒去接替但朗遺缺的通知。他希望你今天晚上及時到他的辦公處去吃晚飯。』

第十章 走馬上任

在五月底這個星期二的下午六點鐘，龐德駕駛着他的班萊牌大型轎敞兩用車，沿着通向邁斯頓鎮筆直的丹佛公路，飛快地前進。

雖然他集中注意力駕着車子，他心中仍舊在回憶着他在離開了局長辦公室之後（亦即在此以前）四小時三十分的時間所做的事情。

他把這件案子扼要地對他的女秘書敍述了一遍，獨自到福利社匆匆地吃了午餐，再去告訴交通單位把他的汽車趕快修理好，加好油，至遲在下午四點鐘以前開到他的寓所。然後，他叫了一輛出租汽車，駛往刑警總隊，因爲他約定了三點鐘到那兒去會助理總隊長華萊士。

華萊士是個非常機智的人，在他們晤面的最初幾分鐘，他只談到情報局局長。同時他以內幕的智識和眞誠來交談。甚至在還沒有述及案件的本身之際，他就已經贏得了龐德的友誼和合作。當龐德駕着『班萊』穿

過邁斯頓鎮擁擠的街道時，他回想着華萊士二十年來所表現的各種工作方面的天才。

他們懇切地交談了十五分鐘，彼此都知道嘉娜•布蘭黛將會獲得龐德全力的幫助，和她所需要的保護。龐德也獲得刑警總隊方面的全力支持。

接着，龐德去拜訪供應部。此行的結果，並沒有增加一點關於案情的智識。因爲他曾經研究過但朗的記錄和他的報告，明瞭火箭場地這位前任安全官的情況。

然後，在供應部的行動室向杜然教授請教了半小時，因爲杜然教授是世界上有數的導向飛彈專家之一，他走到一堵寬大的掛圖墻邊上，拉下了一幅十呎大的圖解，它像大戰時德國人所發射的飛彈，有巨大的尾鰭。

杜然教授說：『呃，在火箭方面，你一點情況也不知道。所以，我要來把有關的情形向你說明一下。狄辣客所製造的這種「奔月先鋒」，是一枚單節火箭，它使用本身的一切燃料，把它自己射入空中，然後，它飛向目標，飛彈的軌道比較像從大砲裏射出來的一顆砲彈。它可以飛行二百英里，離地面最高點爲七十英里。德國飛彈的燃料爲酒精與液體氧混合而成，不會燒燬飛彈的鋼質引擎。可是，現在比這强力得多的燃料，這種鋼質引擎吃不消。』

這位教授停住了一下，用一個指頭抵在龐德的胸前。

『閣下，你對於這枚火箭所必須記住的，是謝謝狄辣客的鈮。鈮的熔解點爲攝氏三千五百度左右，而德國飛彈引擎只能耐攝氏一千三百度的熱。所以，我們可以使用一種强力的燃料——氟和氫，而不會燒毀引擎。

『所以，我們希望獲致一種大約每小時一千五百英里的速度和離地面大約一千英里的垂直距離。這會產生一種大約四千英里的射程，把歐洲各國的首部，都置於我們的飛彈可以到達的範圍之內。不過，對於科學家而言，這是離開地球的第一步。』

『這枚火箭是怎樣操作的？』龐德問。

教授對圖解作了一個手勢。『讓我們從鼻部開始，』他說，『首先是彈頭。這次演習發射，它只包含太空儀器和雷達之類的東西。然後，是使它直飛的旋轉羅盤及其他羅盤。然後，是各種小儀器。然後，是巨大的燃料槽，可容燃料三萬磅。在尾部，有兩個驅策渦輪的小油槽，這兒的燃料變爲蒸汽，以推動在燃料下面的渦輪，渦輪則推動一套有離心的抽水機，這套抽水機使主要的燃料進入火箭的摩托。

『燃料在摩托中着火，以一種繼續的爆炸，噴向末端，這種爆炸的力量，迫使火箭像任何其他衝天炮一樣的進入空中，當然，耐熱的鈮是在尾部的。

『最後，這是尾鰭，在開始飛行時使它穩定。』

『你怎麽可以確定它會落在你所預定的地點呢？』龐德問，『在這個星期五，如何防止它落在海牙？』

『旋轉羅盤會做這件工作。不過，事實上，這個星期五我們不會冒這種危險。在海洋中，我們使用一種雷達返回裝置，安在一個浮筏上。這枚火箭的鼻部有一具雷達送波機，它會收聽到我們安在海洋中裝置的回聲，而自動地飛到這兒來。當然，』這個教授微笑着，『如果我們在戰時不得不使用這種東西，從莫斯科或華沙或海牙或蒙地卡羅或任何我們可能發射它的地方的中間，獲有一種返回裝置以發送能量，那將是一種很

大的幫助。』

『還要請教一個問題。』龐德說，『如果你想破壞這枚火箭，最容易的方式是什麼?』

『方法很多，』杜然教授說，『放細沙到燃料中。放砂礫到抽水機裏，在外殼或尾鰭上任何地方鑿一個洞。由於那巨大的力量和極高的速度，最微小的錯誤都會使它完蛋。』

『非常感謝。』龐德說，『似乎你對於「奔月先鋒」沒有我這麽躭心。』

『這是一種奇異的機器，』教授說，『如果沒有人去干擾它，它會作正常飛行的。狄辣客已經做了一種穩當的工作，奇異的創辦人。那是他所集合的一個良好的工作隊，他們將會爲他做任何事情，我們很該感謝他。』

龐德回想到這裏，他已經把車子駛離了查玲十字路口，選擇了經由契罕和肯德堡的空曠道路，到達亞斯福與福克斯頓的短狹孔道。車子開得很快，時速已高達八十英里，他保持着這種速度，駛上摩拉西路。

這時，他又沉思着，關於狄辣客如何?今天晚上，狄辣客將會給他一種怎樣的接待?據局長表示：當他的姓名在電話中提出的時候，狄辣客曾經停頓了一會兒，然後說：『啊，是的，我認識這個傢伙。並不知道他和那種工作有關係。我高興再見他。送他來，我希望他來吃晚飯。』然後，他掛斷了電話。

供應部的人，對狄辣客有他們的看法，在他們和他的接觸之中，他們發現他是個虔誠的人，全心全力的爲『奔月先鋒』而工作。他們不喜歡他那種嚇唬人的態度，但是他們因他的知識、他的幹勁、和他的虔誠而尊敬他。和英國其餘的地方一樣，他們認爲他可能是英國的救星。

現在，龐德駛過了契罕城堡，在筆直的道路上行駛。他心中暗想：他也可以看見那種情景的。如果他要

去和這個人工作，他必須調整他自己，以適這個英雄的意見。如果狄辣客願意，他將要把花花公子俱樂部事件和盤托出，集中力量來保護狄辣客和他那來自他們國家的敵人們的奇異的設計。離飛彈發射日期，只有三天了。安全的警戒措施是精密的，狄辣客可能憤怒地建議加强。必須多多使用機智，這是不容易的。

龐德抄捷徑，經由舊丹佛路，繞過了肯德堡。他看了一下錶，這時是六點半，再過十五分鐘到丹佛。然後，還要沿着廸亞路走十分鐘。

還要作其他的計劃嗎?謝天謝地，雙重命案不是他要辦的工作。他將要在『萬全世界』停一停，喝點飲料，和酒店老闆談幾句話。第二天，他將要設法尋出但朗想去見部長的那種『可疑的情況』，那方面還沒有什麽線索。但朗的房間裏並沒有發現什麽東西。那個房間，現在他要去接收了。無論如何，這使他有充分的時間去查問但朗的文件。

當他沿着海岸的公路進入丹佛的時候，他集中注意力駕駛車子，他保持在左邊，不久就爬離了這個市鎮，再度經過那奇異的城堡了。

這時山頂上有雲，已經在下小雨。有清涼的微風從海上吹來，能見度很差，當他沿着海岸緩慢前進的時候，他開了電燈。在他的右邊，斯文格特雷達站發紅光的桅桿，高聳得好像線香烟火。

那個女子?他必須小心地接近她，不要使她煩亂。他不知道她對他是否有什麽用處。在火箭場地過了一年之後，她必定有很多『私人秘書對老闆』的機會，以明瞭全部設計——和狄辣客——的內幕，而且，她是受過特殊訓練的。不過，他不得不準備着：她會猜疑這個新官甚至對他憤怒。

他忖度着她的模樣兒。在刑警總隊的紀錄表上，她的照片顯示她是個美麗但却莊重的女子，她那種並不

悅目的女警制服，把任何誘惑的暗示都消除掉了。

頭髮：赤褐色。眼睛：藍色。身高五呎七吋。體重：一百三十六磅。臀圍：三十八吋。腰圍：二十六吋。胸圍：三十八吋。明顯的特徵：右乳上部彎曲處一顆黑痣。

當他轉向右手的時候，他丟開了這些統計數字。這兒有個路標，上書：金斯頓。還有一家酒店的燈光。他驅車過去，熄了火。他頭上方有塊招牌：『萬全世界』。這幾個褪色的金字，在從半英里以外懸崖上吹來的海風中呻吟。他下了車，伸伸懶腰，走到公共酒吧的門口，門鎖起來了。因打掃清潔而關閉了？他在第二扇門上試一試。這個門開了，有路通向小小的私人酒吧。酒保正在看晚報。

當龐德走進去的時候，他抬起頭來看，放下了報紙。『先生，你好。』他說。

『你好。』龐德說，『請來大瓶威士忌和汽水。』

飲料來後，龐德先倒汽水喝。他說：『昨天晚上你們這兒出了命案。』他隨即把杯子放下來。

『先生，眞可怕。』這個酒保說，『會影響生意。先生，你是報舘裏來的嗎？今天一天，從早到晚，除了記者和警察進進出出之外，就沒有什麽事了。』

『不，』龐德說，『我是奉派來接替那個被人殺死的人的工作的，但朗少校，他是你們的經常顧客之一嗎？』

『他先生，從來沒有到這兒來過，只有那麽一次，那也就是他最後的一次。狄辣客爵士是個大好人，今天下午他派人送了四十鎊來，以彌補損失。』

『你看見這件事情發生的經過嗎？』龐德問。

『先生，沒有看見第一槍，我正在倒酒。然後，當然，我抬起頭看，嚇得我把手上盛酒的東西掉在地下。』

『然後發生了什麽事？』

『喔，當然，每一個人都站起來向後退。這兒除了德國人之外，沒有其他的人，大概十二個。地下躺着屍體，那個拿槍的傢伙俯視着他。然後，突然，他立正站着，把左手舉起來，像戰時那些雜種所習慣於從事的一樣，他大叫：「希特勒萬歲！」然後，他把槍口放到口裏自殺，嗚呼哀哉了。』

『他在殺人之後，就只叫了一聲「希特勒萬歲」，沒有說其他的話嗎？』龐德問。

『是的，沒有，他們似乎不能忘記這討厭的話。是不是？』

龐德深思地說：『他們自然不能忘記。』

第十一章　冷酷女警

五分鐘後，龐德在把供應部的職員證給站在高鐵絲網內大門口的便衣警衛看。

皇家空軍一名中士把職員證還給他，對他敬了一個禮，『長官，狄辣客爵士在盼望你，他就在森林那邊的大房子裏。』他指着一百碼以外的一些燈光。

龐德聽見他在打電話通知第二個警衛所在。他慢慢地沿着這條新柏油路前進，在森林邊緣，有第二道鐵絲網，被第二警衛攔住了去路，這兒的大門通向森林的內部。當警衛揮手請他進去時，他聽見了遠處警犬的吠聲，這是表示有某種形式的夜間巡邏。這一切警戒的措施，似乎是充分的，龐德決定：外部的安全問題，

他不必躭心。

龐德駕着車子穿過森林，再向左邊前進一百碼，到達一幢大房子前面停下來，當他的車子到達的時候，門開了，一個穿白上裝的男僕走出來。把車門打開。

『先生，你好。請往這邊走。』

龐德跟着他走進這幢房子，橫過一個舒適的廳堂，到達一個門口。這個男僕在門上敲了兩下。

『進來。』

龐德聽到這種熟悉的刺耳的聲音，不禁微笑了。

這是個長客廳，燈光明亮，狄辣客站在那端空壁爐的前面，他這魁梧的身體，穿着一件深紫色的天鵝絨吸煙服。那兒另外還有三個人，站在他附近，兩個男的，一個女的。

『啊，好傢伙。』狄辣客粗暴地說，大踏步走過來迎接他，熱烈地和他握手。『我們又再見了。而且，這麼快。我不知道你是我們供應部裏一個出色的偵探，否則，昨天晚上和你在一起打橋牌我應該比較小心一點。那筆錢花完了嗎？』他說，把龐德導向火爐邊上。

『還沒有，』龐德微笑着，『連鈔票的顏色都沒有看見。』

『當然，星期六纔付款。可能及時獲得支票來慶祝我們的火箭展覽吧？現在，我來替你介紹一下，』他領着龐德面向這個女子。『這位是我的秘書布蘭黛小姐。』

龐德望着一雙藍色的眼睛，對她微笑着說：『妳好。』

她的眼睛靜靜望着他，並沒有回報的笑意。握手時她手上也沒有回報的壓力。她冷淡地，幾乎有敵意地

說：『你好。』

這使龐德感覺到：她是恰當的。另外一個洛莉•彭蓀碧，非常有效率、忠實、貞潔。他想：謝天謝地，一個專家。

『這位是我的心腹，華爾德博士。』這個年長的瘦子，黑頭髮，眼睛流露着憤怒的樣子，似乎並沒有注意到龐德伸出來的手。他突然立正，迅速地點了一下頭。他那上有黑色皇帝髭下有鬍子的薄嘴唇，重述了一遍他的姓名，以矯正狄辣客的發音。

『還有這位——我將稱爲——我的總管，你可能稱之爲我的副官，維利•郝瑞伯。』一隻有點潮濕的手，接觸了一下，『非常高興遇見你。』一種討好的聲音在說。龐德望着一張蒼白、不健康的圓臉，這張臉上現出了一個假裝的微笑。這個微笑幾乎在龐德注意到的時候就消失了。他也蓄了稀疏、雜亂的鬍子。龐德瞧着他的眼睛，它們好像兩個閃動的黑扣子，隨即避開了龐德的凝視。

這兩個人都穿了潔白的工裝，背部、袖口和脚管都有塑膠拉鍊，他們的頭髮是剃得很光的，以致頭皮都發亮，除了他們的鬍子之外，看起來好像其他星球上來的人。他們兩個人都是諷刺畫像——一個瘋子科學家，一個青年彼得•洛利。

在這幾個冷冰冰的同伴之中，活躍、粗暴的狄辣客，是一種愉快的對照。對於他這種愉快粗率的歡迎，和他明顯的與他新來的安全官修好的意願，龐德是感激的。

狄辣客是個好主人，他擦擦手，說：『維利，你替我們做一些你善於調和的純馬提尼雞尾酒如何？當然，博士不包括在我這所指「我們」之內。他不喝酒，也不抽烟。』他對龐德說明，轉身回到火爐邊上，『幾

乎不呼吸。』他狂笑了一聲。『除了火箭之外，不會想到其他的東西，我的朋友，你說是不是？』

博士在他面前現出嚇呆了的樣子。他說：『你喜歡說笑話。』

『喂，喂，』狄辣客好像對一個兒童般地說，『稍後，我們將會回到那些尾鰭的邊緣去，除你之外。』他轉身向着龐德，『關於它們，每一個人都是十分快樂的。這位好博士總是在使我害怕的。』他說明，『他總是做關於某些事情的惡夢。現在，這是尾鰭的邊緣，它們已經尖銳得像刀片——幾乎沒有任何風的抵抗力。他的腦子又突然想到：它們將會鎔化、空氣的磨擦，當然，每一件事情都是可能的。不過，它們還沒有在三千度以上的溫度中試驗過。有如我告訴他的，如果它們會鎔化，那整個火箭也會鎔化。而那是不會發生的。』他現出一個獰笑，加說這一句。

郝瑞伯端了一個銀盤走過來，盤中有四杯酒和一個白色的搖盪器。這種雞尾酒很好，龐德這麼說。

『過獎，』郝瑞伯假笑着說，『狄辣客爵士說得非常正確。』

『再斟一杯給他。』狄辣客說，『然後，我們的朋友大概要洗洗臉。我們在八點正吃飯。』

在他說話的時候，外面有汽笛嗚嗚響起來了。一隊人非常整齊的跑步聲，幾乎立即就從外面的水泥地上橫過去。

『這是晚上第一次換班，』狄辣客說明，『營房就在房子後面。必定是八點鐘。我們這兒以雙班做每一件事。』他現出得意的神色，『要講究準確。固然，這兒有許多科學家。但是，我們設法要把這個地方經營得好像一種軍事機場。維利，照顧中校，我們在前面走。親愛的，來。』

龐德跟着郝瑞伯走到剛纔進來的門口，這時，他看見狄辣客在前面領着那兩個人走向在房間末端的雙合

門——正當狄辣客說完話的時候，它已經打開了。那個穿了白上衣的男僕站在門口，當龐德走進這個廳堂時，他心中想到狄辣客：自然是首先進入了飯廳，而沒有照一般的禮俗讓布蘭黛小姐先進去。專橫的性格，把他的部屬看待爲兒童。顯然是個天生的領袖，他從什麼地方養成了這種風格？軍隊裏？還是由於一個人發了大財就會這樣？龐德跟在郝瑞伯那蛞蝓似的脖子後面，這麼忖度着。

晚餐非常豐盛。狄辣客是個誠懇的主人。在他自己的桌子上，他的態度是毫無瑕疵的。他的談話，包括逗華爾德博士，大多數都是爲了招待龐德而說的。龐德逐漸對他發生了好感，而不像以前那麼討厭他了。他覺得他比以前更易於忘記花花公子俱樂部的事，現在他已經面對了另外一個狄辣客——一種大企業的創造者和令人感動的領袖。

龐德坐在他的主人與布蘭黛小姐之間，他作了幾次嘗試，去和她談話。可是，他完全失敗了，她以簡單的字句客氣地回答，幾乎不對他望一望，龐德覺得有點惱火，他發現她的身體是非常動人的，他不能引起她輕微的反應，使他感到煩惱，他覺得她這種冷淡是過度做作的，很想在她的脚踝上結實地踢一脚。這種觀念很有趣。他發現他在以一種新的看法觀察她——把她作爲一個女孩子而不是作爲一個公務上的同事。

她的眞面目比照片要動人得多。坐在他旁邊的這個女子，看不出像一個女警察，黑色的長睫毛覆蓋着深藍色的眼睛，口比較寬，顴骨高高的，眼睛稍微向上斜。舉止泰然，是個令人相信的女秘書的畫像。事實上，她似乎差不多是狄辣客工作隊的一員。龐德注意到：當她回答狄辣客的問題的時候，其他兩個人仔細地傾聽着。

她那比較嚴肅的晚禮服，是烏黑的粗紋綢做的，長袖子，一直遮到肘子下面，上身相當緊，剛好顯出她

那豐滿的乳房，在胸口上，有一個藍寶石胸針。除了在訂婚手指上戴了一個小鑽戒之外，她沒有佩戴其他的珠寶。她並沒有塗脂抹粉，只是搽了口紅，指甲上只有白色指甲油。

龐德覺得：她是個非常可愛的女子，並且，在她嚴肅的表情之下，是個非常熱情的娃娃。同時，他沉思着：她雖是個女警察和擅長柔道的人，可是，在她的右奶上也有一顆黑痣，這是一種多情的象徵。

由於懷着這種思想，龐德把注意力轉移到狄辣客和華爾德之間的談話方面，不再作進一步和這個女子交朋友的企圖。

晚餐在九點鐘結束。狄辣客突然從座位上站起來說：『我們要去把「奔月先鋒」向你介紹一番。華爾德要伴隨我們，他必須做很多事。親愛的龐德，來。』

他沒有對郝瑞伯或這個女子說一句話，就大踏步走離了房間，龐德和華爾德跟在他後面。

他們離開了這幢房子，橫過水泥地，走向懸崖邊緣一堆遙遠的東西，月亮已經上升了，在遠處，那個矮胖的圓東西，在月光中發着蒼白的光輝。

在離飛彈場地一百碼之處，狄辣客停住了。他說：『我來說明一下地理。華爾德，你先走。他們勢必在等待你對那些尾艙再看一看。親愛的朋友，不必躭心他們。那些在高能率合金方面的人，知道他們在做什麽。』

這時，他轉身向着龐德，對那乳白色的圓頂做了一個手勢。『呃，在那裏面，就是「奔月先鋒」。你所看見的，是一個寬大的圓豎坑的蓋子。它深入這白堊質的地下約四十呎。圓頂分成兩半，用壓力打開，摺到後面，和那二十呎的墻一樣高。如果它們現在打開了，你可以看見「奔月先鋒」的鼻子剛剛伸出在墻壁的水

平線上。』

然後，他指着一種方形的東西——它在廸亞那個方向，幾乎看不見——表示：『在那邊，是發射點。鋼骨水泥的碉堡，充滿了雷達追踪儀器——如多普勒速率雷達和飛行途徑雷達。由在火箭鼻部的二十條測距路線把資料供給它們。那兒也有個大電視幕，以便在那些抽水機已經發動之後，你可以觀察在圓豎坑內部的火箭的動作。另外一具電視機，則可以看見它開始升高的情形。沿着這個碉堡，有一座起重機下垂懸崖。曾經有很多機件由海上輸運到那兒，再用起重機吊上來。』

接着，他對着廸亞那個方向做了一個模糊的手勢說：『你所聽見的嗚嗚聲，是從那邊的動力房發出來的。工作人員的營房和房子都由阻風墻保護着。不過，當火箭發射的時候，在火箭場地附近一英里之內，除了供應部的專家和必須進入發射點的英國廣播公司播音人員之外，將不會有任何人了。希望它能够抵抗疾風。華爾德說：火箭場地和許多水泥地將會被高熱所熔化。在我們沒有進入內部以前，你所需要知道的，全都在這兒了。來。』

龐德對這種粗率的命令式聲音，再度點點頭。他跟着他靜靜橫過月光照着的空地，走到了支持圓頂的墻邊。一個紅色的燈泡，在墻上的一扇鋼板門上發光。它照亮着一塊光禿的牌子，上面用英文和德文寫着：『異常危險，紅燈亮時，禁止進入。請按鈴，等待着。』

狄辣客在這塊牌子下面電鈕上按了一下。馬上就聽見了一個警鈴低沉的響聲，他說明：『可能有人在用氧炔工作，或者做其他精密的工作。當有人進去時，他的注意力稍一離開他的工作，他就可能犯了一個嚴重的錯誤。在鈴響之際，每一個人都放下工具。到他們知道這是怎麽一回事之後，他們再開始工作。』狄辣客

站在門外，指着在墻頂下面的一排四呎寬的鐵柵表示：『這是通風機的排氣孔。內部的空氣調節到華氏七十度。』

一個手中拿着短棒，臂部掛着手槍的人，把門打開。龐德跟着狄辣客穿過這扇門，走進一個小小的接待室，這個小房間除了一條長凳和一排上等的毛氈拖鞋之外，就沒有別的東西了。

『必須穿拖鞋，』狄辣客一面坐下來把鞋子脫掉，一面表示，『可能滑倒，撞到他人。你最好把上裝也在這兒脫下來，華氏七十度是十分暖和的。』

龐德想到了他腋下掛的手槍，因而回答：『謝謝，事實上，我並不感到熱。』

這時，龐德感到像是一個訪問者來到了正在上映影片的電影院，跟着狄辣客穿過一扇門，走到一條狹窄的通道上，進入一種耀眼的燈光之中，使他機械地舉起一隻手來遮着眼睛，並用另外一隻手去抓着面前的欄杆。

當他把手移開的時候，他面臨着一種異常壯麗的景象，這種景象使他站在那兒有幾分鐘說不出話來。他的眼睛被這世界上最大的武器極度的美麗弄得發花了。

第十二章　奔月先鋒

這像是在一尊大砲光亮的砲身內部，發光金屬質的圓墻，從四十呎下面的地下升上來。龐德和狄辣客兩人依附在墻頭上，好像兩隻蒼蠅。這個圓坑大約三十呎寬，在圓坑的中央，聳立着一枝鍍了克洛美閃爍有光的鉛筆似的東西，它的頭部逐漸變細，成爲一根針尖似的天線，似乎在凝視着在他們二十呎上方的圓頂。

這個發光的飛彈，位於一個粗短的有格子的鋼質圓錐上。這個圓錐從地下升上來，位於三個向後掃的三

角形尾鰭的尖端之間，這三個尾鰭看來和外科醫生用的小刀子一樣尖。不過，除了兩具輕便架空橋的蜘蛛形指頭之外，並沒有其他的東西來破壞這五十呎高雪亮鉻鋼的光澤。這兩具架空橋從圓形墻壁上伸出來，把火箭的腰部緊扼在很厚的泡沫乳膠墊之間。

在他們接觸火箭的地方，鋼墻上開了兩個小門。當龐德俯視時，一個人爬出了一扇門，站在一具架空橋狹窄的月臺上，用一隻戴了手套的手，把門關起來。他小心地沿着狹窄的橋走到墻邊，轉動一個把手。尖銳的機械嗚嗚聲響起來了，這具架空橋把它那托墊子的手移離了火箭，像一隻祈禱的螳螂的前脚，高舉在空中。這種嗚嗚聲變成了一種比較低沉的音調，這具架空橋慢慢地自行疊起來。然後，它又再度伸出來，抓住了在十呎以下處的火箭部份。這個運轉的人沿着橋爬出來，打開另外一個小門，走到裏面去了。

狄辣客說：『可能從下面的油槽中查對加油，重力加油法。一點巧妙的設計，你以爲如何？』他高興地望着龐德着迷的表情。

『在我所看見過的最美麗東西裏面，這是一件。』龐德這麽表示。這是容易說的。在這個巨大的鋼坑內部，幾乎沒有一點聲音，那些在火箭尾部下面的人說話的聲音，聽起來頗爲模糊。

狄辣客向上面指着說：『彈頭。現在是一個試驗的。儀器很多，測遠器等等。其次，那些旋轉羅盤就在我們此地的對面。再次，一路下去大部份都是油槽，直到你靠近尾部那些渦輪爲止。渦輪由極熱的水蒸汽推動，水蒸汽則是由再混合的過氧化氫變成的。燃料爲氟與氫，（他對龐德銳利地望了一下，「順便告訴你：這是極其機密的。」）流下輸油管，它一進入摩托，就會着火。一種控制着的爆炸，把火箭射入空中。在火箭下的鋼底滑開了，下面有一個巨大的洩氣坑。由懸崖的底部出去，明天你將會看見的。看來像是一個大洞窟

。前天，當我們實行一次靜態試驗的時候，底下的白堊鎔化了，像水一樣的流到海裏。當我們眞正實行發射之際，希望我們不會把這有名的白堊燒燬了。高興去看看工作的情形嗎？』

鋼壁上有一道鐵梯彎曲地降落下去。狄辣客在前面走，龐德默默地跟在後面。這時，他對這個人和這種偉大的成就，不禁欽佩乃至尊敬起來了。他怎樣在牌桌上被狄辣客幼稚行爲弄得厭惡起來的？甚至最偉大的人們也有他們的弱點。對於他們負擔的重大責任的緊張，他必須有一個出口，龐德不斷地爲他設身處地想着。

當他們走下漫長的梯道時，火箭的鉻皮好像鏡子，把他們的影像反射出來。對於這個在幾小時以前以不同情乃至討厭的心情予以批評分析的人，龐德幾乎發生普通人的感情了。

他們到達了這個圓坑的鋼板底部。在這枝雪亮的光柱上，有一些紅光，這是由一具巨大的救火器反射過來的，它就位於他們的旁邊。這兒有一個穿着石棉衣服的人，把救火器的管嘴，對準着火箭的底部。在墻上的儀器板上，有一個藍紫色的燈泡。這兒是控制遮蓋洩氣坑的鋼板的。在一張普通的松木桌上，有個綠色的燈罩子，一個人坐在這兒紀錄由火箭底下的人所報告的數字。

龐德凝視着這枝纖細、美麗的光柱，覺得一種這麽精緻的東西，能够忍受各種巨大的壓力和阻力，以每小時一萬五千英里的速度在高空前進，再返回地面到達目標地區，眞是一種難以想像的事。

狄辣客似乎懂得他的心事，他轉身向着龐德說：『這像是實行謀殺。』然後，突然狂笑一聲，對着一羣人說：『華爾德，過來。』接着，華爾德走過來了。『華爾德，我在對我們的中校朋友說：當我們發射「奔月先鋒」的時候，那像是在實行謀殺。』

龐德看見這位博士現出疑惑的樣子，並不感到驚奇。

狄辣客激昂地說：『兒童的謀殺，我們後代的謀殺。』他對着火箭做了一個手勢。『醒來吧，醒來吧，你有什麽困難？』

華爾德疑惑的樣子消失了，他現出了理解的笑容，『謀殺，是的，不錯。哈！哈！呃，爵士，困難是在洩氣口的石墨板。供應部對它們的鎔點感到滿意嗎？他們並沒有感覺到……』華爾德一面繼續說話，一面領着狄辣客走到火箭尾部的下面，龐德跟隨着。

當他們出現時，十個人的面孔全都轉向他們。狄辣客揮了一下手介紹他，簡單地說：『我們的新安全官龐德中校。』

這一羣人靜靜地望着龐德。並沒有什麽招呼他的行動。十雙眼睛都是沒有什麽表情的。

『呃，關於石墨，有什麽了不起的問題？……』這一羣人圍着狄辣客和華爾德。龐德被遺棄得獨立一旁。

他對這種冷漠的接待，並不感到驚奇。一個外行人侵入他自己這一部門的秘密，他對會以這同樣的、夾雜了憤怒的冷淡來看待的。

龐德獨自在三個尾鰭所形成的三角形內不時地走來走去，參觀這兒的情況，不過，不時還以一種新角度看着那一羣人。

除了狄辣客之外，他們全部穿着尼龍質的使用拉鍊的工裝，並沒有一點金屬的跡象，也沒有一個人戴眼鏡。並且，他們和華爾德與郝瑞伯一樣，全都剃了光頭，好像要避免頭髮掉到機件中去似的。然而，他們每

一個人却都蓄了鬍子，這些鬍子有各種形狀和顏色：金色的或灰色的或黑的；長八字式的，海象式的，皇帝式的，希特勒式的。

龐德心中暗想：在火箭場地，爲什麽每一個人都要留鬍子？他並不喜歡這種東西。如果它們的式樣一改，那還可心忍受。現在，這樣參差不齊，各人各式，在光頭的襯托之下，顯得特別可怕。

沒有別的東西可以注意的。這些人都是普通高度的，他們都比較瘦。龐德想：這多少是爲了工作的需要。在高架橋上需要敏捷，出入這兒小門和小房間，個子不能太大。他們的手都現出輕鬆而潔白的樣子，他們穿着拖鞋的脚，並不移動，他們並沒有掉過頭來向他這個方向望一下。至於看透他們的心靈或者估量他們的忠貞，龐德暗中承認：在三天之內，要發現這五十個像機器人似的德國人的思想，是完全絕望的了。然後，他想起來了，他們不再是五十個人，而是四十九個人，其中一個已經自殺了。關於那個自殺的巴茲奇的秘密思想，他研究出什麽？對一個女人的色慾和一句希特勒萬歲。龐德心中忖度着：如果他認爲：除却『奔月先鋒』，這兩種思想，也是另外四十九個人的頭腦裏佔重要位置的思想，那他這種想法對不對呢？

『華爾德博士！這是一種命令。』狄辣客的吼聲打斷了龐德的思路。這時，狄辣客用手指指導一個鈮質尾鰭尖銳的邊緣。『同去工作，我們已經浪費了不少時間。』

那些人都回到崗位上去了，狄辣客走到龐德站立的地方，留下華爾德在火箭洩氣坑下面徘徊。

狄辣客現出生氣的樣子，他喃喃地說：『討厭的傻瓜，總是發現困難的。』然後，他好像要把他的助手從他心中清除掉似的，他突然表示：『到我辦公室去，給你看看飛行計劃。然後，我們再去睡覺。』

龐德跟着他走過去，龐德轉動鋼墻上的一個小把手，一扇狹窄的門嘶嘶地打開了。在裏面三呎處，另外

有個鋼門，龐德注意到：它們邊上都是有橡皮的空氣鎖。狄辣客在關外面的門以前，停在門口，沿着圓墻上許多門柄逐一的指點着說：『工場，電工技師室，發電機室，燃料控制室，盥洗室，倉庫。』他指着一個相鄰的門。『這是我女秘書的房間。』在他打開第二個門以前，他關上了外面的門，走進他的辦公室，再關上內部的門。

這是個嚴肅的房間，漆成灰白色，裏面有一張大辦公桌，幾把金屬管的套上深藍色帆布的椅子。地下舖了灰色的地氈。兩個綠色的案卷架和一具金屬的收音機。一扇半開的門，顯示了舖磚的浴室的一部份。這張辦公室面對着一堵寬大的空墻——墻似乎是不透明玻璃製造的。狄辣客走到另外兩堵墻邊上，按了兩個開關，這堵墻完全亮了，龐德面對着兩張地圖，每張大約六平方英呎，都是畫在玻璃背面的。

左邊這張地圖，顯示着英國東部的四分之一，從樸資茅斯到哈爾以及從北緯五十度到五十五度的鄰近陸地的海洋。從丹佛附近的一個紅點——這是『奔月先鋒』的所在地開始，一些顯示相距十英里的間隔的弧形，出現在地圖上。在離火箭八十英里之處——在佛利西羣島與哈爾之間——的海洋中，有一顆紅色的鑽石。

在這張地圖上的右邊，充滿了數字表和表記柱。狄辣客對着它揮揮手說：『這是風速，氣壓，爲旋轉羅盤的方向而預先準備的計算便覽，全都仔細地算出來，以用作火箭速度和距離的係數。我們每天從空軍部獲得氣象資料，和皇家空軍每次都能到達的高空的表示。直到星期五的最後幾小時，氣象報告都是會繼續送來的。我們要到發射之前，方纔確定旋轉羅盤，暫時由布蘭黛小姐在每天上午收集這些資料，並保持着一張旋轉羅盤的方向表，以備不時之需。』

狄辣客指着第二張地圖。這是從發射點到目標的火箭飛行軌道圖解。有更多的數字柱。狄辣客說明：『

地球的速度和它對火箭軌道的影響。在火箭飛行時，地球要向東旋轉。這個因素必須和另外那張地圖上的數字配合，複雜的事情，幸而你不必去瞭解，把它留給布蘭黛小姐。』

然後，狄辣客關掉了電燈，向龐德詢問：『關於你的工作，有什麼特殊問題嗎？不要認爲你在這兒有很多事做，你可以看見：這地方的安全措施是做得很周到的。供應部從開始起就堅持要這樣。』

龐德說：『每一件事情似乎都很好。』他觀察着狄辣客的臉色。那隻好的眼睛正在瞪着他。龐德停了一下，然後詢問：『在你的女秘書與伯朗少校之間你以爲有什麼瓜葛嗎？』這是一個明顯的問題，現在問得很適當。

『可能有的。』狄辣客輕易地說，『美麗動人的女子，他們曾經一同到這兒來過多次，無論如何，她似乎已經使伊崗•巴茲奇瘋狂了。』

『我聽說巴茲奇在把手槍放進口中以前，曾經行納粹舉手禮和高呼「希特勒萬歲」。』龐德說。

『他們也這樣告訴我，』狄辣客平淡地說，『這有什麼關係？』

龐德不理狄辣客這個問題，接着詢問：『這些工作人員爲什麼全都蓄了鬍子？』他覺得這個問題又激怒了對方。

狄辣客狂笑了一聲。他說：『這是我的主意。他們穿了那種白色的衣服，剃了光頭，難以辨認。所以我叫他們全都把鬍子留起來，這種東西已經變成了一種崇拜物，就好像戰時在皇家英軍中的情況一樣。在這方面發現了什麼錯誤嗎？』

龐德說：『當然沒有。最初有點吃驚。我覺得：如果每一次換班的人穿顏色不同繡了數目字的衣服，將

會比較有效。』

『啊，』狄辣客說，轉身向着門，好像要結束這次談話，『我決定用鬍子。』

第十三章 許多疑問

星期三早晨，龐德在死人睡過的床上醒過來。

他並沒有睡多久。狄辣客在回那幢房子的途中，並沒有做聲，在樓梯脚下，只對他說了一聲晚安。龐德沿着舖了地毯的走廊，走到一個燈光明亮，門已打開的房間門口，發現他的行李已經整理好擺在一個舒適的臥室裏。

這個房間裝飾得頗爲華麗，床邊上有餅乾和一瓶維希鑛水。

除一個放望遠鏡的皮包擺在梳妝枱上和一個鎖着的金屬案卷櫃之外，這兒沒有前任安全官的任何跡象。

龐德熟悉一般案卷櫃的，他把它放歪了，靠在墻上，找到了棒鎖的底部——當頂上部份鎖閉時，它向下突出。向上的壓力把抽屜逐一地放鬆了。他輕輕地把櫃子後面的邊緣降低到地下。最上面的一個抽屜裏有火箭場地和它的合成建築以及丹佛海峽第一八九五號海軍部海圖等各種地圖。龐德把每一張地圖放在床上，仔細地檢查着。在海軍部海圖中，有一些香烟灰的痕迹。

龐德取出他的工具箱——一隻方的小皮箱，放在梳妝枱旁邊。他檢查着這種箱子的暗碼鎖輪上的數字，發現它們並沒有被人弄亂，便把它們轉到密碼數字上，這隻箱子裝滿了有用的工具。龐德取出一個指紋噴粉器和一具大型放大鏡，他把這種粉噴滿了這張海圖，於是，衆多的指紋出現了。

龐德用放大鏡把這些指紋看了一遍，確定他們是屬於兩個人的。他選定兩套最明顯的指紋，從工具盒中取出一架有鎂光燈的萊卡照相機，把它們拍了照片。

然後，他用放大鏡仔細地檢查在這張圖上的兩條細小的凹痕，這是指紋粉使它們顯露的。

這似乎是從海岸上畫出去的兩條線，在海中形成了一種交叉的記號。這是一種很淺的記號。兩條線似乎都是從龐德所在的這幢大房子出發的。龐德心想：事實上，它們可能指示對海中某種目標的兩種觀察。這兩種觀察是從這幢大房子的兩邊廂房進行的。

這兩根線並不是用鉛筆畫的，而是用像寫蠟紙的尖筆那種東西畫的，因而在圖上留下了凹紋——這大概是爲了避免偵查。

在它們相遇的地方，有一個問號的痕跡，這個地方離懸崖約五十碼，位於水深十二噚線上，在從這幢房子到南古得汶燈塔的直線上。

圖上再看不出其他的東西了。龐德望了一下手錶，一點差十二分，他聽到廳堂裏有遙遠的脚步聲，和關一盞電燈的的搭聲。他靈機一動，站起來，把房間裏的電燈輕輕地關掉了。只留下床邊上有罩子遮着的看書燈。

他聽到狄辣客沉重的脚步聲走近了樓梯，接着又是一下關電燈的聲音，然後，靜寂了。龐德想像着那張毛茸茸的大面孔向着走廊觀看、傾聽，然後，有一種嘰嘰嘎嘎的聲音，和一扇門輕輕打開以及輕輕關上的聲音。龐德等待着，想像着這個人準備睡覺的動作。接着，有一扇窗子推開的聲音和遙遠的打噴嚏的聲音。然後靜寂了。

龐德再等待了五分鐘，然後，他走到案卷櫃邊上，輕輕地抽出其他的抽屜。在第二個和第三個抽屜裏，沒有什麽東西。不過，底下的一個抽屜是裝滿了案卷的，上面都有索引字母。這些東西是在火箭場地全體工作人員的履歷表冊。龐德把『A』部份的取出來，回到床上去閱覽。

在每一件履歷表上，格式是一樣的：姓名、籍貫、生日、相貌、顯著的特徵、戰時的職業或手藝、作戰記錄、政治記錄的現在的觀點、犯罪記錄、健康、法律上最近的親族。有些人有太太和孩子，他們詳細情節都記錄着，每一張表格上都有照片——正面的和側面的——和兩隻手的指紋。

在過了兩小時和抽了十枝香烟之後，他已經把履歷表全部閱覽了一遍，發現了兩個有趣的共同特點：

第一，這五十個人，每一個人似乎都曾經過一種無過失的生活，在政治上或刑事上沒有一點不名譽的地方，這是靠不住的。他決定：一有機會就把每一張履歷表都送回到D工作站去完全檢對一次。

第二，履歷表上的這些照片，沒有一張是有鬍子的。儘管狄辣客那麽說明，這件事實在龐德心中引起了第二個小小的疑問號。

龐德站起來，把每一件東西都鎖到櫃子裏，將海軍部海圖和一件案卷放到他的方皮箱裏。他轉動暗碼鎖的輪子，將這個小皮箱塞在床下面較遠的地方，使它直接位於枕頭下面靠墻角的地方。然後，他到隔壁的浴室裏靜靜地洗臉刷牙，把窗子打開。

月亮仍舊在發光，龐德思索着：可能祗在兩天以前，但朗被一些不尋常的聲音驚醒了，便爬到屋頂上，在海上看見了他曾經看見的東西。他必定把望遠鏡帶在身上，龐德想到了這種東西，轉身去把它拿來。這是一副非常好的德國望遠鏡，並且是夜間使用的。然後，小心的但朗必定輕輕地（不過還不够輕？）走到屋頂的

另一端，再度舉起望遠鏡，估計着從崖邊到海中目標的距離，和從目標到古得汶燈塔的距離。然後，他輕輕地由原路回到房間。

龐德覺得：但朗小心地把門鎖起來——也許這是他到這幢房子以後的第一次——走到案卷櫃邊上，把他幾乎不會看過的海圖取出來，在它上面輕輕地畫了兩根線，作爲粗略的記號。在他把那個小問號畫在它旁邊以前，也許他看了很久。

這個不知名的目標是什麼？很難說，船？燈？聲音？

不論它是什麼，並沒有誰叫他去看。而有人聽見了他的行動，有人猜想他已經看見了它。等第二天但朗離開了房間之後，這個人再走進來搜查，可能這張海圖並沒有顯示什麼東西，但是這副望遠鏡在窗子邊上。

這就已經夠了，那天晚上，但朗遇害了。

龐德急忙停住了這種思想。他想得太快了，在一種最薄弱的證據上建立一件案子。巴茲奇殺死了但朗，而巴茲奇並不是那個聽見聲音的人，並不是那個在海圖上留下了指紋的人，並不是那個龐德把他的案卷放到皮包裏去的人。

這個人是油滑的副官郝瑞伯。他的指紋留在海圖上。龐德曾經以一刻鐘的時間，比較海圖上和郝瑞伯履歷表上的兩種指紋。不過，誰說郝瑞伯曾經聽到聲音或者做任何和這有關的事呢？——如果他曾經聽見和實行的話。呃，首先，他看來像個自然的好管閒事的人。他有一雙賊眼睛，他那些指紋的確是在但朗研究了海圖以後按上去的，因爲有些地方郝瑞伯的指紋罩在但朗的指紋上面。

可是，由於狄辣客經常注意着他，郝瑞伯怎麼會牽連進去呢？他是個心腹的助手。不過，關於席西洛如何？他是戰時英國駐土耳其大使所信賴的隨員。可是，在燕尾服口袋裏的手放到椅子後面。大使的鑰匙、保險箱、機密，都失漏了。這種景象看來非常相像。

龐德戰慄着，他突然感覺到：他已經在打開的窗子前面站了很久，這是要睡一會兒的時間了。

在他上床睡覺以前，他把脫衣時掛在椅子上的手槍拿過來，放在枕頭底下。作爲抵抗誰的防衛之用？龐德不知道。不過，他的直覺告訴他的確有危險。事實上，他知道他的感覺是基於許多小問號——這些問題在二十四小時以前已經具體化了——狄辣客之謎；巴茲奇的『希特勒萬歲』；那些古怪的鬍子；這五十個非常清白的德國人；這張海圖；這副夜間望遠鏡；郝瑞伯。

首先，他必須把這些疑問告訴刑警助理總隊長華萊士。其次，探究郝瑞伯問題的可能性。其次，注意『奔月先鋒』的防衛——例如：向海的那一面。再其次，和布蘭黛這個女子相聚，並同意一項此後兩天的計劃，時間非常寶貴。

當他努力入睡的時候，他把一具鬧鐘的指針放在七點上。他希望儘早離開房子，去打電話給華萊士。如果他行動引起了懷疑，他將不會感到驚慌的。他的目的之一，是把那曾經關於但朗的勢力，吸引到他的軌道上。這是由於一件他感到十分確定的事：但朗少校並不是因愛布蘭黛而死。

這具非常敏感的鬧鐘按時響了，在早晨七點鐘。由於晚上抽多了香烟，嘴唇是乾的，他努力爬起來，作了一次淋浴、洗臉、刮鬍子，穿好衣服，就左手提着小方皮箱，緩慢而並不秘密地沿着走廊走到樓梯口。

他發現停車間在房子後面，他的車子一發動就響了，他慢慢地駕着橫過在這幢房子許多窗口下的水泥地，到達森林邊上。他回頭看看，確定了他的估計：一個人站在屋頂上，能夠高過擋風墻頂，看見懸崖邊緣和

其外的海洋。

在『奔月先鋒』圓頂建築的周圍，並沒有生命的跡象，那條水泥公路已經在朝陽中發出微光，向丹佛那邊伸展過去。

海上有晨霧，這顯示這是個晴天。南古得汶燈塔，剛剛可以看見。在霧中，每隔三十秒鐘有號角響一次，燈塔上有七個人。他心中想去發現：這七個人是否會經看見或聽見但朗少校所畫在海圖上的東西。

然後，他迅速地駕着車子，通過了那兩個警崗。

在丹佛，龐德把車子停在『皇家咖啡館』門口。這是一家普通的小飯店，由意大利人與瑞士人混血的母子兩人經營着。他們歡迎着他，好像他是個老朋友。

在半小時之內，他吃了一頓可口的早餐，然後，驅車到當地的警察局，經過刑警總隊的總機，打電話給華萊士。這時，華萊士正在家中吃早飯，他傾聽着龐德的報告，沒有予以評論。不過，他對於龐德沒有機會和嘉娜•布蘭黛談話，感到驚奇。他說：『她是個聰明的女孩子，如果郝瑞伯先生做某些事情，她會知道那是一種什麽主意。同時，如果但朗少校在星期天晚上聽到了一種嘈雜的聲音，她也可能聽見了。不過，我得承認：她在這方面不會說什麽。』

龐德對於布蘭黛對他的接待情形，並沒有講給華萊士聽。他對華萊士表示：『今天早晨，我會去和她談話的。我要把這張海圖和我拍攝的底片送給你看一看，這些東西我會交給這兒的刑警組長。也許由一個巡邏警把它帶來。順便請問一聲：但朗少校在星期一打了電話給他的主管，那個電話是在什麽地方打的？』

『我會去追查的，』『查明後再告訴你。』華萊士說，『我要請海務局去詢問南古得汶燈塔和海岸巡邏隊

；它們是否能給予幫助。還有別的事嗎？』

龐德說：『沒有了。』這些通話經過的總機太多了，如果對方是局長，他將會作更多的暗示的。和華萊士談到鬍子和他在晚上所體會到的危險感覺，似乎是可笑的。這些警察人員只需要事實，他們優於解決犯罪，而拙於預料犯罪，『報告完畢。』他掛上了電話。

在吃了豐盛的早餐之後，他覺得比較愉快了。他閱覽着『快報』和『泰晤士報』，他發現了一則關於但朗的驗屍報導，快報曾大事渲染，刊載了一張布蘭黛的照片，他高興地發現它在改竄後不大像她。他決定他必須設法和她工作。他將要向她吐露秘密，不管她是否接受。她也許有她的疑問和直覺——這些疑問和直覺太模糊，因而留在心中，沒有說出來。

龐德迅速地驅車回來，這時剛好九點正。他穿過森林，到達這條水泥路上，他聽見汽笛嗚嗚地響了，十二個排成雙行的縱隊，從房子後面的森林裏出現，以一致的步伐，向着那個發射火箭的圓頂跑去，在圓頂邊上，當其中有一個人按門鈴時，他們都在注意時間。然後，門開了，他們魚貫地走進去。

龐德心想：抓一個德國人，你將會發現準確。

第十四章　問題人物

在半小時以前，嘉娜•布蘭黛已經吃完了早餐，離開臥室，走向火箭場地。她穿着潔白的襯衫和深藍色百褶裙，看來很像個私人秘書。

在八點半整，她到了辦公室，她桌子上有一捆空軍部的氣象報告，她的第一件工作，就是扼要地把它們

內容記載到一張氣象圖上，然後，走過相通的門，進入狄辣客辦公室，把這張圖用大頭針釘在一塊木板上，這塊木板掛在那堵玻璃墻邊的墻角上。然後，她打開使玻璃墻明亮的開關，參考玻璃墻上的數字柱，計算一下，把結果寫在她釘在木板上的那張圖上。

自從火箭場地建築完成，火箭的建築物，已經在場地上開始之後，每天她都做這件事。演習發射日期日益接近，她所用的空軍部數字也就日益正確。現在，她已經變得異常內行，以致幾乎在每一種高度的氣象中每一種變化上，她都記得旋轉羅盤的方向。

所以，對於狄辣客似乎不採用她的數字，她感到非常生氣。每天，九點正，警鈴一響，他就走下陡聳的鐵梯，進入他的辦公室，他的第一項行動，就是呼喚華爾德博士，他們在一起把她的一切數字重新算一算，將結果記載在一本薄薄的黑色筆記本上，狄辣客總是把這本小册子放在他褲子後面的口袋裏的。她知道這是一種不變的例行手續。本來，她在這兩個辦公室之間這堵薄墻上鑽了一個不顯眼的小洞，以便窺視狄辣客接見客人的情形，一星期向華萊士報告一次。不過這種登記資料的例行手續，她已經倦於窺看。雖然，這種窺視是膚淺的，但是却是有效的，她已經慢慢地完全瞭解了日常的情況。她開始感到很生氣。

她生氣有兩個原因。這是表示狄辣客不相信她的數字，並且，它破壞了在火箭的最後發射方面她扮演某種角色——不論這個角色多小——的機會。

經過數月來的埋頭苦幹，她的扮演非常成功，好像女秘書是她眞正的工作。她的性格儘可能地予以割裂，以澈底掩護她的本來面目是非常重要的。她一面偵察狄辣客的有關情況，一面變成了火箭場地熱心服務的一份子，和這兒的其他任何人一樣，非常關切『奔月先鋒』的成功。

作爲狄辣客的私人秘書，她的其他的工作是頗爲沉悶的。每一天，有一堆外面寄給狄辣客的郵件，這件郵件寄到倫敦，再由供應部送來。這天上午，她和平常一樣，發現桌上有五十封信，這些信件大致分爲三類：借錢的函件；火箭迷的信；和商業信（由狄辣客的股票經紀人和其他商業代理人寫來的信）。狄辣客對這些信件要口授一些簡單的回答。她其餘的時間，就是在打字和編檔案了。

所以，自然，她這和火箭有關的一項職責，和無聊的例行事比起來，應該顯得很重要。這天早晨，當她一再核對她的飛行圖表的時候，她就更確定：在發射日，她的數字應該獲得接受。然而，和她平常提醒她自己的一樣，或者沒有問題，或者狄辣客和華爾德記載在那本黑色小筆記本的日常計算，只是覆核她自己的數字。狄辣客並不會對她所計算的氣象圖表或旋轉羅盤的方向有所懷疑。有一天，她曾經率直地詢問：她的數字是否正確，他誠懇地回答：『親愛的，很好，最有價值，沒有它們就不能進行演習。』

嘉娜走回到她自己的辦公室，開始剪開信件。祇有星期三和星期四這兩天再塡兩次飛行圖表了。然後，在她的數字上，或者在一套不同的數字——在狄辣客口袋裏的一套上，旋轉羅盤最後將予以調整，開關就被拉到發射點了。

她心不在焉地瞧着她的指甲，然後，把兩隻手擧起來，以手背朝着她。在警察學校的訓練過程中，她是如何地時常被派到其他學生羣裏，奉到命令：沒有弄到一個皮夾子，一個化粧盒，一枝鋼筆，甚至一隻手錶，就不要回去。在過程中，教官如何在周圍走動，抓住她的手腕說：『噯，小姐，這簡直不行，好像一隻大象在看守人的口袋裏找一塊糖，再來試一試。』

她彎曲着手指，然後，打定了主意，繼續處理那堆信。

在九點還差幾分警鈴響時，她聽見狄辣客到了辦公室。過了一會，她聽見他再度打開雙重門，呼喚華爾德。然後尋常那種嘰嘰咕咕的聲音又傳過來了。

她把信件分為三堆，向前舒鬆地坐着，她的肘子放在辦公桌上，左手托着香腮。

龐德中校，詹姆斯．龐德，一個自負的青年，和在情報機構的很多人一樣。為什麼他被派來代替一個和她工作的人，而不派刑警總隊特別支隊的一個朋友或軍事情報處第五組的某個人呢？華萊士助理總隊長方面來的消息說：刑警總隊一時沒有適當的人，這個人是情報局的幹員，獲得特別支隊和軍事情報處第五組的完全信任。甚至首相都曾經批准他來工作。可是，在這剩下的短短幾天之中，他有什麼用？他可能槍法很好，會說外國語，玩許多在海外有用的把戲。可是，在這兒，沒有任何美麗的間諜來調情，他還能做什麼？他的儀表自然是英俊的，可是，無論如何，她已經冷淡了他，對他顯示她對情報局浮華青年，不感興趣。在特別支隊，有的是和他一樣英俊的青年，他們是眞正的偵探，而不只是開快車，抽好烟，玩手槍的人。他曾經故意碰了龐德一下，確實感覺到他的肩膀下掛了槍。呃，她想：她勢必要和他在一起作某種表演，雖然，在那一方面，只有天知道。如果她從開始就來到這兒而沒有偵察出任何事情，那龐德這個人在兩天之內還能希望發現什麼？當然，有一兩件事情她不瞭解，例如：關於郝瑞伯，她應該告訴他嗎？有一件事是明白的：他並沒有做任何愚笨的事來除去她的面具。她必須冷靜、堅定和特別小心。不過這並不是說她不是友善的。

鈴聲停了，她拿起信件和速記本。她的第二個主意打定了，把相通的門打開，走進休戈．狄辣客爵士的辦公室。

半小時之後，當她回到她辦公室的時候，她發現龐德坐在她的位子上，把一本懷達克『年鑑』攤開在面

前。當龐德站起來，希望她打愉快的招呼時，她噘起了嘴巴。她點了一下頭，沿着桌子走過去，坐下來，小心地把年鑑移開，而將信件和筆記本放好。

龐德微笑着說：『妳應該預備一把椅子給客人坐的，同時，應該閱覽一些比參考書較好的讀物。』

她沒有理他的話，『狄辣客爵士要找你，』她說，『我剛才去看你是否已經起床。』

『說謊。』龐德說，『在七點半鐘，妳聽見我離開的。我看見妳在窗帘中窺視。』

『我沒有做那種事情，』她憤怒地說，『我為什麼會對一輛經過的汽車感興趣？』

『我告訴妳：妳聽見了車子響。』龐德說，他堅持着他的意見。『還有，』他說，『當妳在把指示紀錄記下來的時候，妳不會用鉛筆的鈍端來抓頭，極好的私人秘書，沒有一個會這麼做的。』

龐德對着那扇相通的門側柱上的一點，意義深長的瞥視了一下。他聳聳肩。

布蘭黛的防衛終止了，她想：這個人眞討厭。她對他勉強笑了一下，說：『啊，爽直地說吧，我不能把整個上午都用來猜謎。他要找我們兩個人，並不喜歡等待。』她站起來，把相通的門打開，龐德跟着她走過去，把門關上。

狄辣客正站在那兒觀看照明的墻裏面的地圖。他們進來時，他囘轉身，『啊，你來了。』他對龐德作了機警的一瞥，『以為你已經離開了我們，衛兵報告你在淸晨七點半鐘就出去了。』

『我要去打個電話，』龐德說，『我希望我沒有打攪任何人。』

『我的書房裏有一具電話，』狄辣客草率地說，『但朗少校發現它頗為通暢。』

『啊，可憐的但朗。』龐德曖昧地說。在狄辣客的聲音裏，有一種威嚇的腔調，他特別討厭。同時，這

使他直覺地希望洩他的氣，在這個場合，他是成功的。

狄辣客狠狠地對他瞪了一眼。同時，他又狂笑一聲，聳聳肩，來予以掩蔽。他說：『隨你的便。你有你的工作要做，只要你不攪亂這兒的日常工作就行了。你必須記得，』他比較合理地繼續表示，『在目前，我的工作人員，全都像小貓一樣的神經過敏的。我不能讓神秘的行動來使他們不安。希望你今天不要打算去向他們詢問很多問題。我很願意他們沒有更多的事情來煩惱。從星期一起，他們都還沒有復元。白蘭黛小姐可以把他們的一切情況告訴你的，我相信關於他們的檔案全都在但朗的房間裏，現在你已經把它們看過了吧？』

『沒有鑰匙開案卷櫃。』龐德老實地說。

『抱歉，這是我的錯誤。』狄辣客走到辦公桌旁邊，打開一個抽屜，取出一小串鑰匙，遞給龐德，『昨天晚上就應該把這些鑰匙給你的。辦這件案子的刑警人員，叫我把它們交給你。抱歉。』

龐德說：『非常感謝。』他停住了一下。『順便請問一聲：你找郝瑞伯來，有多久了？』他問這個問題，基於一時心血來潮。接着，房間裏靜寂了一會兒。

『郝瑞伯？』狄辣客深思地重述了一遍，他走到他的辦公桌旁邊，坐下來，把手伸到褲子口袋裏，掏出一包有橡皮頭的香烟，撕開包裝紙，取出一枝，塞到那在紅鬍子邊緣下面的口中，把它點燃。

龐德現出驚奇的樣子。『我不知道在這兒可以抽烟的。』他說，隨即取出他自己的香烟盒。

狄辣客的香烟，在說話時並沒有取下來，只是在嘴唇上轉來轉去。他說：『在這兒抽烟沒有什麽危險，這些房間都是不透氣的，門邊上有橡皮，個別的通風設備，必須使工場和發電室與圓豎坑分開，』他微笑着，『我必須能够抽烟。』

狄辣客把香烟拿下來，對它瞧瞧。他似乎打定了主意。『你問到郝瑞伯，』他說，『呃，』他意味深長地抬頭望着龐德，『我可告訴你：我並不完全相信這個傢伙。』他把一隻手舉起來。『當然，沒有什麽明確的事情，否則，我已經把他送走了。不過，我曾經發現他在房子周圍悄悄地走來走去，有一次，我撞見他在我書房裏翻閱我的私人信件。他作了一種良好的說明，我警告他一次，讓他走了。不過，我實在對這個人感到懷疑。當然，他並不能造成任何損害，他是總務方面的一份子，總務方面的人都是不准到這兒來的。不過，』他坦直地望着龐德的眼睛，『我要說你應該把注意力集中在他身上，這麽快就看穿了他，你眞聰明。』他尊敬地說，『你對他的看法如何？』

『啊，沒有什麽更多的事，』龐德說，『他天生一種可疑的樣子。不過，你所說的話，是令人發生興趣的，我自然會對他予以注意。』

他轉身對着嘉娜•布蘭黛，自從他們進入這個房間以後，她一直沒有做聲。

『布蘭黛小姐，你以爲郝瑞伯如何？』他客氣地問。

這個女子對着狄辣客說：『爵士，關於這些事情，我不大清楚。不過，我一點也不相信這個人，我並沒有打算告訴你。可是，他曾窺探我的房間，拆開信件和做這類的事情，我知道他做過的。』

狄辣客現出非常吃驚的樣子。

『他眞的做過這種事嗎？』他說。他把香烟拿下來，猛力地在烟盔缸上按捺，將燃着的烟絲逐一弄熄。

『郝瑞伯有這麽多疑問？』他說，並沒有抬起頭來。

第十五章　孰是孰非

房間裏靜寂了一會兒。這時，龐德忖度着：許多疑問這麽突然而一致地落在一個人身上，這是多麽奇怪。這會自動地除去其他一切的人嗎？郝瑞伯不是個組織內部的人嗎？或者他是獨自工作的？如果是的，有什麽目的？他那種鬼鬼祟祟的行爲，和但朗與巴茲奇之死有什麽關係？

狄辣客的說話聲打破了沉寂。『那就似乎已經確定了，』他說，以堅決的樣子望着龐德，龐德無可無不可地點點頭，『把他交給你吧。無論如何，我們必須看見他離開火箭場地，事實上，明天我要把他帶到倫敦去，要去和供應部去確定一些最後的細節，而華爾德不能分身，郝瑞伯是唯一的我可以帶去做副官工作的人。那將會使他避免麻煩的，我們大家都要特別注意他，直到交給了你爲止，當然，除非你希望立即把他禁閉起來。我可不願意這樣。』他老實地說，『不希望再煩擾工作人員。』

『那倒沒有必要，』龐德說，『在其他的人員之中，他有什麽特殊的朋友嗎？』

『除了華爾德和總務方面的人之外，沒有看見他和其中的任何人談話。我不相信這個人有太多的害處，否則，我不會留用他。就他個人而論，他整天都是獨自一個人在那幢大房子裏。我希望他只是個好管閒事的人。你以爲如何？或者我們就把這件事這樣決定吧？』

龐德點點頭，保留着他的意見。

狄辣客現出樂於離開一件厭惡的話題而回到正經事情的樣子。他說：『呃，那麽，我們還有別的事情要談。還有兩天就要發射火箭了，我最好把節目告訴你們。』他站起來，以沉重的脚步在桌子後面走來走去。

他說：『今天是星期三，下午一點鐘，火箭場地將會關閉，以便加油。這件事將由華爾德博士和我自己以及供應部的兩個人來監督。爲了避免任何意外，一架電視機會拍攝我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然後，如果發生了爆炸，我們的繼任者下次就有更佳的瞭解了。』

這時，他狂笑了一聲，『如果天氣好，今晚將會把圓頂打開，讓裏面的烟消失，我手下的人將會在離火箭場地一百碼之處警戒，每隔十碼一個人，在懸崖中，洩氣洞對面的沙灘上，將有三個武裝的人。明天早晨，火箭場地將會再度開放。到中午，作一次最後的查對。從那時起，除了旋轉羅盤的方向之外，「奔月先鋒」就已經準備好發射了。在火箭場地附近，衛兵是經常在警戒的。』

『在星期五早晨，我要親自監督旋轉羅盤的方向，供應部的人將會接收發射點，而皇家空軍則接收雷達。英國國家廣播公司將會在發射點後面建立他們的廣播車，在十一點四十五分開始他們的解釋報告。

『在正午，我將按發射針，一種無線電信號將會破壞一條電路，』他咧嘴微笑了，『那我們就會看見我們所將看見的情況了。』

他停住了一下，手指摸着下顎。『呃，還有什麽？呃，在目標區域，從星期四午夜起，船舶就要予以清除。在這個區域的四周，上午以前，都有海軍在巡邏。在那兒的一艘船上，將有一名英國廣播公司的廣播員。供應部的專家們，將會在一艘有深海電視機的救護船上，在火箭降落之後，他們將會設法撈取殘餘物品的。』

狄辣客以稚氣的喜悅神色繼續表示：『你可能有興趣知道；首相派來的一個使者帶給我非常受歡迎的消息：不但會有一項特別內閣會議來聽發射廣播，而且王宮也會收聽發射情況的。』

『了不起。』龐德恭維地說。

『謝謝你。』狄辣客說，『現在，我希望確定：你對於我在火箭場地所作的安全安排，感到滿意。我並不認爲我們需要擔心外界在進行什麼。皇家空軍和警察機構似乎在做一種非常周到的工作。』

『每一件事情似乎都已經顧慮到了，』龐德說，『在這時，似乎沒有留下很多工作給我來做。』

『除了我們的朋友郝瑞伯之外，沒有什麼事情我沒有想到。』狄辣客同意地說，『今天下午，他要在電視篷車中作筆記，所以，他將不會有麻煩。當他不能行動的時候，你爲什麼不到海灘和懸崖底下去看看？那是我可以想到的唯一薄弱之點。我時常想到：如果有人希望進入火箭場地，他將會嘗試洩氣坑。把布蘭黛小姐帶去。那就有兩對眼睛，看得更仔細。不到明天上午，她不能使用辦公室。』

『好，』龐德說，『自然，我願意在午飯後到向海的那邊去看一看。如果布蘭黛小姐沒有什麼更好的事情做……』他轉身向着她，把眉毛聳起來。

嘉娜•布蘭黛只瞧着她自己的鼻子。『如果爵士希望我去，那自然要去了。』她毫不熱心地說。

狄辣客搓搓手。『那麼，就這麼決定了。』他說，『現在，我必須下去工作。布蘭黛小姐，如果華爾德博士有空，妳請他來一趟。午餐時再見。』他對龐德說。

龐德點點頭，『我想我要走過去，以便參觀一下發射點。』他說，並不知道他爲什麼說謊。他轉身跟着嘉娜•布蘭黛穿過雙合門，走進圓豎坑的底部。

一條粗大的黑橡皮管像一隻大蛇似的蜿蜒地橫過雪亮的鋼板地。龐德瞧着這個女子從其中選擇道路，走到華爾德博士站立的地方。他正抬起頭來凝視這根油管的口，油管正被高舉到一具架空橋的地方，管口伸到

火箭中途的一個門口。

她對華爾德說了幾句話，然後，站在他旁邊，抬起頭來觀看油管被塞進火箭內部去。

龐德離開了她，走到鐵梯的底部，開始向上爬。在外面，五月間的陽光，晒在背上，有點發熱。他橫過水泥地，走向膳宿的那幢大房子。

他在寬大的擋風墻的掩護之下走向這幢房子，然後，迅速地橫過幾碼，到達前門。他的橡皮底鞋子沒有什麼聲音。他輕輕地打開門，讓它半開着，悄悄地走進廳堂，站着傾聽，裏面是寂靜的。

他仔細地橫過廳堂，躡手躡脚地走上樓。走廊上沒有什麼聲音，不過龐德看見他房間的門開了，他把槍從腋下取出來，迅速地從地毯上走過去。

郝瑞伯背向着他，他在房子中間向前面匍匐着。他兩手的肘子靠在地下，兩隻手正在轉動龐德皮箱上暗碼鎖的輪子，他全神貫注於傾聽鎖開時的答聲。

這個目標是引人注意的。龐德並不猶豫，他迅速地走了兩步，進入房間，一脚踢過去。他的全力都在脚尖上。身體平衡，速度適中。

郝瑞伯慘叫一聲，像一隻跳躍的青蛙顯本事一樣，越過了龐德的皮箱，橫過地毯一碼左右，跌在梳妝枱前面。他的頭結實地撞在梳枱臺的中間，以致這種沉重的桃花心木家具，竟搖動起來了。這種慘叫聲突然中斷了，他伏在地下四肢攤開來，靜靜地躺在地下。

龐德望望他，聽了一下，沒有什麼人趕來的脚步聲，於是，他走過去，把他翻轉來，使他仰面朝天。他的臉是蒼白的，頭頂上有傷口，一些血流下了前額。兩眼閉起了。呼吸是困難的。

龐德屈着一隻膝蓋，跪下來。仔細地搜查郝瑞伯漂亮的灰色西裝每一個口袋，失望地把少數幾件東西放在他身邊的地毯上。沒有筆記本，沒有文件，唯一有關係的東西是一串萬能鑰匙，一柄非常鋒利的小彈簧刀子，和一根黑色、皮質的小淫棒。龐德把這些東西放在口袋裏，走到床邊的枱子上，拿起那瓶還沒有動的維希鑛水。

化了五分鐘的時間，使郝瑞伯復蘇，並使他坐着，背靠在梳妝枱上。又過了五分鐘，他纔能說話。慢慢的，他臉上的顏色恢復了，他眼睛裏也有了詭詐的樣子。

當龐德開始訊問的時候，他說：『除了對狄辣客爵士之外，我不回答問題。你沒有權利訊問我。我是在盡我的職責。』他的聲音是乖戾而大膽的。

龐德握着空瓶的頸部，他說：『再想一想。否則，我就用這個瓶子狠狠地揍你，到它打破了，再用瓶頸來動整形外科手術。誰叫你到我房間裏來的？』

郝瑞伯用德語對他說淫猥侮辱的話。

龐德低下頭去，對着他的脛骨用瓶子狠狠地打了幾下。不過當龐德再度舉手時，他突然從地下跳出來，在正在下降的瓶子下面向前衝，這一下結實地撞在他肩膀上，不過，它並沒有阻住他的衝力。因此他衝出了門。當龐德開始追趕時，他已經跑到了走廊的中途。

龐德在門外停住了，看着他跑下樓，聽見他跑步的聲音。他突然笑了一聲，回到房間裏，把門鎖起來，他想就是把郝瑞伯打得腦袋開花，他也不會說什麼的，現在已經給了他一點教訓，還有一些傷痕。這將會使狄辣客處罰他的。當然，除非郝瑞伯是奉狄辣客之命而來。

龐德整理好了房間，坐在床上出神。使他告訴狄辣客他要到發射點去參觀而不回房間，不只是直覺，而且他心中確實想到；郝瑞伯的窺探行爲是基於狄辣客的命令，同時，狄辣客經管他自己的安全系統。然而，但朗與巴茲奇之死又怎樣符合呢？或者，難道這種雙重的命案只是一種巧合，而與在海圖上的記號和郝瑞伯的指紋沒有關係？

好像是受到思想的召喚一樣，有人來敲門。他把門打開，僕役長走進來。他後來跟了一個穿公路巡邏警察制服的警官，把一封電報交給龐德，龐德走到窗子邊上，把它取出來。這是巴斯德（華萊士的化名）拍來的，上書：

『一、電話來自那幢大房子，二、大霧時需要鳴號角，以便船舶聽見，（古得汶燈塔）沒有看見什麼。三、你的標記位置太近海岸，所以聖瑪嘉莉特或廸亞海岸巡邏隊看不見。』

龐德說：『謝謝你，沒有回答。』

關門之後，龐德把打火機點燃，燒掉了這份電報，丟在壁爐裏，用脚底把紙灰踩碎。

這封電報只說明一件事，就是但朗少校打給供應部的電話，眞的被在這幢房子裏的某個人聽見了，因而來搜查他的房間，並因而引起了他的死亡。如果這一切只是某種大得多的事情的一部份，那它如何可以和一種破壞火箭的企圖發生關連？如果持下述的看法，那這是不是要簡單得多？就是：郝瑞伯是個天生的愛打探人家事情的人，多少是在替狄辣客工作，而狄辣客的安全意識特別强，希望確定他的秘書、但朗、和龐德的忠誠？這是不是表現得像戰時某種極端機密計劃的主持人，用他自己的秘密偵探系統，來加强公務的安全？

如果這種理論正確，那只留下了雙重命案，龐德已經理解了『奔月先鋒』的神奇和緊張，那種瘋狂的射

擊似乎是比較合理的。至於海圖上的記號，那可能是從前畫的；夜間望遠鏡只是夜間望遠鏡，那些人的鬍子只是許多鬍子。

龐德坐在房間裏，交互地思索着兩種完全不同的圖畫，一幅是淸明的，陽光燦爛，一幅是黑暗的，充滿了疑問。

到吃午飯的鑼聲響時，他仍舊不知道選擇那一幅畫纔好。爲了擱置他的決定，他丟開了每一件事情，心中只想到下午單獨和嘉娜•布蘭黛在一起的遠景。

第十六章　白堊墳墓

這是個美麗的下午。當他們離開了水泥地，通過空曠的發射點（這兒現在有一根粗纜和發射場地相連）附近的警衛門之後，他們在這白堊崖邊緣停了一會兒，站在這兒凝視整個的英格蘭角。

這是一種充滿了顏色的興奮與羅曼蒂克情緒的全景，他們靜靜地在這兒站了一些時候。

這種寧靜被那幢房子裏發出的兩聲汽笛打破了。他們回頭望一望，只見發射場地圓頂上豎起一面紅旗，兩輛皇家空軍有紅十字的巨型運油車，從森林裏開出來，駛到擋風墻邊上。

龐德說：『要開始加油了。我們繼續散步吧，這沒有什麼可看的，如果發生了什麼事，我們在這兒可能不能倖免。』

她對他微笑着說：『是的，這一切水泥景象我看膩了。』

他們緩慢地走下並不陡聳的斜坡，不久，發射點和高鐵絲網圍墻都看不見了。

嘉娜•布蘭黛那種冷若冰霜的態度，在陽光中消失了。她走在他旁邊，對他不知道他們脚下那些野花的名字，愉快地笑着，和昨天晚上那種冷酷的態度相比簡直判若兩人。

她摘了一根蜜蜂蘭送給他，在他們的手接觸之際，他們彼此都好像觸電似的。在這種默契之中，他們慢慢地向前進。龐德把他在郝瑞伯方面的發現和臥室的一幕都告訴了她。

『這樣對待他很適當，我從來不信任他。』她說，『不過，狄辣客爵士怎麼說？』

龐德說：『在進午餐以前，我曾經和他交談，把郝瑞伯的小刀子和鑰匙交給他，以作爲證物，他非常生氣，馬上就去找郝瑞伯。回來時，他說：「郝瑞伯似乎受了重傷，他所受的懲罰，你是否感到滿意？這一切有關的事情，都希望不會在這最後時刻驚擾工作人員。所以，我同意下星期把他送回德國，同時，他自認爲已經被捕——只許在監視下離開房間。」』

他們爬下一條陡聳的懸崖小徑，到了沙灘，轉身向右邊走。過了一會，抵達一片兩英里長的沙石地。它位於白色懸崖，現在是低潮時間，可以通到聖瑪嘉莉特灣。

當他們以沉重地脚步緩慢地穿過深而平的石子地的時候，龐德把他從昨天起心中所想到的事情全都告訴了她。他覺得：他和這個女郎所關切的，是保護整個『奔月先鋒』計劃，以避免它可能的敵人。龐德最後說：『是不是這樣？』

嘉娜停下來，站了一會，凝視着在亂石與海草那邊的大浪。由於在石子地上走路困難，她覺得身上發熱，呼吸短促，心想要是去作海水浴，該多麼快想。然後，她又瞥視着身邊的龐德，設想着他在海外的情況。

『呃？』龐德說，心中忖度着她是否在尋思一些他所忽略的證據，『妳想些什麼？』

嘉娜說：『抱歉，我在做白日夢，我認爲你是對的，從開始起，我就來了這兒。雖然不時有些奇怪的事情，我並沒有發現什麽不對，自狄辣客爵士以下，每一個人都是全神貫注在「奔月先鋒」上的，德國人是努力得可怕的工作者——我非常相信：巴茲奇是在緊張之下崩潰的。他們都喜歡受到狄辣客的驅策，他喜歡驅策他們，至於安全，非常周密，如果任何人想接近「奔月先鋒」，那就會被撕成碎片，我同意你對郝瑞伯的看法，他可能是奉狄辣客之命行事的。要絕對確信無疑，是他標準的性格。』

『我想我可以同意妳的意見。除了我的直覺之外，沒有什麽事情繼續下去，它勢必要照顧它自己，主要的事情，是「奔月先鋒」看來和皇冠珠寶一樣，並可能更安全。』他不耐煩地聳聳肩，對於他自己否認他職業上那麽重視的直覺，他感到不滿意。他幾乎粗暴地說：『來吧，我們在浪費時間。』

她暗自微笑着，現出理解的樣子，跟在後面。

沿着第二個懸崖的彎向前走，他們來到了起重機的基地，再前進五十碼，他們抵達了碼頭。這是一種堅强的鐵管架，上面舖了鐵格子，伸到岩石上和更遠的地方。

在起重機基地與碼頭之間，大約在二十呎高的崖面上張開着洩氣隧道的烏黑大口，這條隧道在懸崖內部向上傾斜，通到火箭尾部下面的鋼板地，鎔化的白堊，像熔巖似的由洞穴下唇上流下來；激濺在下面的石子和岩石上，在流入海水中時，可以聽見嘶嘶聲。

龐德抬起頭來，望着發射圓頂的狹窄部份，心中想像着那兒加油的情景，他突然感覺到：如果加油發生了任何錯誤，他們是在危險範圍之內的。於是他說：『我們離開這兒。』

當他們大約走到相距隧道口的一百碼的地方，龐德停下來，回頭觀看，他想像着他率領六個壯漢，帶了

工具，怎樣可以從海上攻擊這個洞窟？在低潮時到達碼頭，用梯子到達洞口上。然後怎樣？由這個洩氣隧道光滑的鋼墻上爬上去是不可能的。如果發射一枚攻坦克車的武器，穿過火箭下面的鋼底，隨即發射燃燒彈，希望某些東西着火，那可能是個問題，而且可能是有效的。

站在他旁邊的嘉娜，注意到這種沉思考慮的樣子，她說：『這不是和你所可能想像的一樣容易的。甚至在黑夜裏，當高潮和大風浪來臨時，懸崖頂上也有警衛的。他們有探照燈，輕機槍和手榴彈，他們的命令是先射擊，後問話。』

龐德仍舊皺眉毛。他說：『如果他們有潛水艇發射砲火掩護，一小隊精壯的人仍舊可以進犯。不過，還是丟下不談吧，我想要游泳了，海軍部海圖說附近的海峽有十二噚深，但是我喜歡看一下。在碼頭的末端，必定有充分的水。不過，當我自己發現時，我就比較高興了。』他對她微笑着：『妳何不也來作一次海水浴？水是清涼的，對於在鋼骨水泥圓頂內燉了一上午的妳，將是有益的。』

嘉娜現出高興的樣子，『你認爲我可以嗎？』她懷疑地問：『我身上很熱。可是，我們穿什麽去游水？』她想到她那幾乎透明的三角褲和乳罩，臉紅了。

龐德飄飄然地說：『沒有關係，妳裏面必定有點衣着，我有襯褲。我們將是非常尊敬的，沒有誰會看見，我保證不看妳。』他愉快地扯謊了。這時，他在前面領路，走向懸崖中的第二彎。他說：『妳在那塊大石頭後面脫衣服，我將利用這塊，來吧。』他隨即走到這塊高岩石後面去了。

『啊，那麽……』嘉娜作了決定，感到安慰了，她走到她那塊岩石後面，慢慢地解開裙子的鈕子。

當她窺視時，龐德已經走到了沙灘上，他的身體是柔軟的，褐色的。他那藍色的內褲，令人心安。

她愉快地跟在他後面，下了海，沿着海岸游泳，最初她把頭埋在水裏游，過了一會，在碼頭邊，她把頭露出水面來呼吸。這時沒有龐德的蹤影。本來，她曾經看見他在她前面一百碼之處向前疾進的。她一面游回頭，一面思索着：他必定就在她附近某個地方，或者潛水到海底去估計海水的深度。

她再度回頭尋找他。就在這時候，他突然從下面鑽上來，把她抱住，迅速地在她嘴唇上狠狠地吻了一下。

她憤怒地說：『討厭！』可是，他已經再度潛入水中，到她吐出一口海水，恢復游泳姿勢的時候，他愉快地在二十碼以外的地方游泳。

她轉身游離她那兒，決定要冷待他。正如她所想像的，幹情報工作的人，不論他的工作如何重要，似乎都有時間來和異性糾纏的。不過，他那一吻，餘波盪漾。她覺得這個金色的日子，似乎有了一種新的外貌，她向海游了一會，再游回頭，觀看着沿岸的風光。覺得在這種良辰美景之中，任何事情都是可以寬恕的，決定原諒他這一次。

半小時以後，他們隔了一點距離，躺在沙灘上，等待太陽把他們的內衣晒乾，這個地方，就在懸崖脚下。

龐德躺在這兒，不住地思索，最初，希望太陽不會在衣服未乾之前就溜到懸崖後面去了。然後，她想到了身邊這個女子穿着繃緊的乳罩和三角褲在他上面的水中游泳的情景。然後又想到『奔月先鋒』。

無論如何，還有一小時的時間，在『奔月先鋒』方面，他沒有什麽事情可做。這時還不到五點鐘，加油工作不到六點鐘以後不會完成。那時，他要和狄辣客交涉，要在其後兩晚加強懸崖上的警衛，並準備適當的武

器，因爲他已經發現，在低潮時，也有足够的水供潛水艇航行。

那麽，至少還有一刻鐘，再開始回去。

然後，他們再開始談『嘉娜』這個名字的有關情形。

自從他們躺在懸崖下的沙灘上以後，當他的心靈思索着嘉娜的時候，他的眼睛就不時地望着兩隻海鷗在它們的巢邊調情，它們的窩在懸崖高頂下面大約十英尺之處的一片突出的小巖石上。雄鷗不時飛起來，立即又再降落下去。

龐德一面聽嘉娜講她名字的有關情形，一面模糊地觀着它們。突然，這兩隻海鷗都驚叫一聲，從巖石上急忙地飛走了，同時，有一陣黑烟和一些隆隆之聲從這個崖頂上傳出來。然後，在龐德與布蘭黛上方的一大片白堊，似乎在向外搖動，曲折地折裂了，向沙灘上落下來。

然後龐德所知道的，是他躺在嘉娜身上，他的臉壓在她臉上，耳中充滿了隆隆聲，呼吸是窒塞的。太陽已經消失了。他的背部在一種極重的重量之下痲木和疼痛，除了隆隆的回聲之外，還有窒息的喊叫。

他幾乎失去了知覺，他必須等待知覺開始恢復。

首先，他思索着嘉娜剛才所說的話，然後，他努力移動，祇有他的右臂可以稍微鬆動，於是他扭動右肩，右手變得比較自由，但再用力向後擧，光線和空氣到達了。他使這個洞擴大，直到他的頭部把下壓的重物推開了爲止，當他將他的頭側向有空氣的這邊時，他感覺到微弱地運動。更多的灰和石子從這個洞中落下來。使得他再猛力地挖掘。他逐漸地擴大了空間，終於使頭部掙扎出來了。

他最初的想法，是『奔月先鋒』發生了爆炸。他抬頭向懸崖和海岸觀看。沒有，他們離火箭場地一百碼

左右，祇是在他們上方的懸崖有了變動，那兒被咬掉了一大片。

然後，他想到了他們現在的危險。他想：靠懸崖這邊的白堊灰必定比較少，他努力向這邊掙扎，漸漸地露出了胸部，然後，成爲一種跪在嘉娜旁邊的姿勢，她在他身體下面蠕動着，最後，他的兩隻脚從白堊坟墓中拔出來了，再努力使她坐在這堆白堊土頂上，背靠着懸崖，她還沒有醒過來。他的兩臂和背部都割破了，她臉上染了血跡。

第十七章　死去活來

在嘉娜醒來之後，龐德和她一同軟弱地爬下這堆白堊。這片懸崖上倒下的白堊，散佈到大約一英畝大的地方。幸而他們躺的地方靠近懸崖，而海水又侵蝕了懸崖的底部，以致懸崖向內傾斜，像汽車那麼一塊大的白堊，落在靠海的那邊，否則，他們不是被打死，就是被壓得爬不出來。

他們兩個人，全身都是雪白的，他覺得她的手放在他肩膀上，他把手伸過去摟着她的腰部，一同走下海，讓他們的身體倒下來，在陰影中沐浴。

十分鐘之後，他們大致恢復了本來面面，走回沙灘，步向他們放衣服的岩石。那兒離崖崩的地方有一點距離。現在，他們兩個人都是根絲不掛的。他們游泳時所穿的一點內衣，都在白堊堆中掙扎出來時撕脫了，留在白堊灰裏。他們穿好衣服之後，用嘉娜的梳子把頭髮梳好，這時，他們方纔恢復了本來面目，看不出剛纔歷險的痕迹。

他們背向一塊岩石坐着，龐德點燃一枝香烟，悠然地抽起來。在嘉娜塗脂抹粉、化粧完畢之後，他遞了

一枝香烟給她，這時，他們方纔互相望了一下，微笑起來。

龐德打破了沉寂，他說：『啊，那眞是危險！』

嘉娜說：『除了你救我的性命之外，我仍舊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她把她的手放在他手上，然後，移開。

『如果妳不在這兒，我已經死了。』龐德說，『如果我留在原來躺的地方——』他聳聳肩。

然後，他轉身瞧着她說：『我想妳覺得有人把懸崖推落到我們身上吧？』她咧嘴而笑，回視着他。他對着崩落的那堆白堊做了一個手勢，繼續表示：『如果我們在那兒搜尋，我們將會找到兩三個鑽鑿的洞和火藥的痕迹。在崖崩之前一刹那，我看見了烟，並且聽見了爆炸的隆隆聲，還有海鷗的驚逃。』

龐德停住了一下，接着說下去：『更要緊的，郝瑞伯一個人是幹不了這件事的。這件事是在火箭場地衆目睽睽之下實行的。需要好幾個人，需要人觀察我們的行動。』

嘉娜現出害怕的樣子，『那我們該怎麼辦？』她焦急地問，『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他們希望我們死去。』龐德平靜地說，『所以，我們必須仍舊活着。至於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我們必須去研究。這件事顯示：在這批德國人表面，有些人希望我們在火箭發射之前死去。爲什麼？我們自己要去設法解答。』

嘉娜表示同情，不過不希望再留在沙灘上而不去工作。

龐德微笑着說：『我們只要在這兒再等十分鐘，讓頭髮乾透。今天下午，我們已經使敵人顯露了他的手。現在，我們必須進行第二步，以發現敵人是誰？他爲什麼希望我們死去。如果我們找到了充分的證據，表

示某個人設法破壞「奔月先鋒」，我們必須把全部內幕都暴露出來，使演習發射延期。』

她站了起來，不耐煩地說：『當然，你是對的。要在這方面趕快做些事情，也正是我的希望。我希望趕快回去，去發現誰想殺死我們，這可能和「奔月先鋒」沒有一點什麽關係，但是，但是，我希望弄明白。』

龐德站起來，沒有現出因身上受傷而疼痛的樣子。他說：『走吧，現在快六點鐘了，潮水馬上就會來，在它追及我們以前，我們必須趕到聖瑪嘉莉特。我們在那兒的格然威爾浴室洗個澡，吃頓晚飯，然後，我們再在他們吃晚餐之際走回到房子裏去。看看我們會獲得怎樣的接待。然後，我們努力活下去，看看我們能發現些什麽。妳可以走這麽遠嗎？』

『沒有問題，女警察並不是弱不禁風的。』嘉娜說：

於是，他們轉身向着遙遠的南福蘭燈塔，開始穿過石子地。

在晚上八點半鐘，從聖瑪嘉莉特來的一輛出租汽車，把他們載到第二個崗位處下車。他們顯示了他們的出入證迅速地穿過森林，走到水泥地上。這時，他們由於洗過熱水澡，飽餐了一頓，又休息了一小時，精神已經完全恢復了。

他們靜靜地走進前門，在光明的廳堂中站立了一會兒，飯廳裏傳來了幾個人愉快的喃喃聲，停住了一下，隨即是一陣哄堂大笑，其中最高的是狄辣客那種澀啞的狂吼。

龐德歪着嘴巴，在前領路，穿過廳堂，到達飯廳門口。然後，他現出微笑的樣子，把門打開，讓嘉娜進去。

狄辣客坐在首席上，一叉食物，正在舉起來往打開的口裏送，當他們在門口出現的時候，他停住了。食

物在不知不覺之中掉下來，落在桌子邊上。

郝瑞伯正在喝一杯紅酒，酒杯凍結在口邊，倒了一些酒到下巴上，再滴在褐色領帶和黃色襯衫上。

華爾德博士背向門坐着。等他注意到他們兩人那種驚慌的樣子，血紅的臉色時，他方纔轉身看門口。龐德覺得：他的反應是比其他的人遲鈍的，或者說他的神經是比較穩定的。他用德語輕聲地說：『哎呀，英國人。』

狄辣客站起來，嘶啞地說：『親愛的朋友，親愛的朋友，我們眞正非常躭心。正在忖度是否要派遣一個搜索隊。幾分鐘以前，有個衛兵來報告，說似乎發生了崖崩。』

他走向他們，臉色恢復爲他那種正常的紅色。他向着嘉娜憤怒地說：『妳眞該讓我知道的。這是最特殊的行爲。』

『這是我的錯誤。』龐德一面說，一面向房子裏面移動，以便他可以把他們保持在視線之內，『這次的散步途程比我們所預計的爲長。我以爲我們會被潮水陷住的，於是，我們繼續走到聖瑪嘉莉特。在那兒吃了一點東西，再叫一輛出租汽車回來。布蘭黛小姐想要打電話，可是，我以爲我們會在八點鐘以前到達的，你必須歸咎於我。請你們繼續吃飯吧，也許我可以和你們一同喝杯咖啡，吃點甜點心。我想布蘭黛小姐寧願到她房間裏去。今天下午在外面勞累了這麽久，她必定感到疲倦了。』

龐德悠然地走過去，坐在郝瑞伯旁邊。他注意到：那對灰色的眼睛，在受驚之後，就一直呆呆地望着他面前的盤子，他的頭頂上敷了藥，包起來了。

『布蘭黛小姐，妳回房間去吧。明天早晨我再和妳談話。』狄辣客暴躁地說。嘉娜順從地離開了飯廳。

狄辣客走到他的位子上，頹然地坐下去。

龐德愉快地說：『這些懸崖都是最奇異的，在下面一路走過去，令人感到非常害怕，不知道它們是否會選擇那個時間掉一塊下來。呃，剛纔你所提到崖崩是怎樣的？』

接着，龐德右邊有一種微弱的呻吟聲。接着，當郝瑞伯的頭栽在桌子上的時候，又響起了一片杯子和瓷器的碎裂聲。

龐德以好奇地樣子望着他。

狄辣客厲聲地說：『華爾德，你看見了郝瑞伯不舒服嗎？把他送去睡覺。他喝多了酒。』

華爾德走過去，把他的頭扶起來，抓住他的衣領，將他從椅子上拖走了。

龐德瞧着狄辣客說：『他今天必定是過度勞累了。』

狄辣客滿頭大汗，他把餐巾拿起來揩拭了一下，『沒有什麼，他喝多了酒。』

膳務把咖啡送來，龐德喝了一點。他覺得狄辣客看見嘉娜時的表情，並不能確定他與炸崖的陰謀有關，後來又掩飾得很好。下午他又在監督加油，龐德決定就試探一下。

他問：『加油的情形如何？』他問，並注視着他。

狄辣客正在點燃一枝長雪茄烟，他抬起頭來，在烟霧與火柴的火焰中瞥視了龐德一下，『很好。』他說，『現在，每一件事情都已經預備好了。警衛都出去了。明天早晨在那兒清理一兩小時，然後，火箭場地就關閉了。還有，明天下午，我將和布蘭黛小姐一同乘車到倫敦去。我需要一個秘書和郝瑞伯，你有什麼計劃嗎？』

龐德靈機一動，說：『我也必須到倫敦去。我要去向供應部作最後的報告。』

『啊，眞的？關於什麼的？我想你滿意這些安排的。』

『是的。』龐德無可無不可地說。

狄辣客愉快地說：『那麽，很好。』他站起來了，『現在，我還要到書房裏去處理一些文件。所以，我要說晚安了。』

『晚安。』龐德對着已經在走出去的狄辣客說。

龐德喝完咖啡之後，回到臥室。這兒顯然被人再度搜查過了。他聳聳肩，不過，祇有他的工具箱動了。他的手槍仍舊在他藏匿的地方。他把它取出來，放在枕頭下面。

他洗了一個熱水澡，在背部的傷口上搽了一些碘酒。然後上床，熄燈睡覺，他的身體受了傷，他太疲倦了。

他躺在床上把有關的情況和他與嘉娜的約會思索了一番，隨即睡着了。

第十八章　車中妙手

狄辣客雪白的墨斯得牌大型跑車是一種美麗的東西。龐德把他灰色的二十五年前的『班萊』開到它旁邊，觀察着它。

過了一會，狄辣客出來了，後面跟着布蘭黛和郝瑞伯。

『這種車子跑得很快。』狄辣客說，他對龐德那種羨慕的樣子，頗爲高興。然後，他對『班萊』做了一

了一個手勢，『它們在從前是很好的。現在，祇是製出來供人們去看電影。』然後，他對郝瑞伯說：『你坐到後面去。』郝瑞伯順從地坐到駕駛人後面，雙目注視着龐德。

嘉娜頭戴黑色的貝雷式帽子，身穿深灰色的衣服，携帶了一件黑色的輕便雨衣和一雙手套，坐在前面一排座位的右邊，位於駕車者的右側。然後，車門關上了。

在龐德與嘉娜之間，並沒有通什麼信號，在午餐前，他們已經在他的房間裏低聲地作了他們的計劃——七點半在倫敦吃晚飯，然後，和龐德一同乘汽車返回火箭場地的這幢大房子。

狄辣客上車之後，立即就按了發動器，隨即開走了。龐德望着它消失在森林裏，方纔爬進他自己的『班萊』，悠然地追上前去。

在快速的『墨斯得』裏，嘉娜在沉思。昨晚上睡得不舒適，上午專心於清理發射場地的每一件在『奔月先鋒』點火時可能燒掉的東西。狄辣客並沒有提到頭天的事，他的態度和平常一樣，並沒有任何改變。他已經準備好他最後的發射計劃。和平常一樣，華爾德被召喚來了。她在那個小洞中偷看到狄辣客把數字寫到他的小本子上去了。

這天相當熱，狄辣客只穿着襯衫駕車子。她向下瞥視了一下，看見那個小本子從他褲子後面的口袋裏突出來。這可能是她最後的機會，自從昨天晚上以後，她覺得成了一個不同的人。也許龐德已經使她興起了競爭的精神，現在她覺得冒險的時間已經到了。『奔月先鋒』的計劃顯露，是一種例行的事，而發現黑色小本子的秘密，則會使她個人感到滿足，這將是容易的。

她漫不經心地將折叠的雨衣放在她與狄辣客之間的空間，同時，她裝作使她自己舒適的樣子，在這種過

程中，她向狄辣客靠近一兩吋，她的手放在雨衣下，等待着。

在處女石鎮頻繁的交通中，她覺得她的機會來了。狄辣客在專心地駕車子，想衝過國王街與加布列山角上的紅綠燈，可是，前面那些車輛移動得太慢了，他又被一輛破舊的旅行車阻擋着，嘉娜體會到：在燈光變換時，他決心超過這部旅行車，他的駕駛技術很好，喜歡超車。

在綠燈亮時，他按了一下喇叭，把車子移向右邊，突然加快速度，由旁邊奔馳過去。

在這種粗率的行動之中，嘉娜自然順勢倒向他。同時，她的左手在雨衣下衝過去，她的指頭在接觸、摸索與抽取的連續而迅速的行動中，把那本黑色的小本子拿過來了。然後，她的手回到雨衣下面。而狄辣客在專心駕車，除了注意前面的車輛和在斑馬線上的行人之外，無法來兼顧其他的事情。

她覺得：現在如果她要求停下來整理一下儀容，狄辣客將會非常憤怒的。汽車修理廠是危險的，他可能要加油，也許他要在他褲子後面的口袋裏取鈔票。不過，有旅館嗎？她回憶着。有的，就在處女石鎮外面有湯瑪斯懷德旅社，那兒沒有加油站。她開始輕微地煩躁不安，把雨衣放到膝蓋上，清清嗓子，以一種窒息的聲音說：『爵士，請原諒。』

『呃，什麼事？』

『爵士，非常抱歉，只希望停一會兒。我的意思是想去整理一下儀容，我眞是非常愚笨，抱歉之至。』

狄辣客說：『老天爺，妳爲什麼不……呃；好吧，找個地方。』接着，他減慢了行車的速度。

『轉過這個彎就有一家旅館，』嘉娜膽怯地說，『爵士，非常感謝，只要去一會。好了，那就是。』

這輛汽車開到一家旅館前面，停下來，狄辣客說：『快點，快點。』嘉娜把車門打開，沒有關上，順從

地跑過碎石路，把雨衣緊緊地抱在胸前。

她把厠所的門鎖起來，打開了這本黑色封面的小本子。

正如她所想像的，每一頁，在日期下面，有數目柱、氣壓、風速、溫度、和她從空軍部數字上所紀錄下來的一樣，在每一頁的底下，是爲旋轉羅盤而估計的方向。

嘉娜皺眉毛了，一瞥之後，她覺得這些方向數字和她的完全不同。狄辣客的數字和她的毫無關係。

她翻到最後面一頁，這上面爲這天的數字。啊，在估計的方向上，她差不多錯了九十度。如果火箭照她的飛行計劃發射，它將會落在法國的某個地方，她怎麽會有這種錯誤？狄辣客爲什麽不糾正她？她再度把這本小本子迅速地從頭到尾番一遍，每一天她都相差九十度，把『奔月先鋒』以和它的眞正方向成直角的位置而發射。然而，她不會造成這種錯誤的。難道供應部知道這些秘密的數字？它們爲什麽應該是秘密的？

突然，她的困惑變成了恐懼，她必須安全地回到倫敦，去告訴某個人，縱使她可能因此被稱爲傻瓜，也應該那樣。

她冷靜地翻回幾頁，從皮包裏取出她的銼指甲刀子，仔細割下一張。捲起來，塞到手套的一個指套尖端裏。

然後，她急忙地跑向汽車，把小本子放在雨衣裏。

汽車的引擎發動了，當她爬回她的座位時，狄辣客不耐煩地對她怒目而視，迅速地開動了車子，以致車門幾乎壓到了她的脚踝。

嘉娜扭動身體坐回去，把雨衣照原樣擺着，手藏在裏面。現在，這本小本子要回到狄辣客褲子後面的口

袋裏。

她回憶着她在警察學校的功課。把壓力分散到身體的其他部份，分散注意力、分心、犧牲者必須在不安逸狀態。他的感覺必須集中在其他的事情上，他必須不知道他身體上的接觸，被一種較强烈的刺激麻醉了。例如，現在，狄辣客傾身向前，掌握着駕駛盤，打算乘機超過一輛皇家空軍六十英尺長的拖車，他的喇叭響了。

嘉娜的手由雨衣下面向左邊伸過去。

可是，另外一隻手像蛇一樣地突襲過來。

『抓住妳了！』郝瑞伯從後面傾身向前，他的手把她的手壓在雨衣中那本小本子滑溜的封面下。

嘉娜努力扭動她的手，可是，沒有用，郝瑞伯全身的重量都已經壓在它上面了。

狄辣客已經超過了那輛拖車，公路上是空的，郝瑞伯用德語急促地說：『上尉，請停車，布蘭黛小姐是間諜。』

狄辣客向右邊瞥視了一下。然後，他立即伸手去摸褲子後面的口袋。他說：『繼續抓住她！』他煞住了車，把車子急忙轉到一條支路上，前進了幾百碼，再停下來。

他向前後看了一下，路上是空的，他伸手把嘉娜扭向着他。『這是怎麽一回事？』

『爵士，我可以說明的，』嘉娜努力克服她臉上所表現的恐怖與絕望，『這是誤會，我並不是說……』

他聳聳肩。她的右手在後面輕輕地移動，把那雙有犯罪證據的手套塞到皮坐墊後面。

郝瑞伯說：『我看她挨近你，在我看來這似乎是奇異的。』

郝瑞伯用另外一隻手把雨衣掀開，只見她那蒼白的手指被壓在小本子的封面下，離狄辣客的口袋還有一呎遠。

狄辣客放鬆了手，不過，他仍注視着她。他變成了一個完全不同的人，現出了猙獰的面目。他向公路的前後再度瞥了一下，仍舊是空的。

『原來如此。』這種聲音非常冷酷。

然後，他把左手戴的駕駛用皮手套取下來，用右手拿着它，狠狠地在她臉上抽打。

嘉娜只叫了一下，不過，痛得眼淚流下來了，突然，她開始像個瘋婆子一樣地戰鬪。

嘉娜雖然竭力戰鬪，可是，被郝瑞伯扼住了喉嚨，因而力量逐漸減弱。在郝瑞伯把她制服之後，狄辣客把車子由一條小路開到森林裏，停在公路上看不見的地方。

嘉娜覺得車子的引擎沒有了聲音，郝瑞伯的手離開了她的喉嚨，然後有些東西猛擊她的左耳後面，她隨即昏過去了。

一小時後，過往行人看見一輛白色的墨斯得牌跑車，開到伊伯利街白金漢宮那一端的一幢小房子前面，兩個仁慈的紳士抬扶着一個生病的女子下了車，走進了這幢房子的前門。那個紅臉的大個子在對另外一個人說：可憐的米德麗答應了她不完全復原不會出去。

嘉娜在最上一層一個大房間裏恢復了知覺，這兒似乎充滿了機器，她被緊緊地綁在一把椅子上，她覺得除了頭部疼痛之外，嘴和臉都受了傷，腫起來了。

窗子上遮了很厚的窗帘，房間裏有霉味，好像不大使用。有些家具上有灰塵，祗有機器上的鉻和硬橡膠針面，看來是乾淨的，新的。她想她可能是在醫院裏。她閉上眼睛，沉思着。過了不久，她想起來了。她花了幾分鐘控制她自己，然後，再度睜開眼睛。

狄辣客背向着她，正在觀察一具機器的針面。這種機器好像一具大收音機，相似的東西，在視線之內，還有三具。其中有一具有鋼質天線，穿過了天花板。房間裏是明亮的，有幾個大電燈泡在照耀。

她左邊有修補的嘈雜聲。郝瑞伯在那兒瞧着一具發電機，旁邊有汽油發動機，就是這種東西出了毛病。郝瑞伯不時抓着發動柄努力轉動，在他回去修補以前，發動機傳出了一點微弱的聲音。

『你眞笨，』狄辣客用德語說，『快點，我必須到供應部去看那些殘忍的獃子。』

『上尉，馬上就好了。』郝瑞伯順從地說，他再度抓着發動柄。這一次，引擎總算嗚嗚地發動了。

『這種聲音會不會太大了？』狄辣客說。

『上尉，不會的。這個房間有隔音設備。華爾德博士曾經向我保證，外面聽不到一點聲音。』郝瑞伯回答。

嘉娜閉上了眼睛，決定她唯一的希望，是裝作不省人事，並且要儘可能地裝得久。他們會殺死她嗎？在這個房間裏？這一切機器是什麼？看來像無線電，或者雷達。在狄辣客上方的彎曲玻璃幕，當他撫弄針面下的一些圓球的時候，會偶然發出閃光。

她的心靈慢慢地再度開始工作。呃，狄辣客爲什麼突然說純粹的德語？郝瑞伯爲什麼稱他爲『上尉』？還有在黑本子裏的那些數字。由於她看了一下，他們爲什麼幾乎殺死了她？它們顯示了什麼意義？

九十度，九十度——她心中縈廻着這個問題。

九十度的不同。假定她的數字，對於原定的目標——在八十英里外的北海中某處——一直都是對的。那火箭決不會落在法國境內。可是，狄辣客的數字，在她北海目標左邊的九十度？那就在英國境內的某個地方了，離丹佛八十英里，是的。當然是的，狄辣客的數字，在黑色小本子裏的發射計劃，這些數字會使『奔月先鋒』落在倫敦市區的中央。

啊，落在倫敦！落在倫敦！！

那麽，這兒是一種雷達的返回裝置了，和在北海中浮筏上的裝置是一樣的。它將使火箭落在白金漢宮四周的一百碼之內，不過，一個充滿儀器的彈頭有什麽關係？

突然，她瞭解了，它行將是一個眞正的彈頭——一個原子彈頭。狄辣客是英國的一個敵人，明天中午，他將要把倫敦毀滅，嘉娜完全明白了。

第十九章　芳蹤何處

龐德坐在倫敦一家他所喜歡的飯店裏，這張桌子在一樓的右手角上，設了兩個座位。他在這兒觀看着在街道上來往的行人和車輛。

這時是七點四十五分。他的第二杯用伏特卡做的淡馬提尼已經來了。他一面啜飲，一面沉思着嘉娜爲什麽遲到。她如果還在刑警總隊不能分身，會打電話來的。龐德曾經在五點鐘和華萊士助理總隊長見面，華萊士說嘉娜會在六點鐘去見他。

華萊士急於見她，他心中有事，當龐德作簡短的報告時，他似乎只以一半的心靈在聽。因爲這天英鎊的價格大跌，晚報上已經大登特登。而興風作浪的，爲在丹吉爾的狄辣客金屬公司。現在，財政部希望知道：出售股票的是他自己還是另外一個大股東，他們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華萊士去弄清楚。他希望問嘉娜：她是否曾經看見丹吉爾拍來的任何電報，如果有的話，狄辣客對它們是否會作任何評論。

龐德相信嘉娜會把這類的任何事情告訴他的。他對華萊士這麽說明了，他們會經談過一些更多的事。然後，龐德回到情報局去見局長，把有關的情形報告了一遍，局長認爲這是一件大事，但是他無法干與，一切全靠龐德和嘉娜。然後，龐德又回到自己辦公室，當他和女秘書洛莉•彭蓀碧告別，他吻了她一下，這種舉動是很少的，只有在聖誕節，在她的生日，或他去從事危險工作之前，他才吻她。

龐德把這杯酒喝完了，看了一下錶。現在已經是八點鐘了，突然，他不寒而慄了。

他站起來，離開餐桌去打電話。刑警總隊的總機說：華萊士助理總隊長正要找他。不過，他到倫敦市長官邸赴宴去了，請龐德中校等一等。

過了一會，電話中有刺耳的說話聲了。『龐德，是你嗎？我是華萊士，你看到了白蘭黛小姐嗎？』

龐德冷了半截，『沒有。』他尖鋒地說，『我邀她七點半吃飯，現在過了半小時還沒有到。六點時她沒有出現？』

『沒有。我會經派人去找，在她平常所居住的地方，並沒有什麽蹤跡，她的朋友沒有一個看見過她。如果她在下午兩點半乘狄辣客的汽車，離開火箭場地，那她到下午四點半鐘就在倫敦了。下午在丹佛公路上沒

有出車禍。

『呃，她是個優秀的女子，我不希望她會出什麽事。請你替我處理這件事好嗎？我不能爲她發出普通的召喚。唐寧街正在發佈一件關於演習發射的公報，明天的報紙，除了「奔月先鋒」之外，將不會有什麽事情。她的失蹤會使全部的事成爲一個罪惡故事。明天太重要了，她可能發了什麽病。不過，我希望發現她。你以爲如何？你可以處理這件事嗎？你可以獲得你所需要的一切幫助，我全告訴值日官，叫他接受你的命令。』

『不必躭心，』龐德說，『當然，我會處理這件事的，只要你告訴我一些事，你所知道的狄辣客的行動如何？』

『不到七點鐘，供應部不找他。』華萊士說，『我留」話……』這時電話中傳來混亂的聲音，龐德聽見華萊士說了一聲『謝謝』，他繼續說話，『當地警察所有報告來，說狄辣客在七點鐘到達供應部，八點鐘離去。留」話在花花公子俱樂部，如有需要，到那兒去吃晚飯。十一點鐘同火箭場地，這是表示他將在九點鐘離開倫敦。還有，狄辣客爵士提及：白蘭黛小姐抵達倫敦時感到不舒服，四點十五分在維多利亞車站下了他的汽車，她說要和幾個朋友去休息，七點鐘在供應部和狄辣客見面。可是她並沒有那麽做。此外，我們曾經詢問白蘭黛小姐和你的有關情形，說你曾經安排在六點鐘和她見面，而她沒有出現。』

『是的。』龐德說，他的思想在別的地方。『還有，狄辣客爵士在倫敦有個落脚的地方，在那兒？』

『近來他時常說在利茲大飯店。』華萊士說，『不過，我們偶然發現他在伊伯利街有一幢房子。我們去查對過，但是沒有人來應門，似乎是沒有人居住的，它就在白金漢宮後面。某種隱藏所，非常肅靜，可能是

藏嬌的金屋。還有別的事嗎？我應該同席去了，否則，這些大亨都會以爲皇冠被竊啦。』

『你去吧，』龐德說，『我會盡力而爲的。如果我有困難，我會請你的部下幫忙。如果你沒有聽見我的消息，你不必躭心。再見。』

『再見，』華萊士感到安慰了。『謝謝，祝你好運。』

龐德掛斷了電話。接着，他又撥花花公子俱樂部的電話。

『這是供應部。』他說，『休戈•狄辣客爵士在俱樂部嗎？』

『先生，他在這兒，』這是布利維友善的聲音。『現在他在餐廳裏，你希望和他談話嗎？』

『不必，我只希望確定他在不在。』龐德說。

然後，龐德狼吞虎嚥地吃完了飯。在八點四十五分離開飯店。他的車子在外面等待，他和情報局的司機告別，駛到聖詹姆斯街，停在許多出租汽車的掩護之下，他自己則拿着一份晚報，一面看，一面注意着狄辣客那輛墨斯得跑車——它停在派克街，並沒有人照料。

不久，狄辣克從花花公子俱樂部出來了。他穿了一件大衣，衣領豎起來，遮着耳朵，帽子戴得低過了他的眼睛，他迅速走進他的白色車子，關上門開走了，龐德駕着車子尾隨在後，一直追到伊伯利街的轉角處。他把車停在那兒，讓它繼續發動，然後，他立即跑向伊伯利街，他聽見『墨斯得』的喇叭響了兩聲，當他小心地沿着轉角處走出去的時候，他及時看見郝瑞伯扶着一個衣服圍裹的女子，橫過了人行道。『墨斯得』的車門隨即砰的一聲關上了，狄辣客再度開動了。

龐德跑同到他自己的車子裏，急忙追上去。

謝天謝地，『墨斯得』是雪白的，它的停車燈會亮一下，前燈則是充分照耀的。而且，在稀疏的車輛中，它的喇叭也會暗示它的存在。

龐德咬緊牙關，駕着車子，飛快地追上去，他不敢亮前燈或按喇叭，以免被狄辣客他們辨認出來，只是使用煞車和機件，希望作最佳的努力。

『班萊』的排氣管的聲音在街道兩旁的房子上轟隆隆地響起來，它的輪子在柏油路上尖叫，幸而它的奔跑裝置是新換的。過了契西橋，那麽，要由南圓環路上丹佛公路了！

現在，過了克拉凡可蒙。白車子的閃光在穿過樹林。龐德把時速加高到八十英里來行駛這一段安全的路，在接近了狄辣客之後，他降低速度。在快到一個十字路口的地方，他看見郝瑞伯坐在狄辣客旁邊。在後面座位上，除了一床毯子蓋着一堆東西之外，並沒有嘉娜的影子。

那麽，沒有疑問了。你不能像帶一袋馬鈴薯那樣帶一個生病的女子，也不能把車子開得這麽快。因此，她是個囚徒。爲什麽？她做了什麽事？她發現了什麽東西？事實上，這一切到底是怎麽一回事？

現在，他應該怎麽樣？停下車來打電話給刑警總隊？讓這輛車子逃走？他知道狄辣客把嘉娜裝在車子裏，是準備在中途把她拋掉，如果他的車子繼續追下去，他可能阻碍它。

現在，車子離開南圓環路，駛上了第二十號公路，龐德心想：這件事落在他身上，他必須盡力而爲。如果他追到了『墨斯得』，他至少可以去攻擊它的輪胎，然後道歉，讓它逃走將是犯罪的，龐德決定了要這麽做。

然後，龐德把『班萊』的頂篷降落下來。從斯萬萊車站起，把速度增加到每小時九十英里，追上前去。

過了不久，他看見『墨斯得』在越過洛楊山頂，這時，相距約一英里。然後，它消失到肯特郡月光照射下的森林地帶中去了。

第二十章　詭計多端

嘉娜身上的疼痛，有三個來源。左耳後面的悸動，兩隻手腕的束縛和兩脚踝骨上皮帶的磨擦。車子每一次轉彎、跳動、煞車、或加速，都會使她感到疼痛。祇有在靠緊座位時，她覺得比較好一點。可是這兒的空間太小，只足以容她轉動幾吋，以致她經常要把她受傷的臉移開，避免碰到車壁。

這兒的空氣是窒悶的，有新皮套、排洩的烟、和急轉時燒着橡皮的氣味。

然而，這算不了什麽。

郝瑞伯！非常奇怪，她對郝瑞伯的恐懼和厭惡，折磨得她最厲害，其他的事實太大了，狄辣客的神秘和他憎恨英國。他那流利的德語之謎，『奔月先鋒』，原子彈頭的秘密，如何救倫敦，這都是難以解決的。

不過，下午她單獨和郝瑞伯在一起時是可怕的，她現在想起了那種情景：

狄辣客離去了很久，她都仍舊裝作昏迷的樣子。最初，郝瑞伯專心於處理機器，不時自言自語地用德語說一兩字。不過，他不時站到嘉娜面前來看一看。後來，他看她的時間越來越久了，忘記了機器。然後，她覺得他的手在解她衣服最上面的一個鈕子。於是她不得不呻吟一聲，眞正復元過來。

她曾經要求喝水，他到浴室裏用漱口杯盛了一杯水給她。然後，他移過一把椅子，跨坐在她面前，他的下顎放在椅子背上，他的眼睛凝視着她。

她首先打破了沉寂。她問：『爲什麼把我帶到這兒？』『這些機器是什麼東西？』

他微笑着說：『這是誘小鳥的一種鳥媒，它馬上就會把一隻小鳥誘進這溫暖的巢。然後，這隻小鳥會下一個蛋。啊，一個大圓蛋！這個美麗的女郎在這兒，是因爲她不在這兒就會把這隻小鳥嚇走，汚穢的英國娼婦，這是可悲的，對不對？』

他的眼睛變得熱切而有目的了。他把椅子移得更近，使他的臉離她只有一呎左右，她可以聞到他呼吸的怪氣味。

『呃，英國娼婦，妳是爲誰工作的？』他等待着，『妳必須回答我，妳知道，』他輕聲地說，『只有妳我兩人在這兒，沒有誰會聽見妳尖叫的。』

嘉娜說：『不要裝傻了，除了狄辣客爵士之外，我怎會替任何人工作呢？我只是對飛行計劃感到好奇……』她說明她的數字和狄辣客的數字，她如何希望分享『奔月先鋒』的成功。

當她說完時，他說：『再說一遍，妳必定說得更動聽。』突然，他的目光變殘忍了，他的手從椅子後面伸過來，在她身上撫摸，探索，捏挾，拉扯。然後，她聚足了口水，完全吐到他臉上。

他甚至沒有停下來揩臉。不過，突然，他眞正傷害了她，她尖叫一聲，又昏過去了。

然後，她覺得她自己被人推到汽車後面的座位上。一床毯子蒙住了她，他們在急速地穿過街道，她掙扎着，尖叫着，郝瑞伯必定已經感覺到她的行動，因爲他的手突然抓住她的脚踝，把它們用皮帶縛在底下的橫木上，她知道她已經失蹤了。突然她流淚了，祈禱有人及時來救她。

這差不多是一小時以前的事，現在，由於車速降低，又有其他車輛的嘈雜聲，她感到他們已經到達一個

大市鎭——處女石鎭，在經過這個市鎭時，車中比較靜，她聽見郝瑞伯在說：『上尉，我注意着一輛汽車，已經有不少時候了。它必定在跟我們的蹤，它很少使用燈光，現在在我們後面只有一百公尺。我想這是龐德中校的車子。』

狄辣客驚奇地呻吟着。她可以覺察到他轉身看了一下。

狄辣客說：『那麼，那種老古董仍舊可以移動，他似乎是獨自一個人。親愛的郝瑞伯，把收音機打開，如果有阻碍，我們馬上就會發現。』

於是，當狄辣客增加速度，把車子駛離處女石鎭的時候，嘉娜聽見了首相在發表讚揚狄辣客的演說，狄辣客聽到之後，縱聲大笑，這是一種勝利的嘲笑聲。

然後，收音機關掉了。

嘉娜心中在想：『詹姆斯，現在全靠你了。要當心，不過，要快一點。』

龐德的面具上有很多灰，他不得不時常伸手去揩拭擋風眼鏡。不過，他的車子穩妥地前進，他覺得他可以跟上去。

在筆直的道路上，他的速度已經增爲九十五英里。在里茲堡的入口以前，他後面突然有明亮的電燈射過來，喇叭響了，一輛紅色的『亞華羅密歐』牌跑車，打算超越到前面去。那上面一個穿襯衫的青年，笑嘻嘻地舉起兩個指頭。龐德也對他報以微笑，舉起一隻手，讓他超到前面去了。

現在，『墨斯得』已相距四百碼了。前面有一英里長的一段筆直的道路，龐德可以感覺到這個人仍舊加速前進。

在前面的『墨斯得』裏，郝瑞伯在狄辣客耳朶邊大叫：『他們又有一輛車子來了。看不見他的臉。現在，要追上來超車了。』

狄辣客咬牙切齒地說：『給這畜牲一個教訓。』他調整好肩膀，抓緊駕駛盤，眼角上注意着紅色汽車駛往右邊，當紅色汽車的喇叭響時，狄辣客把駕駛盤慢慢地向右邊移動，在可怕的金屬碎裂聲中，他又把駕駛盤迅速而突然地轉回去，用他車子的尾部去掀紅色跑車。

郝瑞伯大叫：『好極了！好極了！』他跪在座位上面向後看。『翻了兩個筋斗，跳落籬翻下去。我想它已經在燃燒了。是的，有火焰了。』

『那將會給我們聰明的龐德先生一些事情去思索。』狄辣客咆哮着，猛力地呼吸。

可是，龐德並沒有減低速度，他憤怒地繼續追下去。

他看見了這一切情形。他看見那輛紅色跑車一再地翻筋斗，作奇怪的飛行；那個駕駛人飛行的樣子；車子跳過籬笆，翻落到田裏。

那麽，一次謀殺已經在他眼前發生了。不論動機如何，休戈•狄辣客爵士都已經宣戰，並不介意龐德知道它。這使得很多事情變得比較容易了。這是表示狄辣客是個犯罪的人，並且可能是個瘋子。最要緊的，這裏表示了『奔月先鋒』有某種危險，對於龐德，這就足够了。他伸手到儀器板下面，取出一枝零點四五口徑的長筒柯爾特手槍，放在他旁邊的座位上，他決心要使『墨斯得』停住。

龐德增加了速度，速度計的指針，在一百英里的數字上來回晃動，他開始減少了兩車之間的距離。

在查玲，狄辣客走上了左手的岔路，駛上一個長山坡。在前燈照射之下，有一輛巨大的八輪柴油貨車，

正在第一個彎上慢慢地前進，車上載了波瓦德公司的十四噸印報紙，分成爲二十大捲。當狄辣客看見這輛長大的貨車時，暗中咒駡着，它就在這座小山頂上的之字彎的中間。

他在後照鏡中，看見龐德的『班萊』駛進了岔路。然後，他想到了一個詭計。

『郝瑞伯，』他急忙地說，『把你的刀子拿出來。』

郝瑞伯立即一把刀子拔出來了。

『我在這輛大貨車後面慢下來，把你的鞋襪脫掉，爬到車蓋上，當我們車子開到貨車後面的時候，你就跳到貨車上去。我將會以步行的速度開車。這是安全的，把縛紙捲的繩子割斷。左邊的先割。然後割右邊的，我將會和貨車保持平行的，當你割了第一根繩子的時候，馬上跳回來。要當心，不要被紙捲掃掉了。』

狄辣客熄了前燈。把『墨斯得』駛到了大貨車的後面。當郝瑞伯手中拿着刀子，赤着脚越過擋風玻璃，沿着車蓋爬的時候，他使他的車子穩如磐石。郝瑞伯跳上貨車，順利地割了兩刀。

繩子被割斷之後，貨車上巨大的紙捲，紛紛由後面滾下去，落在公路上，繼續向前滾，進入黑暗之中。

龐德汽車上的燈光，正在轉彎的地方顯示。

由於卸去了貨物，這輛大貨車幾乎向前跳躍。狄辣客不得不加快一點速度，去迎接郝瑞伯——他跳回到車中，一半落在嘉娜背部，一半落在前面的座位上，狄辣客加快速度，駛上這座小山，貨車司機拚命的喊叫，他置諸不理。

當他匆匆地轉第二個彎的時候，他看見兩個前燈的光柱，在彎曲地向上射入樹梢上的天空，直到它們幾乎垂直了爲止。它們在那兒搖擺了一會，然後，旋轉着橫過天空，最後，消失了。

狄辣客縱聲狂笑起來。有一會兒，他的目光離開了公路，勝利地抬起頭來望着星星。

第二十一章 一息尚存

郝瑞伯格格地笑着，『上尉，巧妙的措施。有一捲紙破裂了，它會把他包起來，他剛剛沿着彎駛過來，第二捲紙是和第一捲一樣好的。一種良好的撒紙追蹤遊戲。』

『你幹得好，』狄辣客簡略地說，他想到了別的事，突然，他把車子停在路旁，隨即掉轉頭，『我們不能把龐德留在那兒，必須把他帶走。』車子再駛回去，『槍。』狄辣客發出了命令。

他們在山頂上從那輛大貨車旁邊經過，沒有看見司機的影子，狄辣客心中暗想：可能打電話到公司裏去了。他們沿着第一個彎走，有兩三家的燈光亮了。一羣人站在一捲紙周圍，這捲紙把他們的大門撞壞了。在公路右邊的藩籬內，有更多的紙捲，在左邊，一根電線桿已經撞斷了。然後，在其次一個彎上，是印報紙一種大混亂的開始，散開的紙一直伸展到山下，藩籬和公路上都點綴着紙。

彎的右邊有鐵欄杆，以防護一個陡坡，『班萊』已經把這道欄杆衝壞，它掛在一些撞彎的欄杆鐵柱上，頭朝下，一個輪子仍舊懸在折斷的後面輪軸上，車身差不多全毀了。

狄辣客停了車，他和郝瑞伯走下車，站在這兒傾聽。沒有什麽聲音，他們拿着手槍，走向『班萊』的殘骸，他們脚下踩着破碎的玻璃，鼻子裏聞到了强烈的汽油味和燃燒的橡皮味。車上燃熱的金屬在輕輕地響，破碎的散暖器上仍舊有水蒸汽冒出來。

龐德伏在這個陡坡的底下，離汽車二十碼。郝瑞伯把他翻過來，他臉上有血，不過，他還有呼吸，他們

搜索他全身，狄辣客取出了貝利達牌小手槍，放到口袋裏。然後，他們一同把他拖過馬路將他塞在『墨斯得』的座位上，有一半身體靠在嘉娜身上。

當她感覺到他是誰的時候，她發出一聲恐怖的尖叫。

狄辣客叱喝着：『閉嘴！』他上了車，把車子掉頭，自誇做了一件好工作。然後又對郝瑞伯說：『到破汽車那裏去把它的牌照拿來。快點。我會注意公路上的動靜的。』

郝瑞伯把毯子拉起來，蓋在這兩個無生氣的人的身上，然後跳下車。他用刀子作螺絲刀，很快地取回了兩塊牌照。當他們的大跑車開始移動的時候，當地一羣居民，拿着火把，走下山來，察看車禍的情況。

狄辣客心中微笑着，這個愚笨的英國人清理了這一切紊亂了。他愉快駕着車子駛赴契罕。

嘉娜可以體會到龐德在流血。他的臉靠着她的臉，都擱在座位上。她移動身體，使他有較多的空間，他的呼吸是沉重而不規則的，她不知道他受傷多重，她輕輕地對他說話，然後比較高一點，他呻吟着。

龐德逐漸復蘇了，她說：『詹姆斯，我是嘉娜。你好嗎？沒有什麽骨骼折斷嗎？』

她覺得他的手和脚在動。他說：『似乎還好，頭部跌破了，我說的話有條理嗎？』

『當然。』她說，『呃，聽着！』從黑色的小本子起，她匆匆地把她所知道的情況告訴了他。

他聚精滙神地傾聽這種難以相信的故事。然後，當車子駛過肯德堡的時候，龐德在嘉娜的耳邊輕聲地說：『我打算從後面跳下去，找電話打，唯一的希望。』

他開始跪着站起來，他的體重幾乎壓得她不能喘氣。

然後，有了尖銳噼啪聲，龐德跌回到她身上。

郝瑞伯輕聲地說：『你們再移動一下，就要死於非命。』

再過二十分鐘就要回到火箭場地了。嘉娜咬緊牙關，準備好讓龐德再度嘗試跳車。可是，這時汽車已經駛到了發射場地的門口，郝瑞伯一手拿着槍，一手鬆她的綁。

他們的鞋子被郝瑞伯脫掉了，趕進了發射圓坑的門，裏面有化學品的氣味，發光的火箭矗立在那兒，龐德看來，好像巨大的皮下注射針，準備好射進英國的心臟。

郝瑞伯的槍口下，龐德跟着布蘭黛慢慢地走下鐵梯，當他轉身穿過狄辣客辦公室的門戶時，他振作起來。突然，他神清氣爽了，他的倦怠和疼痛都消失了。必須做一些事情，他將會發現某種方法的。他整個身體和心靈都集中起來，變得和刀片一樣鋒利，他的眼睛再度有了神。失敗像蛇皮一樣，已經由他身上蛻去了。

狄辣客走在前頭，在他的辦公桌上坐下來。他手上拿着一枝手槍，槍口指着龐德與嘉娜之間中途的一點。

龐德聽見他背後的雙重門關上了。

狄辣客說：『我是勃蘭登堡師最好的射手之一。郝瑞伯，把她綁到椅子上，然後，再綁他。』

嘉娜絕望地望着龐德，龐德對狄辣客說：『你不會開槍的，因爲你害怕觸及燃料。』他慢慢地走向桌子。

狄辣客微笑着，目光隨槍口對着龐德的肚子，他說：『英國人，你的記憶力不佳，我告訴過你：雙重門把這兒和火箭發射坑隔開了。再走一步，你的胃就沒有了。』

龐德望着他那充滿自信的眼睛，停下來。

於是，他們兩個人都被郝瑞伯綁起來了，他們的四肢都被縛在鋼管椅子上，相距幾呎遠，位於玻璃地圖墻下，郝瑞伯出去了一下，把一具機械匠用以熔化金屬的汽油吹管拿進來。

他把這種難看的東西放在桌子上，動了幾下活塞，把空氣打進去，擦一根火柴把它點燃，管口立即噴出了兩吋長的藍色火焰，他把吹管拾起來，走向嘉娜，在離她兩三呎遠的地方停下來。

狄辣客冷酷地說：『現在，老實告訴你們，郝瑞伯是使用這類東西的專家，我們習於稱他爲「說服者」。他曾經用它「說服」過很多間諜，嘉娜•布蘭黛，妳是替誰工作的？』

嘉娜沒有做聲。

『郝瑞伯，選你喜歡的地方動手。』狄辣客說。

郝瑞伯向嘉娜走近一步，似乎呼吸有困難。

龐德冷淡地說：『站住，她是刑警總隊派來的，我也是一樣。』這些事情現在是沒有意義的了。它們對狄辣客已經沒有用。無論如何，明天下午可能沒有刑警總隊了。

『那比較好。』狄辣客說，『呃，誰知道你們變成了囚徒嗎？你曾經停下來打電話給任何人嗎？』

龐德心想：如果我說打了電話，他就會把我們兩個人射死。移屍滅跡，中止發射『奔月先鋒』的最後機會就沒有了。如果刑警總隊知道了，那他們爲什麼還沒有追來？不能說打了電話。我們的機會會來的。有人會發現『班萊』，華萊士沒有聽到我的消息時，他會躭心的。

於是，他說：『沒有打電話，如果我打了，他們就已經到這兒來了。』

狄辣客說：『不錯，既然如此，我不想再問你什麼話了。你這麼順利地回答，大概是因爲有這個女子在

這兒的緣故。郝瑞伯，把吹管放下來，你可以走了，告訴其他的人做必要的事，他們會感到奇怪的，我要在這兒款待一會兒客人，然後，我會到大房子裏去。叫他們把汽車清理一下，如果不好清理，乾脆把它燒掉好了，橫直我們再也用不着這種東西了。』他突叫大笑起來，『明白嗎？』

『上尉，我知道。』郝瑞伯勉强把吹管放在狄辣客旁邊，『也許你還需要。』他望着嘉娜和龐德說，然後走了。

狄辣客把手槍放在面前，他打開一個抽屜，取出一支雪茄，用一具打火機點燃，然後，他安適地坐着，悠然地抽烟，過了一會，他似乎下定了決心。溫和地望着龐德。

『你不知道我曾經如何渴望一個英國的聽衆。』他說，好像他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發表談話，『你不知道我曾經如何渴望告訴我的故事。事實上，一篇我的全部行動報告，已經寫好了，封存在愛丁堡一個可靠的律師事務所，那兒沒有危險的。我告訴他們：在「奔月先鋒」第一次發射成功之後，才能開封。你們兩人算是幸運，有機會先知道。明天中午，你們會從這些開着的門裏面，』他向右邊做了一個手勢，『看見從渦輪噴射出來的第一批水蒸汽，知道你們大約在半秒鐘之內就要活活地被燒死了。』他獰笑着。

『你不必對我們說笑話，』龐德粗暴地說，『匹夫，講你的故事吧！』

狄辣客的眼睛紅了一下，『一個匹夫，是的，我是個眞正的德國人，甚至英格蘭馬上就要同意：他們已經被一個德國人打敗了，那時，他們也許會停止稱呼我們爲匹夫——用命令叫他們那樣做！』他高興大叫起來。

他對龐德怒目而視，開始狠狠地咬指甲。然後，他把右手揷到口袋裏，好像在按捺怒火，用左手拾起雪茄，放到嘴唇，吸了一會兒，方才開始說話，聲音仍舊是緊張的。

第二十二章　特殊病歷

狄辣客對着龐德說：『我眞正的名字爲格拉夫•休戈•方•得•狄辣契。我母親是英國人，由於她的關係，我在英國受教育，直到十二歲爲止。然後我離開了這個污穢的國家，在柏林和來比錫完成了我的學業。

『在二十歲時，我到一家工廠去工作。那兒是專門製造特殊的鋼的，我把這些本事全都學到了。並且知道了很多飛機工業方面的事。就是在那時候，我開始聽到鈮，然後，我入了黨。戰爭旋即開始了，一個奇妙的時間，我當時二十八歲，在一四零裝甲旅充任一名上尉。我們進攻在法國的英國軍隊，勢如破竹，眞是令人興奮。』

狄辣客猛力地抽了一會兒雪茄。龐德猜想：他正在烟霧中觀看比利時正在燃燒的鄉村。

『親愛的龐德，那是偉大的日子。』狄辣客把他那長長的手伸出來，將雪茄在地上弄熄了。『不過，後來，我被挑選到勃蘭登堡師，我不得不離開女人和香檳，回到德國接受訓練，以便進攻英國。後來，我又被調到情報機構的外國情報部門。然後，希特勒被那些像猪一樣的將領出賣了，使得英國人和美國人在法國登陸。』

龐德諷刺地說：『太壞了。』

『親愛的龐德，的確是太壞了。』狄辣客不理這種諷刺，『不過，對於我，這是這場戰爭的最高潮。我們的司令官把他手下的破壞份子與恐怖份子都派到敵人的戰線後面去。我們的部隊分成了許多小組，每一個小組以它指揮者的姓氏爲名，我這個上尉率領了一個小單位，稱爲「狄辣客契小組」，在一九四四年十二月

和有名的一五〇裝甲旅突破亞當防線，穿過美國部隊。當這個裝甲旅撤退時，我仍舊留下來，走進了亞當森林，在聯軍戰線後方約五十英里，我們一共有二十個人，十個成年，十個少年；率領這些少年的就是郝瑞伯，他是我們這個小組的劊子手和「說服者」。』狄辣客愉快地笑來了。

龐德吮吮嘴唇，回憶着他踢郝瑞伯的情形，他用力够猛嗎？够的，他使用了他的全力。

狄辣客驕傲地繼續表示：『我們在那森林中停留了半年，隨時都用無線電向祖國報告。在離我們藏匿處一英里遠的地方，有個大農莊。它四周建築了不少活動房屋，充作一個英美聯軍的聯絡單位辦事處。這個單位非常散漫，沒有什麽安全措施，我決定去把它炸掉。我的計劃是派兩個人穿着英國人和美國人的軍服，駕駛一輛擄來的巡邏車，裝兩噸炸藥，在晚上七點鐘吃晚飯的時候，去把那個地方炸毁。在那天上午，這個計劃決定之後，我交給副手去執行。我自己則穿着英國通訊兵的制服，獨自到附近公路上去攻擊一個日常送信的傳令兵。我把他射死了，將他拖到森林裏，放在他駕駛的車子上，縱火焚燒。』

狄辣客看見龐德現出憤怒的樣子，他繼續表示：『然後，我走到路上去，不幸受到我們自己一架飛機的攻擊。我受了傷，在溝裏躺了很久，到下午，我被一輛英國的汽車救起，駛向那個聯絡總部，信不信由你！我一到就恰好碰到我們的爆炸計劃正在那兒執行，我因而被炸掉了半邊臉，他們不知道我是誰，我穿着標準的英國軍服。』

狄辣客停下來，取出第二枝雪茄，把它點燃。房間裏是靜寂的，只有吹管發出已經變小的噴火聲。龐德想：它的壓力快消耗掉了。

他轉頭望着嘉娜，看見了左耳後面的傷痕，他對她微笑着，鼓勵她，她也報以微笑。

狄辣客說：『可談的不多了。那一年，我被人由這個醫院送到那個醫院，我逐漸作我的計劃。那一年，我的國家在受苦受難，我對於英國人越來越痛恨，』這時，他臉上的青筋暴起來了，用手拍桌子，鼓起眼睛來看龐德和嘉娜，高聲大叫：『我憎恨你們。你們這些猪！無用、懶惰、拍美國人馬屁、死要錢！我知道，我所需要的只是錢和一個紳士的外表。紳士！紳士是我可以欺騙的人。例如：在花花公子俱樂部的裏那些傻瓜。幾個月以來，我在他們身上撈到了很多錢，直到你出來才破壞了我的計劃。』

狄辣客把眼睛瞇起來，厲聲地問：『什麽使你注意到香烟盒？』

龐德聳聳肩，冷淡地說：『我的眼睛。』

狄辣客說：『呃，那天晚上，也許我有點大意。現在，我談到哪兒？啊，在醫院裏。那些好心的醫生都異常急於幫助我，以發現我眞正是誰。結果，他們使我變成了休戈•狄辣客。多麽巧！從狄辣客契變成狄辣客！我試想着；這可能就是我。他們都非常驕傲，說這當然是你，我順水推舟，襲用了這個名字。離開醫院，在倫敦走來走去，找尋一個人來殺戮和搶刼。有一天，我在畢卡廸村街一幢高樓的小辦公室裏，打死了一個猶太人。他是放高利貸的，保險箱裏有一萬五千鎊。

『然後，我逃離英國，跑到丹吉爾去。那兒是個自由港，你可以做任何的事情，買任何東西。鈮，噴氣時代，我懂得這些，我並沒有忘記我自己的職業。然後，我開始工作。五年之久，我都在爲金錢而生活。我勇敢得像一隻獅子，冒很大的危險。突然，一百萬鎊到手了。然後是第二個一百萬鎊，第五個一百萬鎊，第二十個一百萬鎊。然後，我回到英國。我花費了其中的一百萬鎊，倫敦就在我的口袋裏了。

『然後，我回到德國，找到了郝瑞伯和五十個優秀的技術人員，都是忠誠的德國人，像我很多其他的舊

日同志一樣，全都化了名。我把命令給他們，他們等待着。

『後來，我又到莫斯科，和適當的人接觸。他們傾聽我的計劃，把華爾德給了我，他是個導向飛彈專家。接着，俄國人又開始製造一個原子彈頭。』他向天花板做了一個手勢，『那就是現在在那兒等待的，然後我回到了倫敦。』

這時，他停住了一下。『女王加冕，我寫信到王宮，勝利了，狄辣客封爲爵士。』他縱聲狂笑了，『英國在我脚下。然後，我的人員來了，我們開始工作。並且，我們在你們英國海峽建立了碼頭，以接受補給品。在星期一晚上，俄國朋友的補給品及時到達了。不過，那時，但朗必定聽見了一些東西，這個老傻瓜，他向供應部報告，郝瑞伯聽見了。這兒有五十個志願去殺但朗的人。結果是巴茲奇英勇地犧牲了性命。

『這個新的原子彈頭裝上去了，非常適合。那個舊的彈頭——充滿了供應部所珍愛的儀器的錫罐，現在已經在鐵幕中的斯得町，那艘忠實的潛水艇，現在正在回來的途中，不久，』他看了一下手錶，『就會到達英國海峽，在明天中午過一分鐘，把我們完全接走。』

這時狄辣客講得很起勁，嘴角上有不少白沫，他用手背擦掉了，凝視着天花板，突然他又笑起來，望着龐德。

『我們上了潛水艇之後，你知道我們首先做的事是什麽？就是要把這些你感興趣的鬍子剃掉。你如果剃光頭，蓄鬍子，連你母親也不會認識你。我們在這兒剃光頭、蓄鬍子，是一種警戒的措施，以免顯露本來面目。』他吃吃地笑着，接連地噴咽。

突然，他以懷疑、銳利的目光望着龐德，『喂，講幾句話呀，不要像啞子一樣的坐在這兒，你認爲我的

故事如何？你不以爲這是特殊的、不平凡的嗎？一個人完成了這一切事情，說呀，說呀。』

龐德說：『是的，這是一種不平凡的病歷。沉重的癲狂症，妬忌和虐待的謬見。妄想自大狂的憎恨和復仇慾。奇怪得很，這可能使你的牙齒有些事情做，他們稱爲磨牙，來自你小時候吸吮大拇指。是的，當他們把你送進瘋人院的時候，我希望這就是心理學家所將說的話，「食人巨怪的牙齒」，在學校時受到恐嚇等等。這對於一個兒童有特殊的影響，然後，納粹主義有助於煽動這些火焰。然後，你醜惡的頭部着了魔。你用這種魔道指導着你自己。我料想那就確定這些情況了。然後，你眞的瘋了。和那些自認爲是上帝的人是同樣東西。特別的倔強，絕對的狂信，你幾乎是個天才，意大利犯罪學者南博索會喜歡你，如同你是一隻必須予以射殺的瘋狗一樣。否則，你就會自殺，有癲狂症的人通常都是這樣的。太壞了，可悲的事。』

龐德的嘲笑生了效。狄辣客聽了非常憤怒，兩眼血紅，汗水由下顎滴到襯衫上；口水也在由嘴裏流出來。這種辱罵必定使他想起了某種上帝才知道的刺痛的記憶，他從椅子跳起來，向着龐德衝過去，揮着拳頭，痛擊龐德。

龐德咬着牙齒，忍受着。

狄辣客在把椅子連同龐德搬起來兩次之後，他那旋風般的怒火突然消失了。他把手帕掏出來揩臉和擦手。然後，他靜靜地走到門口，橫過龐德下垂的頭，對嘉娜說話。

他說：『我不認爲你們兩個會給我任何更多的麻煩。郝瑞伯綁人打的結是解不開的。』他對滿臉血汚的龐德做了一個手勢，『當他醒過來的時候，妳可以告訴他，明天快到中午時，這兩扇門會再度打開，幾分鐘以後，你們兩個人就化爲烏有了。』

然後，狄辣客穿過內部的門，外部的門也隨即砰的一聲關上了。

龐德慢慢地抬起頭來，他那血污的嘴忍痛微笑着，『必須使他瘋狂，』他困難地說，『不要給他時間去思索，必須使得他精神錯亂。』嘉娜以不瞭解的神色望着他。

『好了，』龐德嘶啞地說，『不用煩惱。倫敦是沒有危險的，我想到了一個計劃。』

那支放在桌上的吹管，『噗』的一聲熄滅了。

第二十三章　九死一生

龐德在頭部挨了狄辣客的一頓老拳之後，曾經一度昏迷，現在已經逐漸地清醒了。他對着桌子點點頭，急切地說：『打火機，我必須設法使他忘記它。跟我來，照我的樣做。』他開始逐漸地搖動鋼管椅子，向着桌子移過去，『千萬不要搖翻了，不過，要快一點，否則，吹管燈會變冷。』

於是，嘉娜像兒童做遊戲似的，跟在龐德後面，小心地把椅子搖到了吹管旁邊。龐德再繞着桌子，搖到狄辣客的座位那兒，以驚險的動作，用口把打火機銜着，再搖回嘉娜的身邊。

然後，龐德做了三件困難的工作。首先，他把打火機放在桌子邊上，把吹管移過來，排在一起。然後，爲吹管打氣。最後，使打火機着火，將吹管點燃。

吹管點燃之後，龐德又吃力地用牙齒咬着，來燒綁着嘉娜右臂的繩索——這種繩索是銅絲絞成的——於是，嘉娜的右臂自由了，她連忙用右手接着吹管。

龐德累極了，把頭垂下來，靠在肩膀上，活動筋肉。在不知不覺之中，嘉娜已經低下頭把綁他的繩索燒

斷，於是他自由了，他仍舊坐在椅子上休息，等待着恢復精神，突然。愉快地感覺到嘉娜的櫻唇在他嘴上輕吻。

他睜開眼睛，她站在他面前，她的眼睛是雪亮的，她鄭重地說：『這是酬謝你的辛勞的。』

『妳是個奇女子。』他簡單地說。

不過，這時，由於知道她必須要去做什麽，知道她可能生還而他只能再活幾分鐘的時候，他閉上了眼睛，以免她看見他的眼睛裏所流露的絕望的神色。

嘉娜看見他臉上的表情，便轉身向着別的地方。她覺得這只是精疲力盡和身體受傷的最後效果。她突然想到了她辦公室隔壁的盥洗室的清潔劑。

她走過相通的門，進入她自己的辦公室，覺得有別的人曾經在這兒打過字和化妝。她走到那個小盥洗室，感到她自己多麽難看和疲乏。不過，她還是先拿了一條濕毛巾和一些清潔劑走回來，化了十分鐘的時間，來清理戰場——龐德的臉。

他靜靜地坐着，把一隻手放在她腰間，感激地望着她。然後，當她已經回到她房間裏，並且他聽見她關上盥洗室的門的時候，他站起來，弄熄了吹管的火焰。走進狄辣客的淋浴室，脫下衣服，在冷水下淋了五分鐘。當他在鏡子裏觀察他受傷的臉的時候，他悲傷地想着：這是在替屍首洗滌啊！

他穿好衣服，回到狄辣客的辦公桌上，把它搜查了一遍，結果只有一項收穫——半瓶威士忌。然後，他取出兩個杯子和一些水，呼喚嘉娜。

她隨即來了，聽到龐德說是酒，便說：『你喝吧，在一分鐘之內，我就會準備好的。』

龐德倒了一杯，兩口把它喝完。然後，點燃一支香烟，坐在桌子邊上抽，覺得酒從胃裏燒到脚上。

嘉娜來了，變得和他第一次看見她的時候那麽漂亮。龐德遞了一杯酒給她，他自己也端起一杯來喝，他們舉起了杯子，相視而笑。

龐德站了起來，對嘉娜敍述着他剛才想到的計劃。就是：他拿着打火機，走到『奔月先鋒』尾鰭旁邊點燃一枝香烟，引起爆炸，使原子彈頭不能發射，祇是熔解掉。而嘉娜則躲到狄辣客的浴室裏面，開足蓮蓬頭冲水，以免被爆炸波及，到後來再設法逃走。

嘉娜對於這個計劃，不以爲然，她憤怒地說：『我們必須想別的辦法。你並不相信我會打任何主意，只是告訴我你認爲我們必須怎樣做。』她走到地圖墻邊上，開了電燈，『當然，如果我們必須用打火機，我們也不得不用。』她凝視着那種假的飛行計劃圖。『不過，如果我們必須那麽做，我們也要一同去做。我寧願在那兒燒死，要和你一同去，我們是有難同當的。』

龐德的眼色變柔和了，他走過去，把一隻手摟着她的腰，擁抱着她。他說：『嘉娜，妳是個可愛的人。如果有其他的辦法，我們自然要採用。不過，』他看了一下手錶，『這時已經過了十二點，我們必須迅速地決定，狄辣客可能在任何時間派警衛來看我們。同時，誰知道他會在什麽時候走來確定旋轉羅盤。』

她像一隻貓兒般的在他臂彎扭動，她口張開來，興奮地望着他，輕聲地說：『旋轉羅盤，確定旋轉羅盤。』她的身體靠着墻，目光在龐德臉上搜索着，『你沒有想到嗎？在他走了之後，我們可以去把那些旋轉羅盤扳回來，回到舊的飛行計劃上，那麽，火箭就會掉在北海中它假定的目標所在了。我們能不能辦到呢？』

『妳知道其他的方向嗎？』龐德機敏地詢問。

『我當然知道。』她急切地說，『我處理這些資料已經有一年的經驗。我們沒有氣象報告，但是我們必須去冒那種險。今天早晨，氣象預報明天的情況和今天一樣。』

龐德說：『那麽，我們可以做這件事了，我們要躲藏在某個地方，並使狄辣客認爲我們已經逃走了。洩氣坑如何？如果我們使機器把地面打開了，就可以下去。』

『那要下跌一百呎。』嘉娜說，搖搖頭，『而且墻壁是光滑的鋼鐵。好像玻璃。此外，海灘上又有警衛。』

龐德沉思着。然後，他的眼睛雪亮了。『那麽，我們可以躲到一個通風圓軸裏。』他說，『來。』

龐德走到圓豎坑裏，扳動機件，使洩氣坑上的鋼板移開了，然後，再回狄辣客的浴室裏，將窗帘拉下來。他和嘉娜將窗帘撕成一條一條，再連接起來。他在最後的一條上做成一種折斷的樣子，以給予一種這根逃亡的繩子已經折斷的印象，然後，他把另外一端牢牢地綁在一個尾鰭的尖端，再把其餘的繩子丟下洩氣坑。

這不過是一種假的情況。不過，它可以拖延時間。

通風圓軸每隔十碼一個，離地四呎高，但內部有四十呎長。龐德數了一下，這種圓軸共計有五十個。他們選定一個，由內部向外爬，像爬山的人爬一個岩石烟窗一樣。一小時之後，他們在頂上轉彎的地方停下來，他們的肩膀和兩手，都被圓軸內粗糙的墻壁割破了。他們精疲力竭地躺着，緊緊地擠在彼此的懷抱裏。他們的頭部離外面門上方的圓鐵格子只有幾吋遠。他們傾聽着衛兵在一百碼外的黑暗中來回地走動。

五點鐘、六點、七點。慢慢地，太陽出來了，海鷗開始叫了。然後，突然有三個人影向他們走過來。他們是狄辣客，華爾德和郝瑞伯。他們沒有說話，像劊子手一般的走着。狄辣客用鑰匙開了門——它在龐德和

嘉娜緊緊擁抱的身體下面幾呎之處——魚貫地走進去。

大約過了十分鐘之後，在他們下面的門，突然打開了。郝瑞伯在急切地叫衞兵隊長，一個人跑過來。

郝瑞伯緊張地說：『英國人逃走了。上尉認爲他們可能躲在一個通風圓軸裏，我們要冒一下險，火箭圓坑會再度打開，我們要淸理一下燃料產生的烟。然後，華爾德博士會把蒸氣皮管逐一地放進每一個通風圓軸裏，如果他們在那兒，那它會使他們完蛋，挑選四個人，橡皮手套和救火衣都在下面，我們要去移開加熱器的壓力。叫其他的人注意傾聽喊叫聲，明白了嗎？』

這個人用德語回答：『遵命！』隨即跑步回去，郝瑞伯那種焦急的面孔，消失到門裏面去了。

當圓頂分開時，他們頭上方有沉重的隆隆聲。

然後，蒸氣皮管要開始工作了！

龐德心中忖度着：這種蒸氣能夠噴到四十呎上面來嗎？壓力會持續嗎？有多少汽鍋供給蒸氣？他們會選擇那個通風圓軸開始？他們爬上來的時候留下了什麽痕迹嗎？

他覺得嘉娜在等待他作說明。做些事情，保護他們。

五個人跑步經過他們下面，消失了。

龐德在嘉娜耳邊輕聲地說：『這可能傷害我們，嚴重到什麽程度，很難說。沒有別的辦法，只有忍受。不要做聲，』他感到她手臂上傳來了應答的壓力。『把妳的膝蓋拱起來，不要害羞。這不是害羞的時候。』

嘉娜憤怒地耳語：『閉嘴。』他覺得她的一隻膝蓋在拱起來，直到它被禁閉在他的兩腿之間爲止。他自己的膝蓋隨即適應着，直到它不能再移動了爲止。她憤怒地扭動着。龐德輕聲地說：『不要做傻瓜。』把她

的頭拉得靠在他胸前，以便可以用他那打開的襯衫遮着她的一半臉。

他盡量地遮蓋着她，他們的脚踝和他的手是無法掩護的，他把襯衫的衣領拉起來，以儘量遮掩他們的頭部。他們互相緊緊地擁抱着。好像在矮樹叢裏的一對愛人，等待着脚步聲走過去，以使他們可以再度開始。

他們等待着，蒸氣的嘶嘶聲在遠處響了，然後逐漸地變大。他拉開襯衫，可以看見許多衞兵在注視這些通風圓軸——雪白的蒸氣從其中冒出來——以便傾聽他們的叫喊聲。

他可以感覺到嘉娜的心臟在靠着他的心臟跳動。她不知道會發生什麽事，只是信賴他，他再度叫她勇敢一點，不要做聲。她很生氣地說，沒有問題，她的身體更緊靠着他。

呼！蒸氣聲越來越近了。然後，突然，有一股極大的壓力和熱氣，耳中有怒吼聲，身體上有一陣火烤的疼痛。

然後，異常的靜寂。脚踝上和手上既極冷而又火燒似的，身上覺得濕透了，喉嚨窒息得要努力把純粹的空氣吸入肺部。

他們的身體自動地分開，以爲他們已經起泡的皮膚獲得較多幾吋的空間和空氣。他們的呼吸在他們的喉嚨裏發出嘎嘎聲，水泥上噴出的水落在他們張開的口裏，他們只好低下頭來，把水吐出去，和他們濕透的身體上的細流滙合，經過脚踝，由圓軸壁上流下去。

蒸氣管的呼號聲由他們這兒移開了。最後，終於停止了。在他們這個狹窄的水泥牢獄裏，是異常靜寂的，只有他們穩定的呼吸聲和龐德手錶的滴答聲。

他們躺在那兒等待，撫慰着他們的疼痛。

半小時——半年——以後，華爾德與郝瑞伯和狄辣客三個人，魚貫地由他們下面走出去了。不過，爲了預防起見，在發射圓坑內，他們還留了五個警衛人員在把守。

第二十四章 旋轉乾坤

『那麼，我們全都同意了？』

『是的，狄辣客爵士。』這是供應部部長在說話，龐德認出了那精悍的影子。『那都是安置好的，本部的人員，今天早晨曾經會同空軍部去把它們核對過了。』

『那麼，如果你們給予我特權的話。』狄辣客把一張紙擧起來，轉身向着發射的圓頂。

『爵士，就這樣，請你不要動，手臂在空中。』鎂光燈泡閃爍着，許多照相機在呼呼和卡拉地響，似拍最後一次照片。狄辣客轉身向着圓頂走了幾步。龐德看來，他似乎差不多穿過發射場地門上方的鐵格子，筆直地望進他的眼睛。

一小羣新聞記者和攝影記者分散了，紛紛走過水泥地，只留下了一羣官員在等待狄辣客出現。

龐德看看他的錶，十一點四十五分，他想：要趕快了。

在疼痛之中，他心中不斷地複述嘉娜所告訴他的矯正旋轉羅盤的數目，也不斷地移動肢體，使血脈流通。

『準備好了，』他對嘉娜耳語着，『妳好嗎？』

他可感覺到她在微笑，『好。』她努力不想到她那起水泡的脚，和由通風圓軸下降時的磨擦。

在他們下面的門關上了，鎖起來了。裏面出來了五個警衛人員，狄辣客跟在他們後面。大踏步走向那羣官員，手上拿着那張謊造的數字。

龐德又看了一下錶，十一點四十七分，『現在，我們要下去了。』他輕聲地說。

『祝你順遂。』她也輕聲地回覆。

滑動，刮擦，割裂，他的肩膀小心地伸縮。起泡、血汚的脚爬着尖銳的鐵節，龐德這受傷的身體，在軸壁的撕扯之下，下降這四十呎長的圓軸，心中祈禱着嘉娜在跟着下降時有力量來忍受這種考驗。

然後，他爬完了通風圓軸，走到鋼板上，跑向梯子，留下一道血紅的脚印，和肩膀上滴下來的血跡。

這時，這個圓豎坑的頂已經揭開了，天空的藍色混合着陽光，使龐德覺得他在一顆巨大的藍寶石內奔跑。

龐德全身大汗，氣咻咻地爬上那無盡的梯級。他抬頭望望這高聳的火箭，分不清它的鼻部在那兒結束，青天在那兒開始。

豎坑內異常的靜寂，龐德可以聽見發光的『奔月先鋒』內部，在發出滴答的響聲，這是因爲狄辣客在兩百碼以外的發射點，按開關發無線電波到這兒來。這種滴答聲一停，串齒輪就會呼呼地響，渦輪噴射蒸氣，然後，火箭就在噴出的火焰上慢慢上升，開始它巨大的加速曲線。

現在，他到了折疊起來、靠着墻的架空橋旁邊，他移動槓桿，這座架空橋慢慢地伸向火箭上一個四方的細線痕跡的所在，它就是旋轉羅盤室的門。

龐德由橋上爬過去。有如嘉娜所說，這兒有個銀幣大的紅色弧光，按一下，滴答，這個小門開了。他小

心地走進去，把裏面的兩個操縱着運行和方向的把手，先後調整了。他看了一下錶，離發射只有四分鐘了。不要慌，出來，關門，由架空橋上爬回來。收回架空橋。現在，下鐵梯。

在底下，嘉娜正打開狄辣客辦公室外面一層門等待他。衝了進去，砰的一聲，嘉娜關上了外層的門。另外砰的一聲，他們已經橫過房間，進入了浴室。他們站在蓮蓬頭下面，擁抱在一起，讓水冲下來。

狄辣客的辦公室裏有一具收音機，嘉娜剛才把開關打開了，這時，突然響起來，英國廣播公司的廣播員在興奮地說：

『……有五分鐘的躭擱。狄辣客爵士受到敦促，要對麥克風說幾句話。』

龐德關掉了龍頭，收音機裏的聲音聽得比較清楚了。

『他現出非常自信的樣子，在部長耳邊說了幾句話，他們兩個人都笑起來了。今天這兒天氣很好，在遠處的海岸巡邏站附近觀衆很多，不下兩萬人。瓦墨海灘上也黑壓壓的一大片，似乎全肯德郡的人都出來了。呃，碼頭上的情況如何？有一艘潛水艇剛剛浮起來停靠。我敢說是我們一艘最大的潛水艇，狄辣客爵士的工作人員已經下去了，排隊站在碼頭上，現在，他們魚貫地上潛水艇了，紀律很好。必定是海軍部的主意，在海峽中給他們一個特殊的大看臺。現在，狄辣客爵士走向我們，不久他就要對你們說話了。在發射點上的每一個人都向他歡呼。他正在走向發射點。啊，他來了。』

龐德和嘉娜受了傷的身體，互相擁抱着，他們沒有說話。由於情緒激動，身體都有點顫抖，他們茫然地互相凝視着。

狄辣客的聲音在說：『各位，我要來改變英國歷史的進程了，在幾分鐘之內，你們的生活，都將由於「

奔月先鋒」的撞擊力而予以改變。我感到非常驕傲而高興，因爲命運把我們從全國同胞裏面挑選出來，以發射這支復仇的巨箭進入天空，向全世界顯示我們祖國的力量。我希望這次發射將永遠是一種警告，就是我們國家的敵人，將難逃失敗的命運。現在，我要謝謝各位的收聽，同時，我誠懇地希望，你們之中有子女的，請在今晚把我的話複述給他們聽。』

接着是一片喝采的聲音。然後，又是廣播員在說話：『現在，我要把廣播器交給一個專家了，他是供應部的大隊長譚隸，他會向你們描寫「奔月先鋒」實際的發射情形。他講完以後，你們將會聽到彼得•覃布爾敍述目標區的情景，他是在目標區的一艘海軍安全巡邏艦「秋沙鴨」號上的。譚隸大隊長，請。』

龐德看了一下錶，對嘉娜說：『只有一分鐘了，現在，』他伸手去拿一塊肥皂，揑了一些下來。『當時間來臨時，把這種東西塞着妳的耳朵。那種響聲是可怕的。我不知道熱如何，不過，它不會持久，這些鋼墻可能承受得起。』

嘉娜望着他微笑地說：『如果你緊抱着我，那將不會太壞的。』

『……現在，狄辣客爵士的手，已經放在發射火箭的開關上，他正在注視着一隻精密時計。』

『十。』另外一個人高聲地說，他的聲音很洪亮，像敲鐘一樣。

龐德打開了蓮蓬頭的龍頭，水嘶嘶地流在他們擁抱的身體上。

『九。』計時員又高聲地說。

『……雷達工作人員們都在注視雷達幕，上面除了一團斜紋之外，沒有什麼東西。』

『八。』

『……大家都把耳塞戴起來了。發射點是個堡壘，它是毀不了的，它的鋼骨水泥墻有十二呎厚，金字塔形的頂，尖端厚達二十七呎。』

『七。』

『……首先，無線電波將會停止在渦輪邊上的定時機械，使串齒輪轉動，……』

『六。』

『活塞會打開，液體燃料從油槽中流下來……』

『五。』

『……當燃料到達火箭摩托時，由串齒輪點火……』

『四。』

『……在過氧化氫和高錳鹽酸混合時，會化成蒸氣，渦輪的抽水機開始轉動……』

『三。』

『將燃着的燃料抽得穿過摩托，從火箭的尾部進入洩氣坑，極高的熱……攝氏三千五百度……』

『二。』

『……狄辣客爵士在準備按開關了，他正在對裂縫凝視外面，他的前額上有汗。這兒極端的肅靜，可怕的緊張。』

『一。』

除了水不斷地射在這兩個擁抱的身體上嘩啦嘩啦的響聲之外，再沒有其他的聲音了。

發射！

這一吼，龐德的心臟幾乎跳出來了。他覺得嘉娜在顫抖，靜寂了，只有水的嘶嘶聲……

『……狄辣客爵士離開了發射點，靜靜地走到懸崖邊緣，到了起重機旁邊，現在在下坡。當然，他必須走到潛水艇上去，電視幕顯示了一點來自火箭尾部的蒸氣。現在，他到達碼頭上了。他回頭看，把一隻手舉起來……』

一種輕輕的雷霆聲傳到了龐德和嘉娜這兒，這種聲音逐漸變大，他們脚下的磁磚地開始顫動。一陣颶風在呼嘯，這種聲音在折磨。他們墻壁在發抖，冒汽，在他們搖晃的身體之下，他們的脚開始失去控制，抱住她，抱住她，停止它！停止它!!停止那種呼嘯聲!!!

老天爺，他要發昏了。水是滾燙的，必須關掉龍頭，控制住它。沒有。水管爆裂了，蒸氣，氣味：鐵，油漆。

抱她出去！抱她出去!!抱她出去!!!

然後，靜寂了。靜寂得你可以感覺到擁抱，擠在一起。現在，他們在狄辣客辦公室的地下，浴室的電燈仍舊是亮的。這兒鋼墻彎向他們，像個大水泡，嘉娜的眼睛睜開了，她在微笑。可是，火箭怎樣了？它奔赴倫敦？還是北海？收音機似乎無恙，他搖搖頭，把塞耳朵的肥皂取下來。

『……火箭在雷達幕中央平穩地運行。一次成功的發射……當然，現在聽不見它的聲音了。狄辣客爵士現在在海峽中，潛水艇也像火箭一樣地開走了，它的速度必定有三十多海浬，掀起了一條豆大的水跡，現在，它在東古得汶沿岸，向北行駛，它馬上就要追上巡邏艦。他們要看發射和降落，這是一種非常驚奇的旅行，

這兒沒有一個人明白這一點，甚至海軍當局也感到有點神秘。海軍總司令那瑞在打電話，不過，我所能向你們報告的，到此爲止。從現在起，請你們聽彼得·覃布爾在東海岸附近某地「秋沙鴨」號軍艦上所作的廣播。』

躺在地上水池中的兩個沒有氣力的身體，只有肺部在起伏，顯示他們還是活的，不過，他們受震的耳鼓，仍舊在聽收音機裏傳出的廣播。現在，是對他們工作的裁判了。

『這是彼德·覃布爾在說話。現在是個美麗的下午，此地在古得汶沙灘的北部，風平浪靜，陽光燦爛，據報告，目標區的船舶都已清除了。雷達幕上還沒有出現什麽東西。有關方面不允許我報告我們可以看見它的時候的距離。這是爲了安全的緣故，不過，我們將只能看見火箭一秒鐘，目標現在正在雷達幕上顯露，必定是在此地北部七十英里……啊，一艘大潛水艇迅速地開過來了，大約只有一英里遠，大概就是狄辣客爵士和他的工作人員所乘的那一艘。關於這艘潛水艇，我們什麽都不知道。艦長艾德華說它並沒有回答亞爾廸斯燈，沒有掛旗幟，非常神秘，我現在看見它了，在望遠鏡裏，非常清楚。我們改變航路來攔截它。艦長說它不是我們的，必定是外國的。喂，它在毀壞它的旗幟，什麽？老天爺，艦長說它是一艘俄國的潛水艇。現在，它下了旗，正在下沉。砰！我們對着它的頭部發了一砲。可是，它消失了，潛水艇探索器顯示：它在水下行駛得更快，二十五海浬。現在，它是在目標區了，目前是十二點二十分。「奔月先鋒」必定已經回頭，在下降途中了。一千英里高，下降速度爲一小時一萬英里，它隨時會來，希望不會發生悲劇，那艘俄國潛水艇正在危險地區。雷達管理員的手舉起來了，這表示火箭要來了。它來了，它來了……老天爺！那是什麽？注意！注意！可怕的爆炸，黑雲升入空中。海嘯般的巨浪在向我們湧過來。大水墻在倒下來。潛水艇在那兒，老天爺！它翻了身從水上拋起來，大浪來了……』

第二十五章　文過飾非

第二天下午，局長坐在他的辦公桌上，正在向他對面的龐德說：『……到現在爲止，兩百人死亡，同樣多的人失蹤，東海岸仍舊有報告送來，荷蘭有壞消息，破壞了他們很長的海堤，我們的損失大多數爲巡邏艦艇，其中兩艘傾覆了，有一艘是「秋沙鴨」指揮官和英國廣播公司的那個廣播員都失蹤了，古得汶燈塔的停船所毀壞了，比利時和法國還沒有消息，將來的賠償費頗爲可觀。』

這時，龐德遍體鱗傷，身上有很多地方敷了藥，貼了紗布棉花，一移動脚，兩腿就很疼痛，他的左臉和鼻樑上都有鮮紅的條紋，太陽晒在藥膏上閃閃發光，他的椅子旁邊放了一枝手杖，一隻戴手套的手拿着一枝香烟。

『局長，關於潛水艇，有什麽消息嗎？』他問。

『他們找到了它，』局長滿意地說，『傾側在大約三十噚深的海底，搜尋火箭殘骸的救難船，現在正在它上面。潛水伕已經下去了，它對信號沒有回答。今天上午，俄國大使到外交部去了……在廣播停止之後，內閣就不斷的開會。在愛丁堡的那些律師把狄辣客的那些文件向世界公佈以前，華萊士助理總隊長已經控制了他們，我猜想這是一種可怕的文件，看起來好像它是耶和華寫的東西。昨天晚上，華萊士把它送給內閣，留在唐寧街十號填寫表格。』

『我知道，』龐德說，『昨天晚上在醫院裏，直到深夜，他都在繼續打電話問詳細的情形。以致他們給

我注射麻醉藥，我都不知道，要發生什麼事？』

『他們正在試行歷史上最大的掩飾故事。』局長說，『許多科學上的廢話，說燃料只燒去一半，撞擊時意外的強力爆炸。充分的賠償，將予支付。不幸喪失了狄辣客爵士和他的工作人員，偉大的愛國者；不幸失去了一艘皇家潛水艇，最新式的實驗模型。命令誤解了，非常不幸，幸而船員甚少。行將通知他們的最近親屬；不幸失去了英國廣播公司的人，把英國海軍旗幟誤認爲俄國海軍旗幟，不可解的誤解。這兩種旗幟非常相像，潛水艇殘骸中已發現英國的旗幟。』

『可是，關於原子爆炸如何？』龐德問。

『不必躭心，』局長說，『這種小規模的爆炸，菌狀雲並不十分顯著，供應部人員聽說在東海岸用蓋氏反應器檢查，並沒有發現有原子塵的反應。現在，原子塵向北飄，回家去了。』局長冷酷地微笑着。

龐德疼痛地微笑着說：『我明白了，多麼適合。』

『當然。』局長拿起烟斗，開始裝烟絲，繼續表示，『有一些難聽的謠言，很多人看見你和布蘭黛小姐躺在擔架上，被人們從火箭場地擔出來。然後，又有波瓦德公司控告狄辣客使他損失了許多報紙。要查究駕那輛亞華羅密歐牌紅色跑車的青年爲什麼跌死了，有人會報告你的「班萊」的殘骸，車上還有枝長筒柯爾特手槍。然後，還有供應部。同時，華萊士昨天必須召喚一些部下去幫助清理伊伯利街的那幢房子。不過，這些人都受過訓練，會保守秘密的。自然，大謊往往成爲危險的事。可是，與德國發生糾紛？還是和俄國作戰？英國和美國人將只樂於寬恕。』

局長停下來，擦火柴點燃烟斗，繼續說明英國獲得了一艘高速潛水艇和關於俄國原子彈的線索，是高興的事。俄國人將會因此次失敗而改組政府，在德國方面，這只是顯示納粹的殘餘份子尚多，使得內閣對於德國重整軍備要更小心，並使得華萊士的安全工作更容易做一點。

『報紙會刊載這個故事嗎？』龐德懷疑地問。

局長聳聳肩說：『今天上午，首相約見了各報負責人，我猜想他一直在推脫這個故事。如果謠言傳得更厲害，他可能不得不再度約見他們，告訴一些實情。然後，他們就會正常的。當事情重要時，他們總是會這樣的。目前主要的事，是爭取時間，使火把熄滅。因爲現在每個人都把「奔月先鋒」異常引以爲榮，以致他們並不十分密切地探究出了什麼岔兒。』

這時，電話響了，局長用內閣專線講了一會兒，然後把椅子轉向窗口，現出沉思的樣子，好像在忖度要說什麼。

於是，室內靜寂了。龐德轉動椅子，以減輕正在回到他身體上的疼痛。

在星期一來過的那隻鴿子，或者另外一隻，飛到窗臺上，同樣地拍拍翅膀，它在那兒走來走去，點點頭，咕咕地叫兩聲，然後，向公園裏的樹林飛去了，遠處有車輛移動的聲音。

龐德心中思量着火箭的原子彈頭落在倫敦的悲慘景象，以及自從和狄辣客在花花公子俱樂部打橋牌起的種種情況。

突然，局長的椅子轉動得尖叫一聲，龐德便終止了沉思，而把注意力集中在局長身上。

『剛纔來電話的是首相，』局長粗暴地說，『他說他希望你和布蘭德小姐出國。明天下午就動身，因這件事而認識你們的人太多了，當他們看見你們兩人的形狀時，可能把種種情況湊起來的，你們喜歡去哪兒就

去哪兒，隨便花多少錢都可以報銷，隨便用什麼貨幣都可以。我會去告訴出納組長的，去休息一個月。不過不要呆在一個地方，要巡廻地走動。你們明天都到王宮去接受喬治十字勛章。首相知道你的，忘記了我們並不在這兒參與這類的事情。因此，他叫我替他謝謝你，還誇奬了本局一番，他眞是太客氣了。』

局長對他現出一個稀有的微笑，龐德也以微笑回報，他們瞭解那些必須留着不說的事情。

龐德知道這是他離去的時候了。他站起來，『局長，非常感謝。』他說。

『過一個月再見，』局長說，『還有，到你辦公室去一趟，你將會發現一些我送給你的東西，小小的紀念品。』

龐德由電梯上下去，沿着走廊，一拐一拐地走到他自己的辦公室，當他走進內部的門時，他看見女秘書正在把一些文件放在她旁邊那張辦公桌上。

『〇〇八要回來了？』他問。

『是的，』她愉快地答着說，『他今晚飛回來。』

『啊，妳會有伴，我很高興。』龐德說，『我又要出國去了。』

『啊，』她說，迅速地對他望了一下，『你看來似乎現出需要一點休息的樣子。』

『我就是去休息，』龐德說，『出國一個月。』他想到了嘉娜，『這是個純粹的假期，有什麼給我的東西嗎？』

『你的新車子在樓下，我曾經檢查過。那個人說你叫他們今天上午送來試車的，它似乎是可愛的。啊，局長辦公室送了一包東西來，我可以解開嗎？』

『好的，請。』龐德說。

他坐在辦公桌上，望望錶，五點鐘。他感疲倦了。

女秘書拿了兩個看來頗爲沉重的紙板盒子走回來，放在他桌上。他打開了上面的一個盒子，裏面有張卡片，上書：『你可能需要這些東西』沒有署名。龐德再解開紙包，取出一枝雪亮的全新貝利達牌小手槍，隨即放進了他衣服裏面那個空的手槍皮套裏，他拙笨地站起來。

他對女秘書說：『另外那個盒子裏有一枝長筒柯爾特手槍，到我回來的時候再打開。』

他走到門口，說：『莉兒，再見。照顧〇〇八，告訴他善待妳，我將在法國渡假，法國工作站會有我的通訊處的。』然後，他一拐一拐地走了。

這是一輛一九五三年嶄新的『馬克四世』牌轎敞兩用車，車身是灰色的，車內的裝飾皮套是深藍色的。

半小時之後，試車的司機把車子停在『鳥籠走道』與『安妮女王門』的轉角處。扶着龐德下車，這個司機說：『先生，如果你需要的話，我們可以開得更快一點。假若我們把它收回兩星期，我們可以把它調整得時速超過一百英里。』

龐德說：『過後，它就賣了。那麼，明天晚上把它送到卡萊斯渡口。卡萊斯再見。』

試車的司機微笑着說：『好的，先生，碼頭上再見。』

龐德藉手杖的幫助，一拐一拐地走進了公園。他在面對湖中小島的一個座位上坐下來，取出香烟盒，點燃一枝香烟。

他看了一下錶，六點差五分。他提醒他自己：她是個守時的女子。他已經在一家飯店的一隅爲她預訂了

晚餐的席位。然後，首先將有很多計劃。她喜歡什麼？她高興去那裏？她到過那裏？當然，德國。那麼，法國呢？……

『詹姆斯。』

這是一種清楚、尖銳、略爲有力的聲音，和他所期待那種聲音，並不一樣。

他抬起頭來，她站在離他幾呎遠的地方。他注意到：她歪戴着一頂黑色的貝蕾帽，現出興奮而神秘的樣子。

他站起來，他們拉着彼此的手。她先把手移開，並沒有坐下來。

『詹姆斯，我希望你明天會到那兒去。』她望着他，她的眼睛是柔和的，他想：柔和，但是難以捉摸。

他微笑着，『明天早晨還是明天晚上？』

她臉紅了，笑着說：『不要開玩笑。我指的是王宮。』

『到王宮後妳做什麼？』龐德問。

她望着他背後。

龐德掉轉頭，在一百碼外，有個高高的金髮青年。他背向着他們，正在漫步，以打發時間。

龐德回轉身，嘉娜的目光和他的目光遇個正着。

她靜靜地說：『明天下午，我將要和那個人結婚。』接着，好像無需其他的說明。『他是刑警總隊的巡官韋爲安。』

『啊，』龐德說，他不自然地微笑着，『我知道了。』

當他們彼此把目光移開時，他們沉寂了一會兒。

龐德聳聳肩，以擺脫失敗的苦痛——這種失敗的苦痛，大過了成功的快樂。他對她和藹地微笑着，『我感到妒忌，』他說，『明天晚上，我本來對妳有別的計劃。』

她也報以微笑，『你的計劃是什麼？』她問。

『我預備把妳帶到法國的一個農莊，』他說，『在吃了一頓美妙的晚餐之後，我要來體驗人們所說「一朵玫瑰花的尖叫」是不是眞實的。』

她笑起來了，『抱歉我不能遵命。不過，其他等待着去採摘的玫瑰花多得很。』

『是的，我也是這樣想。』龐德說，『那麼，嘉娜，再見。』他把手伸出來。

『詹姆斯，再見。』

他和她握了最後的一次手。然後，他們分道揚鑣，過他們不同的生活去了。